

國

文

文

文

文

文

王  
生  
世  
人  
之  
終  
始  
皆  
由  
天  
命  
所  
歸  
不  
可  
及  
也  
故  
天  
子  
受  
命  
之  
初  
必先  
降  
王  
之  
符  
以  
告  
其  
衆  
然後  
乃  
行  
其  
事  
故  
天  
子  
受  
命  
之  
符  
必先  
降  
王  
之  
符  
以  
告  
其  
衆  
然後  
乃  
行  
其  
事



保

王  
一  
日  
受  
命  
之  
符  
以  
告  
其  
衆  
然後  
乃  
行  
其  
事  
故  
天  
子  
受  
命  
之  
符  
必先  
降  
王  
之  
符  
以  
告  
其  
衆  
然後  
乃  
行  
其  
事

第二卷

第四號

# 汗血月刊

●目書號專期各出已●

- 民團保甲研究專號
- 文化剿匪專號
- 民族文化建設專號
- 實幹人物專號
- 新生活運動專號
- 國民經濟建設專號
- 民族英雄專號
- 意德法西斯研究專號
- 各省現實政治調查專號
- 各省現實政治調查專號
- 幹的江西專號
- 勞動服務專號
- 國民體育論著專號
- 中央實幹政治專號
- 出版專業專號

廿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廿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廿四年五月一日出版	廿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廿四年三月一日出版	廿四年二月一日出版	廿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二月一日出版	廿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廿二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第五卷 第四號	第五卷 第三號	第五卷 第二號	第五卷 第一號	第四卷 第六號	第四卷 第五號	第四卷 第四號	第四卷 第三號	第四卷 第二號	第四卷 第一號	第三卷 第五號	第三卷 第四號	第三卷 第三號	第三卷 第二號	第三卷 第一號	第二卷 第六號	第二卷 第五號	第二卷 第四號	第一卷 第六號	

● 角三元二郵連冊二十年全定預 ● 角三至角二冊每售零 ●

上海  
汗血書店  
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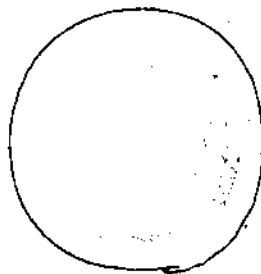
## 本刊中學園地欄

### ● 投 稿 簡 章 ●

- (一) 本欄專刊國內中學生之投稿。
- (二) 文體不拘，但以一千字至一千五百字為限。不論隨筆，感想，或小說，均所歡迎。唯空汎的理論，或無病呻吟文字，恕不掲載，而以有具體的敘述為條件。
- (三) 來稿在每月廿日以後寄到者，歸下月份審查。
- (四) 來稿須貼本欄『中學園地投稿印證』印章，並須註明某地方某中學（高中或初中）某年級。
- (五) 來稿一經本社審查及格者，在本刊上發表，並酌贈報酬如下；  
(A) 第一名十元；(B) 第二名八元；(C) 第三名五元；(D) 第四名贈本刊全年一份；(E) 第五名贈本刊半年一份；(F) 外選佳作六名至第十名，酌贈本刊若干冊。
- (六) 報酬由本社掛號直寄至作者所在學校，私人住宅恕不通郵。
- (七) 來稿請寄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國民文學月刊社。

印

投



章

稿

## 汗血書店

### 徵足國民文學一萬基本定戶

文壇宿將張資平先生主編之國民文學出版以來時僅九月直接定戶已逾八千雖承各界之愛護然亦可見該刊固有其相當之價值也現敝店為實現原定計劃徵足一萬基本定戶起見特自本年五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凡直接向上海敝店及南昌武昌各特約發行所定閱全年者（半年恕不折扣）概照定價（全年十二冊定價一元二角郵費二角）七折計算連郵僅收洋一元零四分（郵票代洋十足收用）餘額不多足數即止未定 諸君尚希從速是幸

###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  
電話：九五四二

### 特約發行所

南昌中山路三六八號  
武昌新昌路八十八號

# 國民文學

第二卷第四號目次

(民國廿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 插圖

德國國民文學建設者勒辛

撕毀了不平等條約的希特拉

## ● 論

## 文 ●

唐代詩歌的嬗變

吳烈

一

讀書撫拾

君陶

一四

德國文學概觀

張資平譯

二三

悔

丁青

三一

除

李戊金

四〇

水

健明

四四

逃

邵冠華

四八

終於這樣別了

朝義

五六

梅

麗青

六一

八個被殺者 (續)

殷作楨

六四

## 創 作

# 汗血週刊徵求

## 海內外各大埠 特約通信員啟事

啟者：本刊創始迄今，雖為時僅二年，但以推行實幹精神，始終不渝，致備承社會人士推許；感愧之餘，益思奮勉。茲為遍搜各地消息計，擬廣徵海內外各大埠特約通信員，凡能將當地時事——有關國際及國內之政治·經濟·軍事·學術·及其他社會消息，以短小精警，富有興味之文字，作不偏不倚之批判或檢討之稿件見賜者，均所歡迎。倘蒙應徵，請先賜稿兩次（登載後仍按本刊投稿簡則致酬），經本社考慮，認為滿意時，當再專函商訂一切。即希海內外同胞，踴躍贊襄為幸。此啟。

汗血週刊社謹啟

社址：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  
電話：九五九四二

# 華豐印刷鑄字所

## 營業種類

最新出品  
楷書  
本所楷書活字  
由名書家書寫  
用最新法彫製  
字體活潑端莊  
現有大小六種  
售價特別低廉

兼製銅版鋅版  
攝影美術卡片  
承印書籍雜誌  
精製中西鉛字  
發售各種鋼模  
經售五彩油墨  
代辦國貨紙張

最新出品  
真宋字  
本所搜集各種  
宋精製本用照  
相術依原本拍  
攝由名師彫製  
真宋活字字體  
秀美無與倫比

發行所：上海英租界五路三六號  
工廠：上海海濱路一〇〇號  
南京支店：南京武洪路二八號  
杭州支店：杭州青年路二號  
電報掛號：無有  
電話：二二二二

第五卷	第四期	汗血月刊
出版事業專號	目次	出版物一斑
插圖	時事紀要	劉百川
出版事業之推進	中國出版事業談	吳烈
一般	論中國新聞事業之建設	蔡之華
論著	出版檢查制度的研究	陶澐
實幹	雜誌上徵利簡則之討論	鮑先德
情況	國難三週年中雜誌界總論	東方平
異國	國難三週年中雜誌各論及其調查	汪諸君
風光	平津新聞紙副刊巡禮	金慕農
蘇俄集納主義的特性及其概況	日本的出版事業	曾今可
蘇俄集納主義的特性及其概況	日本之雜誌界	胡善法
蘇俄集納主義的特性及其概況	蘇俄集納主義的特性及其概況	徐詠平

▲零售 每冊三角  
▲預定全年十二冊 連郵二元三角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出版

● 世界眼睛 ●

希特拉的第一二次軍擴宣言……………道存譯……………七三

**翻譯**

獄中給女兒的書信……………印度迦華哈拉爾奈羅作  
繆廷輔譯……………七八

人生之謎 (續完)……………俄國託爾斯泰著  
吳廣略譯……………八五

● 詩與散文 ●

讀廬隱集感題四絕……………沙漠中人……………九五

印度洋中……………李寶泉……………九五

哭……………蕭善君……………一〇二

巧……………路爾鈺……………一〇四

父親帶來的話……………郭慰永……………一〇六

● 中學園地 ●

謎 (第一名)……………河北省立正定師範齊筱嵐……………一〇九

新客 (第二名)……………安慶省立初中陳先繼……………一一〇

桂林 (第三名)……………河南開封高中普通科祁東海……………一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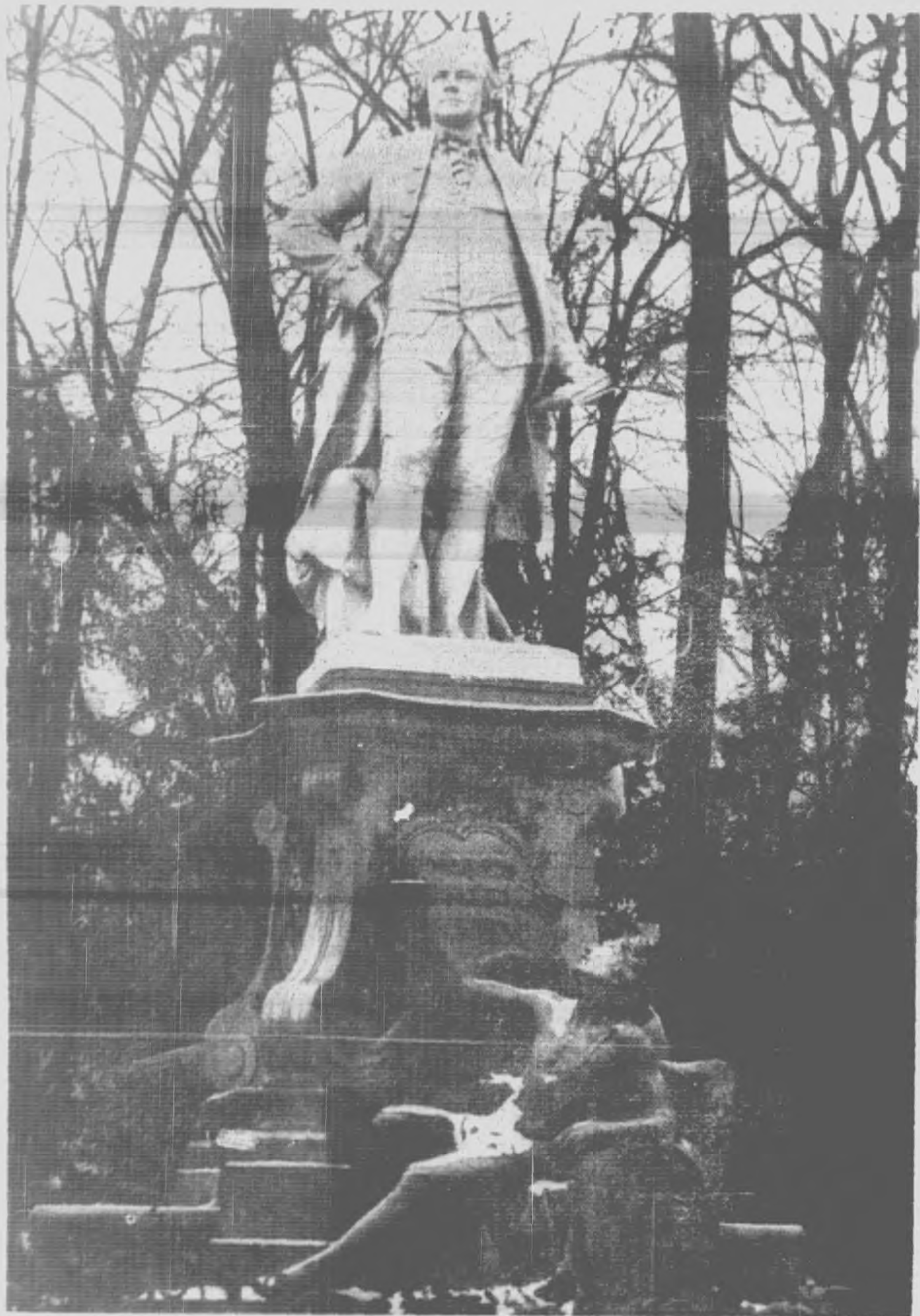
世風日下 (第四名)……………常熟鄉師三年級朱而翔……………一一五

**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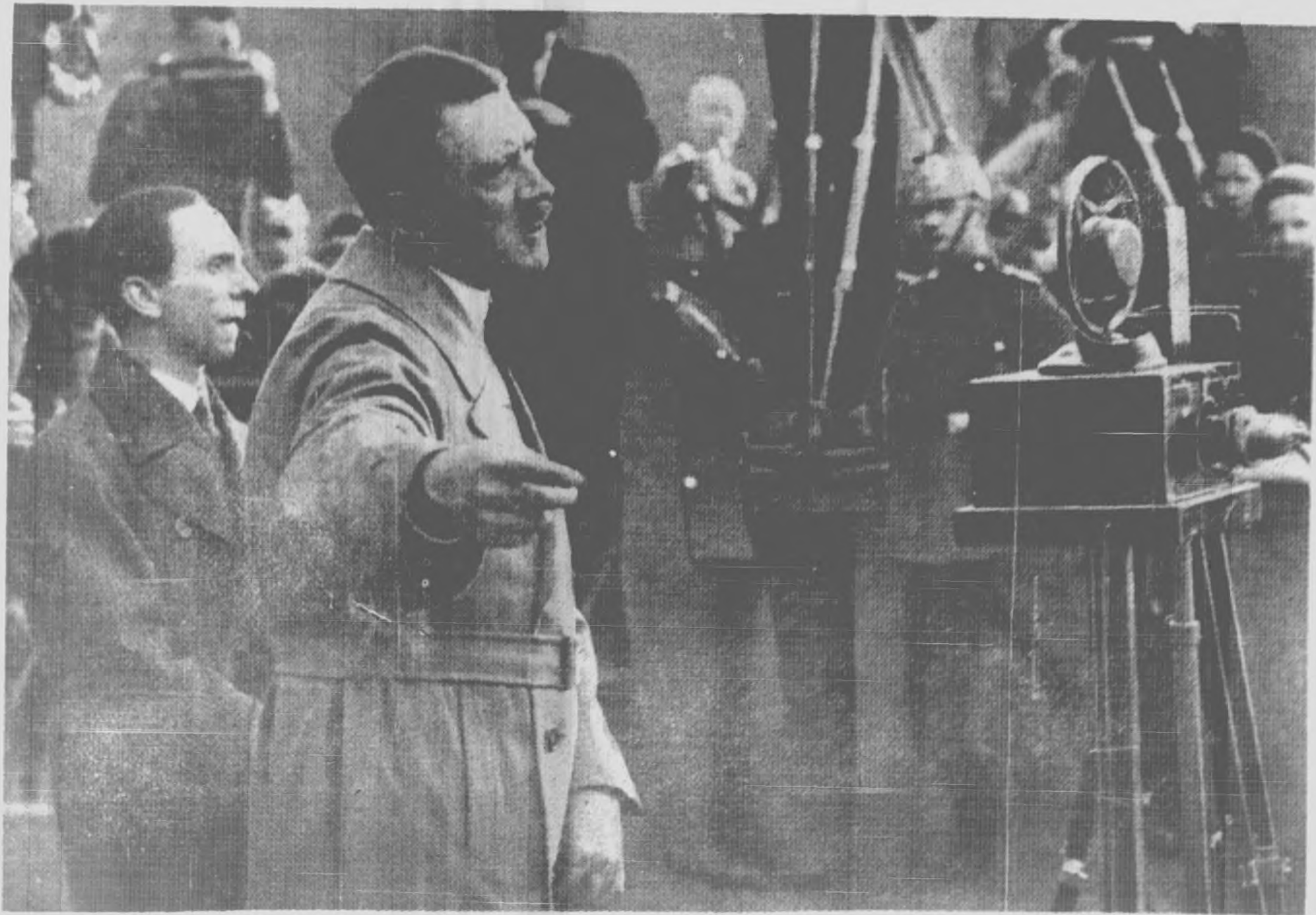
由自然主義至新浪漫主義之德國文學……………張資平……………一二八

**庫文**

文藝的胚胎和感性化……………張資平……………一二五



德國國民文藝學建設者辛勒



拉特希的約條等平不了毀撕



# 唐代詩歌的嬗變

吳烈

## 一 唐代詩歌發達的原因

三百篇以後，繼之而起的便有楚辭、漢賦、魏晉六朝的樂府和五言詩等，這些都是代表某一時代的文學，而唐詩無疑的也就是代表這個時代的文學了。中國的詩歌從三百篇起直到唐詩，真是包羅萬象了，所謂古體近體，長短句，擬古擬樂府，新樂府，五言七言絕律詩……所有詩式詩體，應有盡有，無所不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總集類五（七十頁）裏說：「……詩至唐無體不備，亦無派不有……蓋求詩於唐如求才於山海，隨取皆給……」全唐詩序說：「詩至唐而衆體悉備，亦諸法畢該。故稱詩者，必視唐人爲標準。」從上面的說話看來，唐代的詩歌，實集自古以來之大成，開發以後詩歌的先河，其影響之大及歷史之悠久，也就可以概見一斑了。可是唐代的詩歌何以會發達到如此成績呢？這可不是偶然的，總其原因約有以下數點：

A. 是由於詩歌本身的變革。姜宸英在古今詩選序裏說：「……梁簡文詞藻艷，體窮淫靡，哀思之音，遂移風易俗。徐摛庾肩吾，尤以側艷著稱。摛子陵及肩吾子信，承其遺緒，其體特爲南北所崇。則三變而爲「宮體」，開律詩之先聲。此古詩內容之因革也。若言形式，則五言極盛于建安，餘波及于晉宋，頽靡于齊梁，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敵極矣。」因此之故，詩歌長期的演變結果，給予唐代詩歌無限收穫，唐人繼之再接再勵的擴大齊梁的「律聲運動」而登峯造極，便從樂府中產生出新樂府和新詩體來。這是唐詩蓬勃的遠因吧。

B. 是由於君主的倡導。唐朝的帝王，大都是擅於詩章的多，太宗皇帝當其爲秦王時，即廣集羣儒，設弘文館，延

致文學之士，自此之後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各朝，先後設置文學館、崇文館、修文館，以招攬文學之士。討論文籍，彼此醇唱，嘗至夜深而不輟。如憲宗讀白居易諷諫詩，召彼爲學士，元稹詩歌數十首奏進，帝（穆宗）大悅，因擢爲侍部郎中知制誥。再如漢武帝之愛好詞賦，因而詞賦在漢時特別發達。

C. 是由於科舉取士。全唐詩序說：『唐當開國之初，卽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于文藝之學，以爲進身之階，則習之者固已專且勤矣。而又堂陛之賡和，友朋之贈處，與夫登臨講賞之卽事感懷，勞人遷客之逐物寓興，一舉而託之于詩，雖窮達殊途，悲愉異境，而以言乎摭寫性情，則其致一也。』可見唐代以詩取士，一時文人學士都傾心注目於詩章，以冀謀得一官半職，以却全生之願。如孟郊因累舉不第，嘗作落第詩道：『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說：『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故唐時文人之重視科舉，又難怪其醉心於詩章矣。

D. 是由於南北民族的融合。唐統一了南北，融合各民族於一領土之內，而文學的風格變遷，亦不無影響。梁任公在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裏說：

我們的詩歌本來以溫柔敦厚爲主，完全表示諸夏民族特性，三百篇就是唯一的模範。楚辭是南方新加入之一種民族的作品，他們已經同化於諸夏，用諸夏的文化工具來寫情感，攙入他們固有思想中那種半神秘的色彩，於是我們文學界添出一個新境界。漢人本來不長於文學，所以承襲了三百篇楚辭這兩份大遺產沒有什麼變化擴大。到了五胡亂華的時候，西北方有好幾個民族加進來，漸漸成了中華民族的新份子。他們民族的特性自然也有一部分溶化在諸夏民族的裏頭，不知不覺間便令我們的文學頓增活氣，這是文學史上的重要關鍵，不可不知。這種新民族特性恰恰和我們的溫柔敦厚相反，他們的好處全在伉爽直率……經過南北朝幾百年民族的化學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的文學用溫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許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覺便產生出一種異彩來。盛唐各大家爲什麼能在文學史上占很重要的位置呢？他們的價值在能洗却南朝的鉛

華靡曼，參以伉爽真率，卻又不是北朝粗獷一路。

梁先生這段說話，雖然是對文學的風格之演進而言，然而也是促成唐代詩歌蓬勃的一重因。

E. 是由於生活豐富思想複雜。唐玄宗開元時代，累歲豐稔，文物最盛，威振四夷，府庫充實，民食已豐足，自然可以產生多量之智識份子，尤以當朝者欲以誇耀功德，炫示權威，所以特別看重文人，藉以歌舞太平。此亦為促成唐代詩歌昌盛之一因。其次為當時君主信奉多教主義，如儒道佛三教皆為當時所崇奉的宗教。唐初崇尚儒教，治經之學盛極一時；佛教自太宗以下歷代皆尊崇不懈，遂益極旺盛。道教之祖為李聃，和唐帝同室，因稱老子為國祖，特尊為太上玄元皇帝，并命王侯以下皆習道德經，是以道教之勢大熾。此外如祇教、摩尼教、景教、回教，諸教在唐時亦頗流行社會。所以唐代思想之複雜，實由於信仰多種宗教所使然，思想複雜了，故其表現於文壇者，亦必門類特多。我們試看唐代之詩體風格，五七雜家，古今各體，樂府歌行，無所不備，神仙怪誕，妖艷平淡，無有不齊。故說者謂：「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的說話一點也不錯呢。

## 二 初唐詩歌的趨勢

中國的文學自晉宋以來，一般文人的作品，無論詞章詩賦，差不多都是出於駢偶的為多，作風乃流於綺麗浮艷。此習一直相沿至初唐時期，仍未有所改變。故初唐的詩歌，在時代上看來，已是站在唐詩的初期了，可是在詩的實質上說，則完全還是繼承六朝的綺麗遺風。王世貞說：「六朝之末，衰颯極矣！然其偶麗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于三謝，囊鑰於陳隋也。」又曾毅中國文學史說：「初唐之際，猶秉六朝餘風，未能漸除舊習。」由此可見唐初的文學，仍未離六朝舊習，雅尚駢儷，不免纖弱，如稱為唐初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都是以精工駢儷之體見稱的作家。在初唐的數十年當中，詩歌的趨勢可以略分為兩派：一派

是反對艷麗，專以樸素爲主的，代表者爲王績、魏徵、虞世南、陳子昂等，另一派是繼承駢儷綺艷作風的，代表者爲「四傑」及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等。現就此兩派依次分述如下：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好酒，不管政事，嘗求六合丞，旋以嗜酒而被劾。時值隋唐交替之際，天下大亂，他因此而追慕阮籍、陶潛，並效法其放任的生活，所以他的詩的風格也頗有魏晉的氣味。他嘗著五斗先生傳及醉鄉記，人以酒邀者，無論貧賤富貴無有不往，故有以比擬陶潛者實無不可也。他有集五卷，存詩五十餘首。詩中引用到「酒」字的很多，如「平生唯酒樂」「對酒但知飲」「不如多釀酒」等都是。他因爲嗜酒，故羨慕阮陶，是於詩的風格也頗受其影響。例如他的古意是受阮籍詠懷的影響，田家採藥是受陶潛的影響。凡此都是很明顯的例證。此外如魏徵、虞世南等都是含有古意的作家，徵作詩頗好擬古，世南則矯揉造作，模擬典雅。除了上面的幾位反對艷麗以樸素爲主者外，尚有一個專慕漢魏而鄙棄齊梁綺艷的陳子昂。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他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書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與寄都絕，每以永嘆。竊思古人，常恐邈，透，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見明公詠孤相，骨端氣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我們從上段的說話裏看來，他對於詩的主張是要「骨端氣翔」而非薄「彩麗競繁」的了。請看他的贈友人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雖寥寥數句，然頗覺自然悲壯，令人讀之，莫不神馳！其他如田家一詩與陶詩實沒有兩樣，現錄一首如下：

家住箕山下，門枕潁川濱。不知今有漢，唯言昔避秦。

琴伴前庭月，酒勸後園春。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在那齊梁的綺艷作風緊握著詩壇的當兒，居然有這位風趣澹樸的詩人出現的，確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問題。

這位詩人在他的性格和作風來看，是上承阮籍陶潛而下啓李白。就他的產生情形來說，是和陶潛的所以產生一點也沒有兩樣呢。其次則爲承繼駢儷綺艷的一派，這一派的主要角色當推「四傑」了。他們都是上承齊梁而下起沈宋的作家。所謂「四傑」即是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是也。現依次分述如下：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卽能屬文，九歲讀顏師古注漢書，作指瑕十卷以指摘其失。年未及冠，便授爲朝散郎。他往省，道出鍾陵，時九月九日，適都督閻公大宴于滕王閣。其婿吳子章亦與筵，公命其婿作序，欲以誇客。然徧請皆莫敢當，至子安則受命不讓。公以其年幼，意頗不滿，乃命吏伺其傍，下筆卽報。勃初書：「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便笑道：「老生常談耳。」直書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句，不覺瞿然道：「真天才也。」遂請成文，公大悅。這便是垂名千古不朽的滕王閣序。他的詩多是五七言的律詩，如長柳郊興、郊園卽事、詠滕王閣詩之類，實不勝枚舉。現抄五律郊興和七律滕王閣以下：

空園歌獨酌，春日賦閑居。澤蘭浸小徑，河柳覆長渠。雨去花光濕，風歸葉影疏。山人不惜醉，唯畏綠尊虛。——郊興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詠滕閣王

楊炯華陰人，她年幼卽聰敏過人，博學善文，年十一便有神童之稱。永隆二年爲崇文館學士，遷詹事司直。武后時爲婺州盈川令，卒於官。他爲人恃才驕傲，聽人稱王楊盧駱爲四傑，心頗不甘，故說：「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而張說道：「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也。」此實最公道之評判語。他有盈川集三十卷行世。他的詩如有所思、「三秋方一日，少別比千年。」從軍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都可說是五律的前驅。此外如盧照隣（字昇之，幽州范陽人）及駱賓王（婺州義烏人）都是才氣奇特，博學善屬文的傑出人才。如盧照隣的「得城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長安古意）名句，及駱賓王的「舟移疑入鏡，棹舉若乘波」（疇昔篇）都是膾炙

口人的名作。

這一派除上面四傑外，尚有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等重要作者。新唐書文藝傳：「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可見他們是繼「四傑」而稱霸詩壇的了。同時他們是五七言律詩的完成者，也可說是七律詩體的創製者，所以他們的作品雖然沒有甚特出處，可是在詩體的完成上是很有功勞的呢！和他們同時的杜審言，是大詩人杜工部的祖父，與沈宋齊名於當時詩壇，然因杜過於恃才，頗為社會一般所非議。藝苑卮言說：「杜審言詩，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圖情暢。」這個評語，大體上是很恰當的。

在初唐的一百數十年間的詩壇，雖然在那裏鬧着「復古」和「綺艷」的問題，可是詩體的嬗變，確實是進展得特別快。如五七言律的成立，五七言絕的發生，接着聯合若干韻的律詩而成的「排律」，都是前前後後在詩壇出現。故初唐的詩壇影響於後來的文壇，也最深而且也最大的。

### 三 詩歌的黃金時代

詩歌經過初唐百多年的培養，到了盛唐時候，便一步緊一步地趨着向上去發榮滋長了。在這時期的詩人，大都極強烈地地使用她們的創造精神，突飛猛進地向着詩歌園裏去發揮他們的天才，因而造成了中國詩歌史上從古未有的燦爛光華。登峯造極的黃金時代！嚴羽在滄浪詩話裏說：「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可見詩歌到了這時，已由輕描淡寫而達到盛裝濃抹，由不活潑不自然達到玲瓏，由試驗時期到達成熟時期，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的確是這

時代詩歌的最恰當評語。這時期的詩人各發各的天才，各用各的興趣，已不講究格式，也不固守詩律，所以此時的詩壇呈獻着種種不同的特殊風格；有的是飄逸若仙的詩篇，有的是慷慨激昂的篇什，有的是悲壯雄偉的浩歌，有的是閒情逸興的隱語，有的是異國情調，有的是田園風光，有的是濃艷閨情，有的是豪放情緒。凡是前此已有未有的詩體詩式，到了這個時候，都是變幻萬千，應有盡有的，確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得它上。篇什的紛披，人才的輩出，一時計之不盡。殷璠的河嶽英靈集裏錄有當時詩人多至二十四人，元結的篋事集也載有七人。其他不在此錄裏的，更不知有幾許呢？

在這時期的作家真如雨後春筍，蓬蓬勃勃盛極一時；然大體上說，可以粗略的提出岑參高適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作為這時重要的代表吧。

岑參南陽人，少時孤貧，篤學自礪，博覽史籍，天寶三年進士及第，歷官至右補闕。他是這時詩人中「最富於異國情調」的人，所謂「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然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白雪歌「北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天山雪歌「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碧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猶未了，愁殺樓蘭征戍兒。」胡笳歌從此所引各節看來，在許多歌詠邊塞的唐詩人中的確沒有一個及得上他的。他把北地的風物，邊塞的狀況，句句都是從身歷其中描寫出來的。風格的雄壯，描寫的深刻，辭意的情切，處處都表現出豪放的情緒。他的詩從形式上說是擅於七言，而短於五言，故其傑作差不多都是七言的，如山房春事：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寒毛。將軍從博場場勝，賭得單于貂鼠袍。——趙將軍歌

可見他寫景寫邊塞的軍士生活，是何等的自然活躍，好動而不好靜，好雄壯而不喜清淡。同時這位詩人都是極力崇奉武士道的人，比如「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台上霜風凌草木，軍中殺氣傍旌旗。」「古來青史

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這一類歌唱戰爭的詩，羨慕武士的描寫，自然又是另一種風趣哩！

高適字達夫，渤海滄人。少時不生事業，年過五十始學爲詩。宋州刺史張九臯奇之，荐舉有道，授封丘尉；因不得志，投哥舒翰幕，下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最後封爲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永泰二年卒，諡曰忠，有集二十卷行世。他的詩和岑同派，也是歌詠邊塞戰爭的，如塞上「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又如薊中作「策馬自沙漠，長驅登塞垣。邊城何蕭條？白日黃雲昏。」此外如營州歌，薊門行，送渾將軍出塞……都是描寫戰爭的作品。但是在許多抒寫征戍的作品裏面，堪稱爲傑作代表的是燕歌行，現將其摘錄二首於下：

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門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筯應啼別離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

在當時屬於這一派的作家尚有王昌齡（字少伯，京兆人）和王之渙。他們兩位都是長於絕句，比如王昌齡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關山。」王之渙的涼州詞：「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這詩氣魄的偉大，用韻的自然，看不愧稱爲「神品」了！再如王少伯的閨怨：「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揚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用句明白如話，然而含蓄則無盡，輕描淡寫，深入淺出的確是絕句中的上乘。除了這些作家之外，還有李頎，王灣，常建，王翰……等人，都是有詩名於當時詩壇的作家。

盛唐時期的許多詩人，除在上面把其約略介紹一個大概外，現在我們來介紹這時期最偉大的詩人李太白和杜甫吧。胡適說：「開元天寶是盛世，是太平世，故這個時代的文學只是歌舞昇平的文學，內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是個亂離的社會，故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呼號愁苦的文學，是痛定思痛的文學，內容是寫實的，意境是真實的。」這個變遷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八世紀中葉以前的文學是由李白結束了，八世紀中葉以後的



文學是由杜甫開展了。故李白是總結了以前的浪漫文學，杜甫是開展了以後的寫實文學。我們現在先來介紹李白罷。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年時與山東孔巢父諸生往來，隱居於徂徠山，號爲「竹溪六逸」。天寶初年，遊會稽與道士吳筠共居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長安，筠荐之於朝，遣使召之，遂與筠同待詔翰林。他因性嗜酒，故爲人浪漫無拘。安祿山之亂，他投永王璘幕下，失敗後，被貶長流夜郎。後雖得遇赦生還，但以受此打擊後，竟沉醉於遊山玩水，而寄情於詩酒，卒因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他是一位富於天才的作家，氣魄的雄偉，才氣的磅礴，實雄霸當時的詩壇。他的造詣是多方面的，他的詩都是自由奔放的，像天馬行空，毫無羈絆。他的作風，有的是豪放，有的是飄逸，有的是香艷，有的是頹廢，有的是閒適。總之，他的詩是無式不備，無體不全，對於詩的風格，已不注意詩的格律，也不注重詩的方式，只是隨着自己的興趣和感覺，任情奔流，所謂「意氣凌九霄」者，便是他做詩的精神。像他的清平調：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這是傳誦千古的艷體詩，據說這詩是他在醉中作的，是歌詠楊貴妃的一首艷歌。再如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樽空對月……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他的生活的頹廢，人生觀的悲觀，在這詩裏我們不難看見。他和曹孟德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究有何分別呢？總之我們的李詩人，他是抱定「人生在世不足稱，明朝散髮弄扁舟」的精神，始終好像是一匹不受羈勒的駿馬，任情自由奔放，所以他的詩能充分地發揮他一切的懷抱，爲詩體而解放，爲後人開闢了不少的新路。前人稱他爲「詩仙」，李詩人實當之無愧哩。和李白同時的尚有一位大詩人杜甫。杜甫字子美，號少陵，襄陽人。少因家貧，而鬱鬱不能自振，嘗遊於吳越齊魯各地。自吳越返，便赴京兆舉進士，落第後，便飄流各地，和當時知名之士李白、高適、李邕等詩酒流連，以遣懷抱。安祿山之亂，他陷於賊中，脫險後，肅宗授爲左拾遺。嚴武節度劍南時，表他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故後人稱他爲杜工部。他因飽受輾轉流離之疾苦，故對於社會的黑暗，認識得甚爲深刻，將目擊身經的社會現實情狀，抒發於詩篇，替民衆共鳴悲苦，而開發了中國後世社會問題詩人的宗派。胡適之說：「杜甫的詩有三個時期，第一期是大亂以前的詩，第二期是他身在離亂之中的詩，第三期是老年寄居成都以後的詩。」胡氏這種分法和杜甫的生平，大體上說來到還不錯，現依此分期略述如下：

第一期是他未經離亂以前的作風。他在這時是負有很重大的抱負，正是「讀書破萬卷，下神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的雄偉壯志。在這時期的作品，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二百五十餘首，可說是這時的代表產物。第二期是他在離亂中的作風。這時期裏的作品，泰半都是描寫安史之亂的情形。所謂「血污遊魂歸不得，黃昏胡騎塵滿城」的戰蹟敘述。這時的作品有三百四十餘首，如北征、述懷、三別、三吏等都是寫述戰爭不息，人民流離死亡的慘情，尤以石壕吏一詩更爲膾炙人口。其次爲第三期他寄居成都以後的作風。在這時他的生活較爲安定，正是「滿目生悲事，因人作遠遊」地度着窮苦的平淡生活。所以他的詩是「清江一曲抱長流，長夏江村事事幽」的閒適風格，較諸以前兩期的激昂沉痛，是完全兩樣了。他在晚年時生活較安定，故作品特別多，差不多有八百餘首，如江村、絕句、漫興、成都府、秦州雜詩等。他是能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卓絕堅苦精神，所以他的詩造詣很高，論者稱他的詩爲「詩史」稱他爲「詩聖」實非過分之言吧！杜甫死後，詩壇稍爲沉寂，無甚獨特的表現，雖有「大歷十才子」之出現，但他們的詩都是沒有甚可供贊美的，到了元和長慶時，白居易元稹起來，便激動詩壇的狂濤，而回復到李杜時期。這兩位詩人是繼社會詩人杜甫而發揚光大的作家，現略述如下：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下邳人。他年二十七舉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憲宗召爲翰林學士，後因讒言被貶江州司馬。文宗時授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他自己把他的詩分爲四類：（A）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與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B）閒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

玩情性者。(C)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D)雜律詩——五言七言，長短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在以上四類中而他又以爲只有前兩類可存，餘二類可棄。從此可見他的諷諭詩是早年積極的表現，閒適詩則爲晚年消極的表現吧。他的社會詩，雖有許多名貴作品，但當推新豐折臂翁及秦中吟等爲最膾炙人口。其次我們當說到和白同時而且向抱一主張的元稹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聰慧異人，九歲即能賦詩文。他因幼年失怙，家境很貧，寒，所以他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勇士。元和初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名列第一，除右拾遺，文宗大和四年，檢校戶部尚書，武昌軍節度使，次年卒於武昌。他因感當時社會環境之惡劣，藩鎮的跋扈，互相殘殺，捐稅的苛雜，百姓生活因而聊倒。是於他把這些目擊心傷的事，盡情發之於詩歌，譏諷時政，效法老杜。容齋隨筆說：「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性情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殊未易以優劣論也。」由此看來，元白兩詩人的作風如何，便不言而喻了，他們倆不獨文學的主張完全一致，就是在詩壇的地位亦並稱，故時人多稱爲「元白」。此外有張籍、劉禹錫等，都是負有勝名於當時詩壇者，如張籍的廢宅行：「胡馬崩騰滿陌阡，都人避亂唯空宅。亂後幾人還本土，唯有官家重作主。」夢得的石頭城：「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都是可稱爲社會問題詩派中的高明作品。詩歌自此之後，風格又漸趨於華艷，而返到以典雅綺麗爲宗了，詩歌的黃金時代也就成爲過去的陳跡了。

#### 四 詩歌的衰落時期

唐代的社會，經過長期的離亂，到了最後，不但政治不能清明，就是學術文化也一落千丈了。葉燮說：「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頹，然衰頹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頹爲貶，晚唐不受也。……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

妍艷，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艷晚香之韻，可不美乎？又陸游《花間集跋》說：「詩至晚唐，氣格卑微。」高棅《唐詩品彙序》說：「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其次藝苑卮言說：「元和以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句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易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由上面所引各點看來，晚唐詩衰落的原因，一則是以傾向於唯美主義，以典雅綺艷為宗；二則是以祇知有摹倣，而沒有創造。因此詩的範疇只有縮小，不能擴展。所以在這時期的作家固然也不少，可是有獨特貢獻於詩壇的詩人却很少。在這時期的詩人，可供詩壇點綴的也寥寥無幾，如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可說是這時佼佼者。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他和李商隱齊名，故有「小李杜」之稱。他的詩有兩種不同的風格，其一是屬於豪邁的，其一為綺艷。他為人浪漫無拘，故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的香艷語。如樂遊原：「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這是屬於第一種的例子。至于綺艷的例子最好以膾炙人口的泊秦淮：「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像辭句的華麗，實是七絕中的傑作。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歷官至檢校工部郎。他的詩是以華麗著稱，且多半是近體。王世貞說：「義山浪子，薄有才藻，遂工儷對，宋人慕之，號為西崑。」是於後人稱為西崑詩派的祖師。他與溫庭筠齊名詩壇，故有「溫李」之稱。他做詩喜多用故事，是於隱僻而難曉的作品獨多，所以他的詩約可別之為二：一是華麗的，一是隱僻的。現舉華麗的一首為例。如花下醉：

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  
再如隱僻的例子，如南朝：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開。敵國軍營漂木檣，前朝神廟鎖煙煤。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前只費才。

像這每句都是用典，索解實不易。陸侃如說：「這詩首句用宋文帝事，次句用齊武帝事，四句用齊東昏侯事，餘均用陳後主事。」像這樣全是以典故包合在詩裏，確實令人索解無由了。

溫庭筠字飛卿，太原人。年少聰敏，才思艷麗，工爲詞章小賦。他的詩雖與李商隱齊名，因而有溫李之稱，實則詩的成績，不如義山遠甚。因爲在這時候新的文體——詞——已經產生了，大半作家都趨向到這方面去努力。兼且詩歌到了晚唐已經是發展到絕境，再也沒法另闢新徑，故稍有才氣的文人，都轉向到詞的方面，去尋找新的創造和新的發展。是於詩歌自此以後，便如曉日近黃昏，漸漸地銷沉下去了。

此外如韓偓，吳融，張祜，李羣玉，皮日休，陸龜蒙之輩，都是當時詩壇中的健將，然而畢竟是能力薄弱，無法挽此思潮將倒的狂瀾。故從此詩的黃金時代再不復見，詞的光榮則由此而發揚滋長了。

一九三五，五，十五，脫稿於真如，圓廬。

## Verlaine之男性愛

誰都知道Verlaine是法國傑出的詩人，同時也是感情熱烈的人，他寵愛年青詩人藍波(Rimbaud)，一同逃往比利時，因演成耍手槍的活劇，被捕入獄。他在這一點和英國的王爾德有共通之點。藍波亦是天才詩人，主張母韻是有色素的區別。此爲一般所熟知的事實。即藍波以A爲黑色，E爲白色，I爲赤色，U爲綠色，O爲藍色，把五個母音分成五色。他們都是屬象徵主義派。

## 讀書摭拾

君陶

中國文學對於批評方面，一向是不注意的。他們只知道創作，在文學上往往沒有透澈的見解；因為見解不高，對於文學作品的欣賞力和批判力，也就不強了。一般所謂批評家，大多以個人的，主觀的好歹為批評的標準，所以我們在前人的詩話，詞話，序文，通信中，常常發現許多抽象的，印象的，比喻的，誇張的，吹毛求疵的批評。譬如稱讚他的文筆好，就評他「妙筆生花」；稱讚他文章好，便說他「班馬文章」。你想，用這樣抽象的字眼，怎麼能夠批評具體的文學呢？因之，從前的批評家，不是批評抽象，便是見解不深，材料散漫，態度不公正。但我們知道，文學創作與批評家是很有密切關係的，批評家站在前面，他可以領導創作家去創作，使作品有一種新的表現，否則，文學作品變成死的東西了。批評文學在中國，南朝以前，批評之書向無專

集，各家只是片斷的批評，好像司馬遷的主張窮而後工（見太史公自序），魏文帝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應瑒的文質論，摯虞的文章流別論，都不是專集的批評，到了南朝，才有專集問世。南北朝的文學創作，在文學史上縱是沒有地位，但當時能產生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任昉的文章緣起，實在是珍貴得很，成了後世文談詩話之祖。

在這裏，我未談到文心雕龍之前，先要介紹王充的文學見解。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生當王莽時代。他的文學見解發表在他的論衡裏。論衡是中學生應讀的書，雖然它不是一部文學論著，但其中發表他文學的見解，頗有獨到之處。王充生當王莽時代，那時儒教和迷信正打成一片，社會上充滿了尙假的空氣，但王充因接受了班彪，桓譚的思想，所以他竭力主張「真」和「善」。後漢書王充傳說：「充好論說，始若詭

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因這樣，反映到他的文學見解，也便不同凡響了。平常人往往不注意王充的文學見解，其實，王充的文學見解，和劉勰、鍾、都、相像。現在我且把這三人對於文學的見解合攏來說一說。

## 二

王充主張文學應民衆化。在論衡自紀篇說：

「玉隱石間，珠藏魚腹，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扶露，猶玉剖珠出也。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睹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有聾之通耳。」

自紀篇又說：

「夫筆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本來，寫文章，作詩，第一先要讀者懂，如果寫得艱

深古奧，故意用僻字僻典，使讀者莫明其妙，那就失掉文字的功用了。作者做文章，無非想發表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若是寫得太深奧，不是反失去作者的用意嗎？但有許多作者，于創作詩文時，有意用古典，或轉注，假借，以爲博學自銜。王充看到當時的賦頌，都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因此王充主張文學應該民衆化。到了劉彥和、鍾，他們對於矯揉造作的文學也是反對的。劉勰主張文學要自然，在文心雕龍裏，也有好幾個地方說到自然的要義。隱秀篇說：

「然烟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

原道篇說：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情采篇又說：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

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在明詩篇中，劉勰更說：

「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南北朝文學，本來以「綺麗」爲勝，專門注重字面，而忽略實質；所以劉勰痛當代文壇上的穢豔駢麗，而樹起革命之旗幟來了。但若我們一看詩品，又知道鍾嶸也是反對用典的。在詩品「自序」中，他明明告訴我們：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

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鍾嶸的話，實在也是對當時穢豔駢麗而說的。南北朝文學正和漢代的賦一樣空洞。我們知道漢代以賦爲代表，但賦專是鋪張揚厲，究其實質，委實是沒有的，所以王充在起奇篇裏，論到文學的實質：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在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墨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體，苟有文無實，則五色之毛妄生也。」

王充之所謂「實」，卽是言之有物，近人胡適之所主張的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不知道在漢朝的王充早已這麼說過了。不但王充說過，陸士衡的文賦也說：「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劉勰也說：「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况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情采篇）鍾嶸在自叙裏，他也說：「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



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由此可知，故文章表裏都要講，若單從字面上做工夫，而沒有卓絕的作意，也是要來不來的，如有內容，并辭藻美麗，才可稱為上乘的作品。但內容須要真，不可憑空亂說，因為有真和善的內容，方能激動讀者的情感。所以論衡對作篇說：「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專雕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世俗之性好奇輕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悅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行而不絕。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

照王充所說，文學要有真實性，不能以虛妄之語，以亂讀者觀聽的；但文學又有誇張性，若以我們想，文學應該有誇張性嗎？王充一方面論文章的真實性，他方面，他又主張應該誇張。藝增篇說：「世俗所患，患言專增其實。著文垂辭，辭麗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

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于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王充既如此說，現在我們再看劉勰在夸飾篇的意見，夸飾篇說：「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劉彥和並不絕對反對夸飾，但他主張夸飾要有一定的程度，若過於夸飾，是不行的。這樣的見解，劉彥和比王充似乎又高明些了。

胡適的文學改良獨議裏，主張八不主義，其第二曰：「不摹倣古人。」其實，在王充早已反對摹倣了。我們且看他的自紀篇就曉得，他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斧不傷手，然後稱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生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體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

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彩，禹目當復重瞳也。」文心雕龍通變篇也說：「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再如鍾嶸說的，「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對專門摹倣的人，何等的「慨乎言之」啊！

看了上面的話，知道文學貴於創造，不宜摹倣人家。我們若有豐富的情感，儘可以寫小說，寫詩，或寫散文，自己要怎樣寫就怎樣寫，極其自由，何必一定要摹倣別人呢？並且，當我們創作慾衝動時，情感是十分奔放的，如果我們以奔放的、熱烈的情感，不給他趕快發洩，而須摹倣別人的體裁與形式來寫作，那麼我們的情感無疑是凝滯了，而且變做死的東西了。由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凡是寫作，都應該文字淺顯簡潔，要有真實的內容，不要太夸飾，不要摹倣別人。若我們能夠遵守這幾點，行文便沒有大毛病了。

### 三

因為篇幅關係，我只想把文心雕龍和詩品的編製取材，約略說說。王充論衡因不是批評文學的專集，

故擬撇下不提。

#### A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是綜合的論評古今文章之文體及創作的巨著。在劉勰以前，作文學論文的，自然首推曹丕的典論論文了。但典論論文不過評論他同時代的詩文，範圍狹，篇幅短，不成專書；能有系統的批評是始於劉勰。劉勰字彥和，齊東莞人。早孤，家窮，入空門，著文心雕龍後，途間獻與沈約。南史本傳載：「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文心雕龍分上下兩卷：上卷為二十五篇，下卷為二十四篇，加上一篇自序，合五十篇。上卷專論文體，分析它，大極可歸納成四類：如論文體的定義為明詩篇、樂府篇、論文體的沿革為詔策論、宗經篇、辨騷篇、正緯篇、論文體的區別為頌讚篇、詮賦篇、論說篇、論文體產生的原因為檄移篇、祝盟篇。下卷二十四篇，也可這樣分析：論修辭的為章句篇、情采篇、麗辭篇、比興篇、夸飾篇、事類篇、鍊字篇、隱秀

篇指瑕篇，論內容的爲溶裁篇，附會篇，論情感的爲神思篇，體性篇，風骨篇，通變篇，定勢篇，養氣篇，物色篇，論聲律的爲聲律篇。因爲下卷專論創作，所以研究文學的人都視下卷比上卷重要。

劉勰作文心雕龍，因欲糾正當時文壇的弊病。他對於當時穠豔駢麗絕對反對，所以在序志篇說：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劉勰既然反抗當時文壇而作文心雕龍，反抗的精神是有的，他又何嘗不樹文學革命之旗？只可惜他眼光不大，魄力不夠，所以他只想推翻當時的文壇，而不願創設一種新的文學。他既把當時的文學攻擊了，自己又不能創造新的文學，於是只有走到復古的道路上去了。在當時的劉勰以爲除了復古，便沒有第二條路。因之他就徵聖宗經了。徵聖篇內，他那樣說：

「是以子正論文，必徵于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其實，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我們知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文學是以時代潮流爲背景，那麼劉勰的復古，不想創造一種新的，有生命的文學，而只迷戀骸骨，雖然是大呼文學革命，終究不是澈底的革命。

### (B) 詩品

鍾嶸生死年月不詳。據梁書藝文傳說，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人。他一生不得志，只做小小的書記官。他所遺留給我們的只有這部評詩的專集詩品。詩品的內容分兩部分：1 詩序；2 各家的評語。但我們最應重視倒是他的詩序。因爲在詩序裏，有他特殊的見解，和表述他批評的立場，譬如詩序開首便道：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這四句話，道破了從前人所未道的「人爲什麼作詩？」詩大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以及虞書上說：「詩言志，歌詠言，」這些話都認爲詩由情感而成，我們覺得他們的言話未免太唯心了，試問「情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好

了，鍾嶸已告訴我們，情感是由于物的反應，物感人才會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這樣唯物的解釋，不是比前人的議論高超得許多嗎？不但如此，從前人以爲作詩必須講究音律不可，況當時沈約等正在高呼「四聲八病」之說，一般作者，於是羣起遵守四聲八病作詩，但鍾嶸獨反對人工音律。在詩序裏，他沈痛地說：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于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駸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又說：

「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于聲律耶？」

像這樣大胆的話，真含有革命性的。沈約爲朝廷貴人，鍾嶸抱了自己卓絕的主張，不願和沈約唱和，自然遭沈約討厭了。所以南史本傳說：「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這原是當然之事。但鍾嶸雖不見重於當

時朝廷，有了這部詩品，也儘夠可以安慰了。

各家評語內，從漢李陵起，到梁沈約止，共評一百二十二人。鍾嶸又把一百二十二人分爲上、中、下三品。上品十一人，爲李陵、班姬、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中品三十九人，下品有七十二人。（人多不盡錄）

他分詩家爲上中下三品，有幾位作家，不無因爲他主觀的偏好，而有謬誤可議之處。好像應例上品的魏武帝，他却列在下品；陶潛、謝朓、江淹，他們的詩都應該列在上品；列在上品的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但以鍾嶸個人主觀的愛好而倒置了，這實在是態度不公正。譬如鮑照的詩，杜工部評他謂：「俊逸鮑參軍。」但鍾嶸把他列在中品，批評他說：「其原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諛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于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鍾嶸以「人微」兩字將他屈列中品，似乎失掉論詩的態度了。

其次鍾嶸在詩序中又論到詩的創作。

鍾嶸主張詩應該有興，有比，有賦，不能偏一方面，以為興比，賦都包有才成好詩。他說：

「安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詩序）

接着，他就論偏重比興賦的壞處。他說：

「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

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無漫之累矣。」（詩序）

因為鍾嶸批評的立場有卓見，對於詩有深切的解釋，所以雖有稍稍謬誤，他的詩品已自有他千古不朽的價值了。并且有了他的詩品，才開後代詩話之風。

（完）

## 日本添造新銳巡艦三艘

各八千五百噸即將竣工

東京 日本海軍向世界誇稱八千五百噸級巡洋艦「最上」「三隈」「鈴谷」之三新銳艦，正在吳橫須賀兩海軍造船所長崎三菱造船所艦裝，日內可以竣工，將編為聯合艦隊外之一戰隊；又初代艦長已決定如下，於竣工時發表，「最上」艦裝員長海軍大佐鮫島具重任，「最上」艦長，「三隈」艦裝員長海軍大佐鈴木田幸造任，「三隈」艦長，「鈴谷」艦裝員長海軍大佐吉田庸光任，「鈴谷」艦長。

（三日電通電）見六月四日上海申報

# 德國文學概觀

山岸光宣著  
張賡平譯

## 第一篇 德國文學序說

地理的位置——奮鬥的精神——包容的文化——外國  
文學之研究——內向性——理想主義——主觀的道德  
——對於事業之熱情——義務觀念——崇尊自由——  
德國民族的起源——原始日爾曼語言——原始德意志  
語言——高低德意志語言——上部德意志語言——中  
部德意志語言——日耳曼與德意志

### 第一節 德國文學的特色

德國從古來即佔有中部歐羅巴的地位，故環境受着外國的包圍。因為要保持其本國的存在，故德國民族養成了他們的奮鬥精神及尚武風氣，即在文學上也獎勵並讚美這種傾向。但德國亦常接受了其周圍的各國文化上的影響，有一部分的人以為德國人是最排外的

民族，其實他們是最能兼容並包的國民，對於外國的思潮，文學，科學最能取包容的態度，國民當以德國民族為第一。德國文學，因參入外國文學而促其發達之例實不勝枚舉。又世界上也沒有第二個國家能像德國那樣熱烈地研究外國文學。此外如康德的哲學，德國的科學，都是能夠有機地包涵融化了外國文化的長所而達到新的創造的結果。特別如綜合古代希臘，羅馬之文化，藝術，基督教之人道主義，文藝復興期的人性的精神，浪漫的德國情操，莎士比亞戲劇，南歐藝術，東洋思想等而造成偉大的人格與藝術一點，詩聖哥德可以說是無遺憾地發揮了德國文化的特色。但是德國人並不是雜然無章地採集各種要素。他們之最明顯的特色是徹底的內向性，而排斥流于膚淺形式的毛病。每研究一事物，必能捕捉住牠的本質。德國人的生活和文化都是貫徹着這種傾向，特別是在他們對於道德或宗教的態度，表現着此

種傾向尤爲鮮明。他們欲和神或宇宙聯結密切的關係，實由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開始，並且是他們所極力主張的。路得的改革宗教，並不在外部的形式或教義裏面尋求宗教，而是在人類精神的深奧裏面發見宗教，也是這種傾向的表現。他們對於宇宙萬象，常加以洞察，而抱有深遠的宇宙觀，並且對於宇宙也懷着像對家庭一樣的親愛，故不以宇宙爲僅僅是萬物的逆旅。他們愛萬物——舉凡存在于宇宙間的山川、草木、禽獸、虫魚——如像愛同胞一樣。故德國文學多讚美自然的詩歌。他們都相信宇宙是屬於他們本身而不屬於其他的人們。故德國的理想主義哲學所以主張：各人須各創造其本身的宇宙觀，即是因爲上述的道理。

德國人的道德也是極其主觀的，牠不是受着外部的強要，而是由于自己之內的本能欲有所行動。這點即是他們的哲學之最大特色。他們每當行動，即要求自由。康德主張個人是自己的立法者，個人應當向自身裏面求道德律，要由自己的自由意志決定人類的行爲。康德所作成這種道的德的自由觀念，是發源于德國的國民

性。這也是和路得的宗教思想相同，實爲德國理想主義對於世界思想界之最大貢獻。德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是最富於思想的，同時是最浪漫的。這些現象也完全是由於上述的傾向。

德國人對於自己的事業極其熱心。他們是以事業本身爲目的，而不是想從事業獲得怎樣的利益。以事業本身爲目的即是賦有倫理的意義。於是便帶上了一種宗教的嚴肅的意味了。德國文學不少由這個觀點去寫。德國生活的作品：哥德、雪勒（Schiller）、赫柏爾（Hebel）、Deh等的文學。巴哈（Bach）、貝多芬等的音樂。克拉那哈（Cranch）、丟拉（Direr）等的繪畫。無一不是各以該藝術本身爲目的。特別是從事研究科學的人們，都深信利用科學以圖私利便是冒瀆科學了。例如歷史家蘭克（Ranke）到了八十歲仍在著作世界歷史。心理學者翁德（Wundt）在八十歲之後，仍繼續他的研究和著述，並在大學裏講學。這些德國學者的態度決不是偶然的。

德國人的義務觀念也非常的發達。譬如佛利德律

克皇帝曾說：『並非爲朕自己的生存本身而有生存的必要，實是因爲要盡朕所應盡的義務而有生存的必要。』佛利德律克大王的這句格言和康德的至上命令實是在是無遺憾地發揮了德國人的義務觀念。哥德的詩也不少歌詠義務的。

德國人也深愛秩序的組織。他們若有三個人集會在一處，必組織團體，以一人爲會長，一人爲書記，一人爲會計。這種傾向也波及於他們的生活之一切方面。故他們的科學研究最爲成功，在文藝作品中則長於最組織的戲曲。由上面所述，我們就不難明瞭其中的原因了。

德國人也熱愛自由。試看英美歷史家的論說，亦謂英美的自由思想原來是由德國輸入而來的。爲自由而奮鬥過來的路得實是在確定了近代精神的自由之基礎的偉人。宗教改革是籍德國人的努力而完成的。在德國文學中讚美自由的作品也非常之多。這亦非偶然的事。

## 第二節 德國語言

德國民族並不是從原始時代即居住於中部歐羅巴的。但在先史時代即移住於這一帶地方了。原始時代的德國民族即所謂日耳曼人（Germano）爲阿里安人（印度日耳曼人）之一分派。一般都說阿里安人係發源於中部亞細亞其中一部分向北方移住，是即日耳曼人向東方移住的爲斯拉夫人，移向東南方的爲印度人，移向南方的爲波斯人，移向西方的爲契爾特人（Celts）。在紀元前六世紀時代，日耳曼人已經達到了匯克塞爾（Weichsel）與德爾（Oder），埃爾柏（Elbe）等河流沿岸，佔領由此等河流起源處至河口一帶的全流域。至紀元前三世紀，更向南進至買茵河（Nain）向西進至威塞爾河（Weser），西與契爾特人相隣，東與斯拉夫人接壤。其後至該撒的時代（紀元前一世紀）更有進展，南達多腦河，西出萊茵河了。

日耳曼人最初使用原始日耳曼語（Urgermanisch），其後住於東部的使用東日爾曼語，即哥特語（Gothisch），住於北部的使用北日耳曼語，即北歐語（Nordisch），住於西部的使用西日耳曼語，即原始德意志語。



(Urdeutsch) 其中的哥特語已完全淘汰，在任何國的語言中都不能發見哥特語的遺影了。北歐語則有多少轉化爲丹麥語，及斯干第諾維亞語而存留至於今日的。又原始德意志語則轉變爲英語而存留。此種原始德意志語自六世紀至八世紀，逐漸由于子音的變化而分化爲高德意志語 (Hochdeutsch) 和低德意志語 (Niederdeutsch) 兩種。例如 T 轉化爲 Z。 (低德意志語的 holt 等於高德意志語的 Holz) P 轉變爲 F。 (低德意志語的 up 等於高德意志語 uf auf) K 轉變爲 ch。 (低德意志語的 Maken 等於高德意志語的 Machen) 即既變化的便是高德意志語。嚴格地說，這樣變化最完密的叫做上部德意志語 (Oberdeutsch)。僅變化一部分的叫做中部德意志語 (Mitteldeutsch)。完全不變化的則叫做低德意志語。

在英文中，僅以 German 爲德意志的形容詞而已。

但在德文則日耳曼和德意志之間有顯然的區別。所謂 German 原來是契爾特人的語言，有「隣人」的意思。因爲德意志人和契爾特人在那時代，互相隣居。由西

歷紀元前二世紀末期，居住於萊茵河左岸喀里恩地方的二三種族征服了契爾特人，因獲得了日爾曼人的名稱。其後羅馬人也做效契爾特人，稱喀里恩人爲日耳曼人。於是逐漸變爲一般的名詞了。至德意志的形容詞爲 Deutsch，等於原始德意志語的 diot，即「本國民」的意思，以之與他國人相區別。最初使用這個 Deutsch 形容詞是在八世紀中期，加爾大王作成德意志統一教會的時候，與教會用語——拉丁語相對峙，總稱當時的德意志六大種族爲 Deutsch。這個形容詞至七八七年，開宗教會議時，見於羅馬教皇的特使的公文中，但既拉丁語化爲 theodiscus。至轉化爲「德意志人」的意義，則在八四三年加爾大王王國分裂之後。至十一世紀，一般視作民族的名稱了。

## 第一篇 原始時代的德國文

上古德國文學——上古歌謠及其題材——路邊文字——

——烏爾飛拉之哥特文字——聖書之全譯——銀字文書

——神話之漣滅——英雄傳說和敘事詩——傳說的種

類和要素及其交錯——異教時代之文學——姆爾塞堡之呪文——希爾特布魯特之歌——基督教傳來後之文學——加爾大王的功績——德意志語言之研究——域梭布龍之所禱書——預言——救世主——福音書——路德傳希之歌——奧特一世與拉丁文化之尊重——埃克哈爾特的『五爾塔里之歌』——路奧多利普——捕虜之逃亡——諾多契爾拉貝奧——禁慾運動的影響——聖母崇拜——耶穌之生活——安諾之歌

## 第一節 上古德國文學

德國民族之出現於世界歷史的舞台上，須上溯至於紀元前之二世紀。在當時，關於德意志的文獻頗為貧弱。據一般所知，只有兩種。其一是和德國民族戰爭過來的該撒(Caesar)的『喀利亞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其二是羅馬史家塔西佗士(Tacitus)所著『日耳曼』(Germania)。該撒的記述，關於德國人的精神生活極不完全。至塔西佗士之著作中，則關於當時文學亦有頗詳之報告。『日耳曼』中所記述，

在他們所認為唯一的記錄及歷史的紀念物之上古傳來之歌謠中，有從大地產生出來的神名叫村伊斯哥(Tuisco)和他的兒子曼奴斯(Mannus)。德國民族即認此兩人為他們的祖先，加以崇拜。此外他們亦相信希臘神話中的赫拉克列斯神(Heracles)的存在，認為是『力的化身』。他們當出征時，常先行禮讚赫拉克列斯神。他們以歌謠鼓舞士氣。由這種音響可以卜戰爭的勝敗。這些歌謠是讚美諸神及歷史上之英雄的。例如萬神的主宰沃丹(Wodan)，雷神當那爾(Donar)，神話上的英雄曼奴及從羅馬人的羈絆把日耳曼民族解放了出來的阿爾明涅斯(Arminius)一位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他們在開戰之先，或當為國犧牲時，都合唱這種歌謠。在春祭、凱旋、宴會或舉行如葬式、婚禮一類之家庭儀式時，也都合唱這種歌謠。在此等歌謠中混合有敘事詩和抒情詩雙方的要素。又當他們合唱時，常附以類似跳舞的律動的動作或分為對話式的歌詞。故可以說演劇的萌芽即胚胎於這些歌謠。在這些合唱歌謠之外，尚有單獨的歌謠，其中有為安慰會議及集聚於宮庭的

人們，特別聘請熟練的歌人來歌唱的歌謠。此外尚有僧侶在宗教儀式時所唱的歌謠，及任何人都會唱的獨唱歌謠。特別如最後的種類，極其複雜多端，有讚美或嘲諷他人之歌，有猜謎之歌，有祝福之歌，有魔術呪文，有戀愛情歌。即在嚴肅的裁判時，亦有利用詩歌的。至於宣誓、宣判、法律等採用歌謠形式的也不少。

## 第二節 路涅文字和烏爾飛拉

上述歌謠完全由於口傳，是無俟言了。在當時尚無由文字的記載，惟有一種路涅（Rune）文字，但不是應用於連續的記述，而僅為占吉凶時或刻於竹棒或彫於樹皮上的符號。能夠在金屬板上用路涅文字刻成短的碑銘則是在四世紀以後的事了。德國人最初感着需要文字時，大體是先採用羅馬字，僅留少數路涅文字以表示德國固有之音。在德國民族中，最先學習讀書的，是哥特人。在四世紀初期，有名烏爾飛拉（Wulfila）者，已經教了他們讀書。他把希臘、羅馬的字母和路涅文字相結合起來，而作成所謂哥特文字。嚴格地說，烏爾飛拉非並

德國人，但他以哥特文字所譯的聖經是日耳曼文學最古的紀念物。在日耳曼語言史上，實具有重大的意義。

烏爾飛拉（若用希臘式的文字，為Dionysius）當三二一年時，生於多腦河下流北岸之西哥特國。青年時代，曾赴君士但丁堡學習希臘和羅馬的語言，皈依基督教，而加入僧籍。到後來，他昇進為僧正了，回至西哥特國宣傳基督教。當哥特王阿塔那利希（Atharich）以武力壓抑基督教之宣傳時，他率領多數教徒，渡多腦河，逃入羅馬領土之內，獲得君士但斯皇帝（Constantinus）的許可，居住於尼柯波里斯地方（Nikopolis）。他以西哥特國的僧正的資格，常至君斯但丁堡出席宗教會議。

烏爾飛拉的影響，由聖經之全譯而普及於哥特族之全體。這個影響一直繼續至於他死後之數世紀間。因為他具有偉大的精力、博學及語學之天才，從希臘原文全譯了新約全書，又由希臘文譯本全譯了舊約全書，但保存至今日的，僅有新約全書之大部分及舊約全書之一小部分。一般認為是日耳曼文中，最古的紀念物，非常珍重。在今日尚保存着的文書中，最完全的，要推儲藏於

瑞典烏普撒拉 (Upsala) 大學圖書館的銀字文書 (Codex Argenteus) 這是在染成紅色的羊皮紙上，在銀字中混有少數金字的書籍。

### 第三節 神話與英雄傳說

無論任何民族的古代文學，都是神話。北日耳曼人的神話保存於歌謠集 (Edda) 中者非常豐富。但德意志民族的神話却很少流傳。因為德國比北歐半島先歸依基督教。故太古時代的異教神話也早歸淘汰了。若以羅馬史家塔西杜士的記載，中世初期的基督教徒之報告，二三之咒文，及基督教之宣誓文與規定中所有的人名、地名、習慣、傳說，和北日耳曼人及印日耳曼民族的神話作比較研究，也僅能窺見其一端。但關於英雄的傳說，保存於上古德國敘事詩裏面的却非常之多。無論檢討任何民族英雄傳記，都可以發見兩個要素。其一是由神或惡魔之降臨人世，尙未完全化為真人的英雄，其二是本來的人，因民衆之空想而變為超人的半神。前者之例比較的少數。至於後者之例則甚多。例如西格佛里德

(Siegfried) 的傳說是屬於前者，由受基督教之弘布而漸次消滅的異教之神的世界中產出來的。此外如布龍希爾特 (Brunhild) 偉蘭 (Wieland der Schmied) 哈梗 (Hagen) 等即屬此類。但是蒂村利希 (Dietrich) 公狄爾 (Günther) 埃澤爾 (Ezel) 等則屬於後者，是從歷史上採取而來的。就中屬於後者的半神民族英雄，常因民族大移轉之歷史的大事件而其數益見增加。在這種民族大移轉的時代，即是德國之英雄時代，同時是英雄傳說成立的時代，將當時的時代精神很鮮明地發揮出來了。

表現於德國英雄傳說中的事項，多在由四世紀至六世紀的時代。374年匈奴人 (Hunen) 渡過了伏爾加河侵入東哥特人之領土 (今日之俄國領土) 愛爾瑪那利希王 (Ermanarich) 因戰敗而悲觀自殺。其後再經約四十年的期間，布爾公德 (Burgund) 人建都於萊茵河畔之禾爾姆斯城 (Worms) 而進迫有西羅馬帝國防壘之稱的喀利恩 (Galen) 地方。布爾公德國王公達哈里 (Gundahari) 曾數次試行攻擊這個防壘，但羅馬軍却

僱用匈奴人爲兵士以應戰。至437年，布爾公德國的勇士們盡戰死了。其先，匈國國王厄特拉(Attila)曾征服由伏爾加河至中部德國一帶的土地。故斯拉夫族和日爾曼族之大部分便非服從匈國不可了。特別如東哥特國國王狄奧得姆爾(Theodemer)常居住於厄特拉的

宮庭中。厄特拉的名字是哥特語，在他周圍的人們都使用哥特語，也循奉哥特的風俗習慣。至四五三年他和日耳曼人的公主希爾德(Hilde)結婚。但在新婚之夜，即暴亡了。一聽見他的名便會戰慄的羅馬及君斯但丁的人們接到了他的訃音，胸中才覺安堵。到了次年，給他征服了的日耳曼人脫離了匈奴族的羈絆，而破壞了厄特拉王國。由是二十餘年之後，日耳曼人的首領奧多瓦加爾(Odovakar)滅了西羅馬帝國，征服了意大利。但是狄奧得姆爾之子狄奧得里布(Theoderich)率領東哥特人侵入意大利，多次擊破奧多瓦加爾軍。至四九三年，遂殺了奧多瓦加爾。由是三十八年之後，佛蘭克人之王克羅多偉希(Chlodwig)之子亦名狄奧得里希滅了在中部德意志極爲隆盛的杜荅梗(Thuringen)人

之國。其後，由挨爾柏河下流侵入意大利的蘭哥巴爾登(Langobarden)之王阿爾波英(Alboin)於五六八年，在此地方建立國家。他的後繼者奧塔里(Authar)於五八八年向柏隆之公主豆德忒德(Theuderinge)求婚。

以上種種事實是形成德國英雄傳說的主要要素。但此等事實都是藉口碑而流傳，因時代之進行，便漸次混入了種種的人物及其運命。故往往將相隔數十年或數百年的人物及事實並列於同一時代了。例如愛爾瑪那利希在歷史上較之哥特人的狄奧德里希實前一百八十年。但傳說是前者爲後者的伯父，且在後來佔領了奧多加瓦爾的地位。又歷史上的公達哈里在傳說上變爲公狄爾了。歷史上的厄特拉在傳說上變爲挨澤爾了。歷史上的希爾德在傳說上變爲克林希爾特(Kriemhilde)了。狄奧德里希也變爲柏隆的(Bern)狄奧得里希了。阿爾波英之名則早從英雄傳說消失了。求婚者的奧塔里則變爲相差五十多數的青年羅塔里(Rothar)而殘存於傳說裏面。

## 奇怪的算術

$$(30+25)^2=(55)^2=3025$$

$$(98+01)^2=(99)^2=9801$$

$$(20+25)^2=(45)^2=2025$$

即將四位數從中央截為兩個二位數，相加起來，使之自乘，所得仍等于原來的四位數。

$$48+1=49=7\times 7$$

$$48\div 2+1=25=5\times 5$$

$$1680+1=1681=41\times 41$$

$$1680\div 2+1=841=29\times 29$$

$$57120+1=57121=239\times 239$$

$$57120\div 2+1=28561=169\times 169$$

$$1940448+1=1940449=1393\times 1393$$

$$1940448\div 2+1=970225=985\times 985$$

即將甲數加一可為乙數的平方數。又將甲數等分後再加一，亦可為丙數的平方數。

(抄自日本竹內端三博士原書)

傳說上的人物和其他的人物相聯結起來，以之為中心作成種種的傳說。例如流行於個別的種族間的傳說，藉歌人而流傳至於其他種族，便混入了該國的史實

族的傳說便和公狄爾的傳說相結合了。又公狄爾的傳說又和挨澤爾或克林希爾特的傳說相融合了。

(未完)

# 悔

丁青

半個月月亮嵌進碧玉般天空底正中，半個微笑地窺向人間。星星擠眉弄眼。銀河從東南貫向西北，斜亘着一幅素潔的輕紗，牛衣織女隔河流盼着。

他披衣起身，悄悄開了門，好像怕給誰聽見似的，輕蹣着步，蹣到門外晒場上。

晒場底東邊，差不多和田野相接，祇隔着一層土牆，一條路，路外一條小溪，雖然西南北三面都房屋櫛比，向西展開去長可二里，爲C縣大鎮。西面牆上閃耀着一個玻璃窗——鄰家阿昌底屋子。

半夜了。

他揉了揉眼，擰頭望望天空，忘記了是下弦（陰歷六月廿二），以日中爲午的觀念來判斷月夜。又悄悄開了牆角底一扇門，忘形地踱了出去。

溪裏映着銀河底斷片啦，一顆星，他猜是牛郎，織女却不見啦。

他不曾研究過天文，可是只這麼想，長吁了一口氣。

溪外一片草地，草地南是個平場，白沙隱隱在月下發亮。場東開了個口，吐出破萬頃原田直達C城的一條汽車路。車站矗立在場底西南隅，粉紅的西式建築，一部分給月光反映得分外嫵媚，一部分隱約地躲在陰影裏。車站底東南，隔着溪，竹木蔭翳，望去祇是一片黑，會使你幻覺地想像着鬼魅森森欲撲人。

啊！靚姊在這裏哪！

他站在草地上出神地注視在站外的陰影，彷彿一張粉紅的臉，在向他張望。

啊！靚姊，你那鵝蛋般的臉龐，白嫩得沒可形容啦。玉沒那樣溫軟，乳沒那樣光彩。粉，你不需要粉。粉是死的人工的；你是活的，天然的。你那天然鮮紅的唇脂，你那白裏映紅蓮花般的兩頰，我吻你時，不是你揚着又似竹葉又似劍般的眉毛，頻頻斜睇着脈脈傳情而又含着監視般

的眼波，我真想當仙果吃下去啦。

你是個半舊式的小家碧玉哪。衣服雖也短短的，不像舊式女子那般長得遮沒圓胖而善擺動的臀部，可是不會穿過旗袍啦。脚和天足彷彿，可是不會穿過高跟鞋啦。僅僅念過二年的書，當然還不會寫信啦。如果是我底人兒……啊！我負你！我負你！

他神經微微起了痙攣，心裏一陣痛，忽的一幕幕經過的慘劇，電影般開始映演着。

哦！你真薄命啦。十八歲那年，嫁到車站西面小溪旁邊的那個農家，蠢豬般的丈夫，狗熊般的公公，糟塌你這鮮花啦。而且你那婆婆不是個悍潑的老醜婦嗎？哼！老醜婦，她常唆使狗熊罵你，強迫蠢豬打你，這又何苦啦。飯煮得燥點，她說咽不下去；爛點，她說故意打驚扭啦。話說得輕點，她罵你啞口；重點，她說你恨她啦。米爲什麼這樣壞，米甕漏到娘家啦。鏟爲什麼破了，故意敲損啦……她總算會做婆婆，哼……

那蠢豬也真蠢啦。臉孔像錫溺壺般，却是黑的。微駝着的背，晒得牛皮般美啦。長着黑毛的泥臭的腿，美啦……

：他該配西施王嬙，你還夠不上啦。哼！西施王嬙究竟有多少美呢？未見得比你強，不過幸運點吧。然而你爲什麼不帶點幸運來呢？爲什麼要給蠢豬踐踏呢？老醜婦叫蠢豬打，蠢豬就發威得野豬般要吞噬你了，你命裏註定該給蠢豬吞噬的嗎？

靚姊，你還記得嗎？一天晚上，蠢豬從田間回家，老醜婦不等他放下耨頭，劈頭就咒罵你，并說丈夫沒規矩，蠢豬就向你一耨頭搗來，不是你躲得快，險些兒給搗死啦。蠢豬還不知足，猛撲過來揪住你頭髮亂打，虧得他叔叔——阿昌剛闖進來，一把拉開，并賞他幾下耳光。他咆哮着奔出門外，向溪中一躍，老醜婦頭頭撞地大喊救命，老狗熊忙下水拖他上岸。溪水太淺，活該是他幸運啦。老醜婦嚼舌說：「叔叔是畜生啦，他愛上姪媳，要迫死侄兒啦！」阿昌氣得暴跳如雷，扭住老醜婦大打，老狗熊就打阿昌，三個人扭成一團。蠢豬水淋淋地假死般躺在路上。那時你祇躲在廚下哭，不是媽媽趕來安慰你，絲乎要尋短見了。

哼！不要臉的老醜婦！誰不知道阿昌是仗義的呢？惟



有你那老狗熊才是畜生啦。

啊！靚姊，那老狗熊不是異想天開過嗎？可你是識羞恥的，守貞操的。——你還記得嗎？你出嫁那年寒假中的

一天，偶來我家看媽媽，媽媽適不在家，我牽住你的手：

「你楞了楞眼說：『倩弟，這不是時候了，除非……我……』

我……」是啲，除非你得恢復自由啦。你拒絕我，何況

黑胖臃腫，滿臉于思的老狗熊呢？可是你底日子益發難

過了，老狗熊老羞成怒，益發和老醜婦一鼻孔出氣啦。

十九歲那年底秋間，你不是生過一個粉裝玉琢的

寶寶嗎？臨蓐後三天，老醜婦罵着說：「八字生得好啦。

飯要捧到手啦。讓她死豬般睡着，永不起來也好！」你怎

當得起婆婆底咒罵呢？祇好做姓命着啦。你唇上的櫻桃，

兩頰底天然的胭脂，早被寶寶吃去，枯白的臉，微泛黃色，

已不像從前般嫵媚啦。可你已做母親了。你夢想着他日

寶寶長得和你一樣美，娶了個德容俱備的媳婦，一對璧

人似的小夫妻，天天在膝下承歡，公婆那時去世了，丈夫

也已改變了蠢態，那是你出頭的日子啦。你煮飯，洗衣，

一天中好幾次要暈厥過去，可是一聽到寶寶在搖籃

裏哇哇大叫，就很興奮地抱了起來，給他一個吻，然後一

手抱着吃乳，一手仍忙個不了。這樣十幾天，你委實吃不

住啦。九月一日底清晨，你忽肚角一陣痛，耳朵裏好像躲

着一班音樂隊，奏起異樣的音調，眼前閃耀着粒粒飛舞

的星火，心房像有人猛然捏住，一陣氣直衝腦門，天旋地

轉的倒仆在窻前。孩子「嚶嚶嚶……格格格……」叫

得特別起勁，老醜婦聽見了，在床裏大罵妖婦不會養兒

子，接着老狗熊也罵起來了。最後老醜婦便罵到兒子身

上：「一張眠床不睡兩樣人，怎不起來看看她怎樣在糟

塌這個寶寶呀？罪過的，還不起來嗎……」蠢豬揉揉眼，

朦朧地起身，才發現你不省人事。「爸爸，媽媽，她……」

一陣狂呼，驚起老狗熊倆。「妖婦裝假死啦！」老醜婦還

這樣說。

畢竟寶寶救了母親，老狗熊請隔鄰的醫生張文來

看，張文見寶寶剛在撒尿，忙用碗去接了，小半碗，叫老狗

熊替你搗開牙關灌下，又叫蠢豬拿醋來薰你鼻孔，你才

回復了知覺。張文說：「須服藥十餘帖，勿勞動，才可無虞。

」老狗熊看看老醜婦，老醜婦說：「吃什麼藥？我年紀五

十八了，不曾吃過一帖藥——不利市的妖精！

那時媽媽到床前來看你，你淌着淚說：「姑母，你髮也白了，願你早給倩弟配個賢淑的媳婦。唉……薄命的姪女，怕不及見倩弟的完婚了……」你拍拍懷裏的寶寶，嗚咽着，「這孩子也可憐了，如果會長大的話……他能記得娘的音容嗎……親愛的姑母，請你勿記念我！」媽媽聽了你底話，心頭真像割去一片肉，撫着你啜泣。

嗣後，你小腹作痛，每天日晡潮熱，微咳，手足心發燒。兩頰異樣的紅——這不是嫵媚的姿容，這是虛勞的徵象啦。

啊！靚姊，你是被產後勞剝奪僅存一縷的望寶寶長大的希望。你病得厲害，老醜婦還罵你裝假，老狗熊偶發慈悲心，要請張文來開個方子，幾次被老醜婦阻住，僅許將寶寶給人家代養。遷延了半年，你早骨瘦如柴，咯咯乾咳不已，在不延醫，不好好給你喝一口茶吃一點粥的殘忍的待遇下奄奄一息了。舅母屢次來探望，總淘了一肚子氣，飲着淚回去。媽媽也爲了你，和老醜婦吵了幾次

架。後來舅母來我家大哭，要求爸爸出去說一句話：夫家不肯醫治，就擡你到娘家去調養，由夫家負擔醫藥費。爸爸見你病勢已深，一有差池，反爲不美，默然沈思半晌，就去找老狗熊談判，說再不替你好好調治，舅母將以虐媳罪訴諸法院，鄰家多可作證。老狗熊借錢如命，平生最怕打官司，這次給嚇倒了，就徵得老醜婦同意，請張文診治，又從爸爸主張，商同阿昌，叫他底女兒銀花暫住伯父——老狗熊家，負看護你的責任。銀花是個天真的荳蔻年華的女郎，看護你却很周到，因爲她也可憐你暗無天日的遭遇啦。調養了二個月，吃了三十餘帖的藥，你肚子不痛啦，咳嗽有些痰啦，潮熱也低減啦。舅母和媽媽都開笑顏。阿昌對爸爸說：「俠哥，虧有你啦，我哥嫂都是駱駝啦。」

啊！靚姊，誰知你病輕減的時候，就是永訣的日子呢？一道催命符——你那寶寶，病後給人代養的，患急驚風不救的噩耗傳到了。那老醜婦自被爸爸干涉後，暗自咕嚕咕嚕的，至此台該是她底天下了。她以哭寶寶爲名，拍手拍脚地哭罵不休。那時你心裏多麼的疼痛啊！在床上

一起一倒地打滾，滿身出着珠樣的一粒粒油汗，咯咯咯……嘔了一大堆紫血，白了白眼，直挺挺地僵臥啦。銀花淌着淚奔告媽媽，媽媽瘋狂般跑到你床前，踏着血泊，撫摩你胸口大慟，你再也不會叫一聲姑母啦。爸爸也趕到，眼眶潮濕了，你再也不會叫一聲姑丈啦。爸爸拍着床沿說：「悔！悔！……」悔什麼啦？你這老發昏的做的惡事啦？……」媽媽憤憤地還想說下去，老狗熊和蠢豬都已喘息地跑進來了，他們是從田間趕回來的。接着，阿昌夫婦也到了。

可恨老醜婦還坐在堂上哭罵啦。「這敗家精真害得我好苦啦。這妖婦真會迷人啦，不論老的小的都給迷倒啦，死了還會迷人啦。我自己的媳婦不會管，偏給人家管——管得好啦……」爸爸剛沒好氣，猛然趕去一巴掌，將老醜婦打翻在地，剛掄起拳來，想在脊椎上搗了幾下，也叫他嘔幾口血，可是已給媽媽拖住了。蠢豬也像天良發現了，抱頭痛哭，眼見生母吃虧，祇探首一望，就縮了進去。老狗熊掛着淚攔住爸爸說：「俠……俠……哥……總是我那老太婆不好……」阿昌却厲聲說：「你也

曉得不好嗎？——打得好！那時鄰舍多圍攏來，有的揮淚，有的在罵老醜婦，老醜婦忙扒起來躲進房裏去。靚姊，這一巴掌，這羣衆的罵聲，也可稍稍消了你的氣吧。然而你却香消玉殞了，一切希望都成泡影了……啊！舅母到了，抱住你屍骸哭得暈去啦。你那剛祇七歲的孤苦伶仃的弱弟，也跟着哭啦。可憐我這負心人，還在C城念什麼勞什子的書，不曾見你最後一面啦。靚姊，你彌留的那天，不是七月四日嗎？那時距放暑假祇有三天了，你不該等我三天嗎？你疼你底寶寶，就不該疼我嗎？我是負心人哪？你恨我嗎？你化做精衛填恨海去吧，我化做石子給你銜着吧！

啊！靚姊，你還記得否？你十六歲那年，媽媽曾親口對舅母說：「你那如花如玉德溫良的愛女，該配上一門快婿，然而，我愛她……不知可否有福娶得這樣媳婦啦？」舅母笑着說：「姑娘說那裏話！可惜我窮——否則你那聰穎的情兒，不該是我快婿嗎？」媽媽聽了，很是歡喜，就在爸爸前攬掇。爸爸真古怪，獨持異議，他說出一番大道理來：「親上加親，結果反弄得不得親，而且靚茜臉似白玉，

頰泛桃花，下巴又稍尖薄，定不是福相。」媽媽騙着說：「已算過命，此女很孝順，會幫夫，且命裏註定有三子。」爸爸總是搖搖頭。

你十七歲了，舅母微聞爸爸的異議，懊喪異常，轉聽媒人底話，將許給蠢猪，因為他是獨子，有二十幾畝田，萬把斤桑菜。媽媽聽到這消息，忙跑到舅母家，表示反對，說彩鳳不該隨鴉，鮮花不該插在糞堆裏，并和舅母耳語。舅母微笑點頭，就叫你跟着媽媽來我家。那時正是正月十五日，爸爸剛到親戚家去。媽媽掃淨了一個樓上的房間，床上鋪條青色印花被。夜裏她向你說：「靚茜，你和表弟很說得來，將來的日子正長哩！他今年祇十五歲，是個不懂事的孩子。——姊弟倆，今夜同睡吧。」那時你頰上的桃花更鮮紅啦，可是不說什麼，祇瞟了我一眼，就低下頭去。我畢竟是孩子啦，莫名其妙地祇覺得歡喜，就牽了你的底手，「姊姊，我們早些睡吧！」到了床前，我還鬧着和你比長矮，恰剛是一樣的長……

第二天將午的時候，爸爸回家，媽媽叫他到廚下耳語，重提前議，并說：「事不容緩，倩兒昨夜翹靚茜同睡，今

天日上三竿，他倆還竊竊私語。我偷偷地上樓，向窗櫺中窺規，倩兒正枕在她底一只臂上哩！這孩子長得快，和你祇差個額角。算了，就叫她住在這裏，擇個吉日完婚，也省却許多麻煩……」誰知爸爸聽到這裏，脫口大罵：「發昏，你幹得好……」那時剛在樓上猜謎，突然聽到爸爸底罵聲，恍如晴天霹靂，心頭震驚得卜卜地在跳。我呆地看着你，你條的低下了頭，漲紅着臉頰，眼圈兒也紅了。聰明的你，早已猜透是爲着那件事啦。「我去了！你低聲說着，就跑下樓來，奔出門外。我怔了一怔，忙趕下拖住不放。你哭啦，我也哭啦。媽媽忙跑出來，故裝沒事的說：「怎麼啦？姊弟倆討相罵不成？」爸爸也轉怒爲笑，撫着你說：「哭什麼啦？沒有一點事，怎麼哭啦……不要哭，和表弟玩去……靚姊，你記得嗎？」

這樣，媽媽底苦心已用盡，舅母却賭氣地一口承認那門姻事。老狗熊喜出望外，怕中途變卦，很迅速地下了定禮。你究竟是受舊禮教薰陶慣了的，雖心裏反對，却羞於出口。舅母見你嚶嚶啜泣，也以爲偶然的事，初未介意，後來見你頰喪異常，一問你就哭，也漸漸悔啦。可是悔婚是

不名譽的，手續麻煩的，一個舊觀念很深而又毫無能力的寡婦，真不敢悔啦。她祇能伴你滴幾點淚，哄你幾句甜蜜蜜的話，說盡豬家境不惡，人很忠厚，做女人的祇須不虞衣食，丈夫易於駕馭，那就得啦。啊！靚姊，誰知忠厚的多是愚蠢的別名，你被這忠厚的踐踏得好苦啦。

翌年，你十八歲那年底初秋，嫁期將迫，你情急智生，故裝喜容，以買衣料等件為名，得了舅母底允許，單身自你們家裏——鹽塘村——步行十里，到我們樂平鎮趁車來C城。你叫我陪你逛公園，在一個僻靜的林間茅亭中坐下。我真奇怪，祇默默地盯住你，說不出一句話。你欲言又止，忸怩地，忽淌下淚來。我忍不住了，鼻子一陣酸，握近你身邊，握住你底手，一滴淚，剛巧滴在你臂上。你拭着淚說：

「弟弟，我……我該是誰底人啲？」

「你……你……」我喉嚨哽塞了。

「弟弟，不要悲傷！」你以巾拭我淚，「我們來想個辦法。」

「姊姊，有什麼辦法呢？——你不是已有人家了？」

我止住了哭，懷疑地說。

「祇須你肯和我吃苦，」你撼了撼我底肩，「我們逃到上海去，拼着做勞工度日。」——對嗎？你肯去嗎？」

「到上海去……盤費呢？」

「我帶着了。」

「啊！姊姊！我又哭了，」我……我……我好去嗎？爸爸媽媽要哭死啦……他……兩老是……同年的，三十八歲才生我，我……我是他倆惟……惟一的……兒子啦……」

你忽掙脫了我底手，立起身，背向我啜泣。那時我真不知怎麼好。後來我整個的靈魂，全鑽入你心坎了，轉到你面前，緊緊摟住你說：「去，姊姊，我倆就到上海去！」你我底淚珠，相互地交映在我倆底頰上，算是交換的定禮——不，造成恨海的源泉了。

「不……不……不好去！」你喉裏迸出了出我意外的話。「你有爸爸媽媽，我十二歲死了爸爸，祇有媽媽了。媽媽見我失蹤，豈不……」

「那末怎樣呢？」

「我回去了，你以後休向我囉哩！」

「啊！姊姊！」我攬得更緊了，「婚姻是自由的，你不反對嗎？不好叫舅母退還定禮嗎？」

「嗯……」你推開了我，桃紅的手帕，掩住了淚顏，更顯得可憐可愛。「你是男子，不能在姑丈前……羞答答的，却要我……」

我怔住了，別開了臉，只是嗚咽着。我委實怕爸爸啦。爸爸不知道自由不自由，祇知道辛辛苦苦地養大了一個兒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應該的啦。然而我那如花如玉——不，非花玉所能比擬的靚姊，我却沒福消受，倒便宜了蠢豬嗎？花該插在糞堆裏，鳳該追隨烏鴉嗎？啊！靚姊，你不是情深如海嗎？你有勇氣脫離舊禮教底枷鎖，我為什麼又爸爸媽媽的繫住你呢？啊！這是不可失的機會哪！過了此時，我真休想囉哩哪！然而我將拋撇爸爸媽媽嗎？啊！爸爸，我不是已有母命了嗎？你是那裏學來的相法，說她不是福相啦？我不要福相，我祇覺得終身伴她，就是三生之福啦！啊！我倆將從此終結了嗎……

我那時真失了主宰，紛亂的思緒，更理不出一點端

倪來。

……  
下午三時半，你上了歸車，勉強裝作笑容向我點點頭，然而你眼圈還帶着紅暈啦。我癡望着你，癡望着車開去，却不見你再回過頭來。喔，你又在哭吧！

啊！靚姊，你從此不是媽媽底媳婦了，你不是我底人了。你該給蠢豬踐踏啦，你該給老狗熊老醜婦迫死啦。你那天回家後，舅母見你不帶一點東西，眼胞微腫地不發一語，她早猜透幾分了，「靚兒，你又怎麼啦？——買的東西呢？買什麼東西？——我不嫁了，我死也不去，願終身服侍媽媽……」你不是這樣哭鬧過嗎？然而這有什麼用呢？在舅母底邊哭邊撫慰之下，你終於就範了。這消息是舅母告訴媽媽，媽媽後來告訴我的，媽媽還很惋惜哩！你以後所遭的慘况，也多是媽媽告訴我的。媽媽千方百計想玉成我倆，然而她也怕爸爸啦，沒有辦法啦。啊！靚姊，當去年寒假時，你不是病得厲害嗎？不是想見我一面嗎？媽媽帶我來見你，你蒙被啜泣，我顧不得媽媽在旁，掀開被角，剛想攬住你大哭一場，那永不踏進你房裏的老

醜婦却蹣跚着躲躲閃閃地來了，虧得媽媽早在留心，牽了我一把，否則或許那天就是你賈恨以歿——老醜婦毒蛇般的口吞下你的時候吧。那天以後，我真痛念得厲害，又從爸爸底態度上看出他因憐憫你而深含悔意，於是日夜盼望你速恢復健康，將慫恿舅母和你提出離婚，鄉間談判不成，則依法起訴。一過了年，我已十八歲了，你也二十歲了，我不像兩年前那般的沒主張，你也不像處女時期的羞怯了。舅母和媽媽，祇須你我主張一致，必很興奮。爸爸既已在悔，決不破壞我們底進行，而且事一發生，騎虎難下，爸爸必助我們成功。那不是月缺復圓的時候嗎？誰知媽媽費盡心機，才使你病輕減，你又爲了寶寶棄我去呢？啊！我不該不先將主張告訴你，如果你知道還有希望的話，或許不至於疼寶寶而不疼我吧，或許會再忍受老醜婦底咒罵，待病愈後算賬吧。然而在老醜婦底嚴加監視下，病榻中怎能有密談的機會呢？我不該在茅亭痛哭時總是孩子般的心理哪……啊！靚姊，我負你！我負你！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隔世人，天哪！

啊！靚姊，你在這裏嗎？你躲在陰影裏嗎？你還能給我摟抱一下嗎？啊！你又在哭了，你再能和我作淚珠底交換嗎？

他瘋狂地奔過陰影裏，繞車站轉了幾個圈子，忽縱身一躍，飛過了寬僅丈餘的小溪，索索地鑽進林中去。

半個月亮，仍微笑地窺向人間，看去還差不多高踞正中的地位。星星仍擠眉弄眼。牛郎織女仍隔銀河流盼着。可是東方天邊的一角，已泛魚肚白。一朵白雲，向東的一邊，突渲染了鮮紅的色彩，自東而西，漸漸由紅而紫，而作茄皮色。一對老夫婦——男的上身披着本白洋布衫，下身是青洋布褲，躡着破舊的布鞋。女的腦後盤着田螺般半白的髮髻，穿着藍布服，喘着氣奔到林中，扶起了坐在一所新塚前喃喃自語，穿着白色學生裝的一個青年。爸爸，靚姊在這裏哪！這樣的媳婦，不辱沒你啦。媽媽，她是你心愛的媳婦啦。哈哈……靚姊在笑啦。她已脫離蠢猪底關係，該是你底媳婦啦。

他瘋了。

老婦邊扶着青年，邊埋怨着老人：「都是你這老發昏的做的惡事啦……」

老人滿蘊着悔恨的神氣，拉着青年跑。青年回顧新塚：「姊姊，快來哪……」老婦對新塚大哭。

## 除夕

「咳！就准明春餓死！」榮生很使勁兒的而且敏捷

的從一張破椅子上跳下來，把手裏那柄大竹頭做的烟斗，重重的擯在對面那張油跡和垢膩粉得厚厚的飯桌上，扭着一付有些忿忿的臉，對着他底妻子說道：「快些拿出來罷！」

榮生嫂子剪刀式的坐在小凳子上，她的臉色好似用灶裏的冷灰當脂粉般抹過似的，粗且透亮，映出很奇怪的紫色的淡光，水蒸氣般嫵媚地閃着，但這不是她底先天的皮膚的屬性，而是她底內心悲哀的一種暗示，這恐怕就是她平日沉默底作用的成就吧！有時，榮生也會體會這一點，但十次却有九次是閉着眼兒的！和這回一

這是一個青年朋友底事實，他在神經恢復常態後告訴我的。

作者附註

廿三，八，四，脫稿於剡中

廣西貴縣縣中李戊金

般地。

她沒有回答，照舊是閃着奇怪的紫色的淡光，也許因為寒風底沖刮，烟灰底薰陶，却暗淡得多了，似乎祇是一抹死灰似的，她呆着臉兒向着榮生直蹶，她很想打破她沈默底態度，可是舌頭還藏在心裏，被挾得緊緊的！

「幹嗎？還想吝惜嗎？」榮生看見她這樣可笑的样子，有忿忿的下巴倒也禁不住放出一個慘苦的笑，他本不想這麼的直逼着，可是沒有法子，他完全寬不來，好像已是第二個榮生了。

「你完全沒有法子想了嗎？」她用盡了九牛二虎的氣力嘴唇邊才迸出一句話來。



「哼有！」他縮着頸兒，「誰願意將曾祖公遺下來着的！」她的臉更蒼白了！

「你得想想……」

「不用想了，快點拿出來吧！」他壓下了萬丈的火，小羔羊似的懇求道：「窮人家還想什麼產業，長頸子留得些小米粥也就運足了！何況這沒出息的……」

「不遇——」她的確沒有話說，一塊石頭沉澱在她的心裏，從隙縫迸出了甕子的聲音，好似秋天裏蘆荻的哀號，她拼命的掙扎，臉上的紫光越發暗淡，蒼白代替了心中的苦話。「當了就一直沒有望贖的日子哩！」她終於說了。

「好話好話！運氣又要給你說壞了！」他似乎探得榮生嫂子已有些意思答應了，便加上點兒味素，「你真傻，完全是一個傻子！沒有贖？難道要盡量的押嗎？夠過這年頭的使用也就算了——送這窮鬼年明春假使天老爺眼好了的話，不……是……我們就可以贖回來的呵！——你放心，一百個一千個放心！」

「放心！誰信你的話！去年那斗種呢？至今還不是按

「去年咳……就是今年的你也知道吧，我不是和你說過，唉……」他悲哀地說：「你放心吧，這回一定沒有那麼倒楣了，明年天老爺再不會患眼病的了！」真的

像榮生這麼強壯的身材，做得，喫得——這喫得苦了他一輩子——樣樣都來得，而且還勤得！然而一年來都鬧着他媽的「糧食荒」，這不能不使他詛咒天老爺患了「夜盲」的眼病的！

就今年的秋作說吧，嫩綠豆般的葉兒，初看去是多麼的可愛，一片綠色的鵝毛似的，又高大，又均勻，榮生曾經和他底妻子鬥過嘴說：「兩擔刈！」可是，鬼曉得啦，一半給白翅的小螟蟲帶走，一半鬼，穀呢，結是結上了，雖然是結得很少，不太好的葡萄似的。那知却又納了一些給風太太，剩下來的，榮生見了祇好自嘆命運！

而且，更可怕的厄運還是緊緊的跟着他，像月亮的行星一般，躲在濃厚的雲層裏，微微的映着冷眼，使你沒有捉摸的機會。譬如六月初已足足養了半年了，還是這麼苗

條兒爲着生活的鞭子撻得厲害，沒奈何賣去了，雖然價格還比買入時便宜了一半。除了那苗條兒的豬子底本銀，剩下了五塊錢。天，五塊錢供了兩箇豬的六個月的食用，還花去了一翻辛辛苦苦的心血！這是窮人家的撈子麼？咳……

還好，榮生雖然碰着的業子次次都是開倒車的，然而，幸得一年來也沒有欠過人家的債，這並不是他沒有掛上和別個窮小子那麼尺二厚的臉皮，却是紳士老爺不肯垂「他的」青！他也曾問過葉財主，黃婆子，柳二爺：「可是回回都是碰了釘子，而使他『極其痛心的』他時時這麼想：『祖公三代留下來的產業，我怎敢拿去做押底子呀！倘使失去了，一輩子也就不用想喫飯了！』是的，他們的活根兒，全種在祖公三代遺留下來的擔把種上，雖然那不見得怎麼好，可是過了豐年也就夠過日子而且綽有餘裕了。每逢他去向那些財主們借「口糧」的時候，好像同着一個心兒似的，「拿田契做押底子」這似乎有心吞佔他底產業的，不然，爲什麼老是這末一套呢？他聽了「拿田契做押底子」這一句話，利刃深深地刺着了

他底心似的。

不是嗎，你看葉財主那如蜜又如劍的口鋒，明明是注意他那塊「口糧」田的。可不是，白鴿子眼，怎麼見得慣兩窮小子有這麼一塊肥肉似的「田」呢！

「榮生，賣這塊田給你三百塊錢！」

「不，那是祖公遺留下來的！」

「祖公怎樣，三百塊錢愁做不起大事業來嗎？」

「不，我不敢……」

其實，榮生並不是沒有「慾望心」吐在那白花花的粉條兒般的三百塊錢上，無奈心胞老是小得厲害，經他底女人一會子的嘮叨便灰了心了。不過，就准榮生的心是小得如黃豆一樣，若不是榮生嫂子從旁的阻隔，也許那塊口糧田老早劃到葉財主那邊去了吧！

榮生嫂子曾經對他這樣說過：「就使窮死了，再也不准你變了這份「口業」的！」這雖是一時傷心的話，然而榮生將這句話好像錫一般穩穩地鐫在心板上。這並不是他怕他底女人，而且因爲這句話是經她底心血鍊過了，使他不得不教了大半截心腸的，確，那麼軟弱的

女人都能夠這麼喫苦，何況男子大丈夫？

況且，去年六月因為遭了特兇的「旱荒」，所以拿了那塊孤立村邊的一斗種去做押底，從黃婆子那裏借得一擔乾透的包粟回來，挨了兩個多月，纔算過了那天殺的害人的「旱荒」！但是，那裏知道，一擔包粟却犧牲了一斗種啦！那不是前車之鑒麼？他祇好銘心地抽着耳朵記住了！

經過了榮生嫂子的勸告後，他有時雖還一樣地去問——借債——可是一提起了要拿田契做押底後，便收了心了。所以一年來也沒有借過債，苦心地過着斷續的生活！

日子偷偷地從他們底嘴邊輕輕地飛快地消逝了，時代的車輪也將馳上一九三五年的軌道了，同時過年的音波也早就播滿了世界！榮生呢，麻絲般的問題把他纏得緊緊的，連嘆氣也噓不出來，他也想和人家那麼闊綽，喫四方形的肥肉，長方塊的鷄子，而且還想蒸大圓形的年糕，小貓兒般的粽子……不，他並沒有這麼貪嘴，事實上使他不得不「過年」的榮生和他底女人也曾說過，

「不過年了！」但是，完全沒有用！

穀子一粒也沒有了，米更不用說；豬鷄……這不是白晝做夢麼？而且她，都沒有心血來潮，祇好相對着無言地虛心地悶氣，可巧還沒孩子們，否則上上下下纏着吵新衫兒紅鞋子，更是嘔氣了，不過，他倆有時也怨恨自己的命運，為什麼這末久也不生個孩子！

今朝他兩口子鬧氣了。

「喂，完全絕路了啦！祇有拿田契……」他的心板上似乎還留有她底勸告底烙印，說了上截便又沉默着了，抬着頭兒，從屋隙偷看門外那怪藍的天空。

「絕路！」他女人說：「就得拿去嗎？你總應該想想祖公不知出了多少血汗纔掙得這擔把子種，傳給你底手裏，就這麼輕輕地化去，也不像人呀！」

「不過，你也曉得，現在已沒路走了！」

「……………」

她沉默了，低着頭兒，弄着衫角暗暗地啜泣。榮生也覺得那是很慘酷的事，因此也很體諒她底悲哀，雖然他自己也儘夠哭一會子。對於過年底打算，只得暫時擱置

了，不過今天已是大除夕了呀！在「不奈何」的夢一樣的焚思中，他感到十二分的寂寥，他回憶三年前的除夕，磨粉殺鷄，新晃晃的……快樂……

下午，他倆又吵嘴了，爲着過年底事。這次，榮生有點忿激了。他想隣舍那麼快樂熱鬧，自己却孤零零地，多苦惱而且，自己又是有田的，雖然不拿去拍賣了，但拿去做個押底，便可以借得多少，過年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何況祇是「押」，也不見得將來就會失去那份「口業」！於是他立定主意了，向女人要求同意，似乎她已經有些答應的意思了。

「不要緊的呀！又不是當了，他們怎能吞得去，就使明春沒有能力還債，也不過多付些利息罷了！」他說。

「唔，」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你想借多少呢？」

## 水災

炎熱的初夏，時常在颳着薰灼的南風，黃河的波浪，忽起忽伏的，兇猛的張着牠的勁。

「你看要多少？」榮生說：「我以爲十塊足夠了！」

「十塊？五塊錢過得年了吧！何必……」

「唔，唔，」榮生連連地說：「就五塊吧！」他想再吵

多點反要碰釘子了。所以五塊也好，再不然三塊也可！他這時的心情，直像一朵纔開的花兒似的……

五分鐘後，他挾着一個紙包出去了，當他踏出門口時，榮生娘子在屋裏帶着憂鬱的聲調吩咐道：

「柳二爺那裏利息低些，三分息，去那裏吧！當心不要失了啊……」

「唔，曉得！」他回頭看了一眼，便出門踉蹌地去了。

旁邊飛過一條削瘦的黑狗，擺着尾巴緊跟着他。

這時，已是黃昏的時候了。

健明

靠近在黃河岸邊的幾個小村裏，惶恐着，各個人都已拿不定主張了。

過了兩天，水漲得特別利害，麥苗是青青的，高度尚不及三分之一的樣子，忙着的田地裏的耕夫們，皺着眉頭，一鋪一鋪的割了枯萎的麥苗。

不到兩天的工夫，黃河果然開了口子，自五月七日，到十日，洶洶的水，驟然的來了，肥沃的田間，濕濕的在流着，鄉土的村落，儼然變做水上世界。

這時，也就是這樣一種光景。太陽剛落了山，天還沒斷黑，禾場上正是很好納涼的時候，可是這時竟然寥寥無人，只聽得不時有「吱！噹！」的船聲傳過來，聲音裏彷彿包藏着無數人們的絕望歎息。已竟到了六十高齡的榮光爺，叨着旱烟管，獨自坐在門前，凝神的聽着聲音。偶然抬起了頭，向天空中望一眼，不禁充滿了感慨的，把煙灰敲了，向着坐在旁邊的隔鄰朱三孀說：

「唉！這種年景，真是要咱種田人的命！」

朱三孀正在紮鞋底，只把針尖在頭髮裏磨了兩下，並不作聲，而在另一旁邊的一位出名嘴碎的清和嫂，忍耐不住了。

「是呀！榮光爺，你是老人家了，比我們年輕人見得

多聽得多，像今年這種年景，不曉得從前曾有過？我只記得小時候會碰到過一次漲水，這事離開現在好像已經有二十年了。」

榮光爺咳嗽了一聲，吐了口濃痰在地上，隨即便用脚踏去了說：

「哼！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那次遭水那能及得上今年！今年像今年這種水害，我活一輩子了，還沒有見過。」

清和嫂忍不住吐了吐舌頭，咕噥着說：

「不曉得今年黃水又開了口，但願龍王爺保佑，快將兒把水趕走吧！」

暫時大家都沉默着不說話，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風吹得更涼，遠處送來的船聲也更清楚。黑雲層層的佈滿在天空，將很昏黃模糊的水，混合做漆黑的一團。

這時，榮光爺的那座高宅子上，點了一盞保險的玻璃燈，已充滿了納涼的人，不時來了一隻船，咯吱咯吱的划到宅邊時，原來是清和嫂的男人清和，因為他往城裏打聽水信，所以來得這麼晚。清和嫂一看是他男人來了，連忙站起來，把凳讓給她男人坐。清和且不坐下，他愁着

面孔很驚訝的向宅上人說：

「你們在這裏乘風涼，倒蠻快活，可曉得城裏已經鬧翻了？」

「城裏怎麼樣？」榮光爺忍不住的問了。他這問話簡直可以代表宅子上全體人的心理，因為這時大家的眼光正都注意在清和臉上，眼光裏差不多帶得有探詢的意思。

「唉！不好了，黃河的水，出了槽已竟三天，還是很洶湧的漲着，可是這還不要緊，幸虧水沒跑到宅子上，我來時聽到城裏的一個信河北省石家莊的口子又開了。」

「有這樣的事嗎？」納涼的人們不禁都身上發戰起來了。

「唔！你也曾聽得說，水來了之後，咱們這裏能怎麼樣呢？」榮光爺撚了撚鬚鬚，賣老地說。好像不論什麼人，都沒有他知道得多。

「據別人說，來了之後，最少可有八尺高水，揀咱這院裏的高宅子，恐怕也要蒙上了吧？」清和鄭重着面孔，低低地說道。

「假使水要來了以後，咱這院裏又沒有一隻船，怎麼能夠搬運家具呢？」坐在清和右側的景昌伯母，很不高興的說道。

「不要緊，我爲了上水，覓工人剛剛排好一隻新船哩！」榮光爺說時雖然安穩的，但是已失了平常無事的態度。

風仍是颯颯的颳着，牛毛似的細雨，蕭蕭的下，天空中的烏雲，停止着不動，河裏的水，淙淙有聲。

次日，水果然來到了。站在荒蕪乾癟的破堤上，往北一望，洶洶的怒浪，忽起忽伏的，有五尺多高。大家的農具，工具，飄泊的遍地都是，甚至於沒有高宅子的屋蓋，也被掀去了。榮光爺的高宅子上，已蠕蠕的爬的幾乎沒有隙地了。一刻鐘的工夫，這高宅子已存了一尺深水。榮光爺的高宅子，在十拉八個莊比較起來，算是最高的，竟有一尺深水，往四周一看呢？茫茫無際的，水天相連，田地裏除掉高的楊樹和柳樹以及有宅子的屋頂外，其餘都沒有乾地了，這時的榮光爺，也站不着勁。

「景明南屋裏放着一隻新船，已經飄了起來。咱假

設要把家具，梁食等，弄到屋頂上，誰敢斷定水長到怎樣的地步呢？走吧？用這隻船，有上五六趟，滿可以使咱這家具運了到東堤上，現在這水剛到堤的一半，咱挪到那兒去，比這裏保險得多呵！」低低的和他的兩個兒子——景明，景順，說。

「東堤上沒有咱的房子，到那裏去，難道就住在天漫空的麼？」景明表現出愁悶詢出路的難色。

「不要緊，前幾天剛買了四張新蓆，搭上蓆棚，也可以代替屋子哩！」景明的母親蹲在當院裏的門上，露出有把握的計劃來。

同時榮光爺的兩個兒媳婦及小孩子們，感覺到各種的不方便，都參雜着說：

「走上大堤！」於是一家子人，徵求了大多數的同意，就開始搬家了。

頭一趟先運出去人，挨次的搬運東西，自早晨起，直到晌午，才完了。

榮光爺到了堤上，手忙腳亂的搭好了兩個蓆棚，共同才得休息的處所。

光陰荏苒，轉眼間已是三天了，可是因時事的倉卒，榮光爺却忘了住在平地裏的景昌伯母家。

提起景昌伯母，很是叫人十二分的可憐。她外頭死了一年了，只剩下她和她的七歲的真兒，度着清寒的家境。這時，她娘倆坐自己的堂屋頂上，那水幾乎要和屋簷齊着，她們已經三天沒得着飯吃，悄然的流涕。

「娘！我餓啦！吃飯吧！……」真兒說這時，口裏已竟咽鳴起來，壯子裏像響雷般的叫，臉兒也削瘦了，顯然露着高大的顴骨，眼眶裏也含着濕潤的淚珠。

「真這樣大的水，穀米柴草，都淹沒了，上那裏去再做飯吃呢？」

「……」

「不過也有一個出路，如果能辦得到，也許咱娘倆個餓不死哩！」

「什麼出路呢？」

「你的榮光爺家裏，有一隻新船，現在他已經把家眷搬上東堤上，咱在這兒喊他幾聲，他應了，就有出路！」

說罷，挺起身來站在屋頂上，對着被樹木遮蔽着的大堤，

嘶着喉嚨的喊。

「榮光爺撐過船來！」

「榮光叔撐過船來！」

「……」

「……」

喊得她倆的嗓子啞了，但離的東大堤有一里半地之遠，餓的聲音又低，喊了半天，也沒有一人答應。

清和正在屋頂上搬東西，雖然和景昌伯母家相隔着幾家人家，却也聽到連續不斷的呼求聲，知道是景昌伯母。

「景昌伯母！妳是喊榮光爺的船不是？」清和往西扭着臉，用了不高不低的聲音問。

「是呀！清和！你快生法子來救俺娘倆吧！」景昌伯

母似乎有什麼盼望似的，發出哀求的慘聲。

「好！我給恁把他的船喊過來！」

於是清和用兩隻手叉着腰，竭力的高呼着：

「榮光爺撐船來……」放大了嗓子喊了幾聲。

「去別喊啦！聽見了！」榮光爺叫着他的二兒景順

上了船，努力的撐了幾篙，匆匆的飄泊到她的家。

船已靠近了屋簷，真兒歡天喜地的似乎像得了活

命似的，眼望着船，咚的一跳，失了脚，掉入水裏去了。

「快子……用篙挑出來……」景順拿着篙，手足

無所措的撈了兩下，並沒撈著，霎時間，屍已順着水，飄飄

的往南流去。

這時的景昌伯母，正在篩着糠，見了屍浮在水面，啞

啞一聲，倒在船艙裏，昏過去了。

## 逃 荒

邵冠華

跑，逃，像火山在噴着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號正十二時，天熱得異常。一連二千多畝的田土露了罅縫，深黃的如病了的



老婦的頰把上的顏色。

一棵老柳樹，在田畝的東梢站着，喘了氣似的脫着衣，流汗。

風是有一些在吹，吹到樹梢上，樹葉沒有動。

忽地從××城邊震起一羣聲音，咆哮地，煩噪地，城角像在搖了，像衰頹地倒下似的。細聽却沒有什麼，除了一串連續的生硬的哭聲在熱波裏震蕩過來。

接着一堆又像一細裹着紅布白布的西瓜大小的頭在城門口跌出來。

一百個——二百個——二百五十個又像數不盡的憔悴的軀殼托着一樣憔悴的頭擁出來，破舊的城廓上的一塊缺了一角的黃石，破嘴似的隨着多量的力的推移，冰一樣沉重地又很自然的落到前排的一人的西瓜也似的東西上。

「痛——痛——誰你娘，擠擠！」負痛者摸着頭，喘氣地。

「衝衝衝誰能管得誰，誰都要活命的！」一羣後進者說。

「衝衝衝！」

沒有擠死了任何一個，一個一個的衝出了城門。城門是沉默的，然而右邊的黑門上也映出汗影。

馱着破布包，比前清官吏的印包大而重得多了；然而人羣中誰都担得起重量似的喘氣地跑。

雜亂的步聲火山似的爆發。『逃命啊逃命啊』的聲浪掛在各個人的嘴上，千萬條火龍似的熱氣衝向田畝上，想炸碎了這個世界。

老的，小的，男的，女的，誰都沒有心情顧慮到除了自己以外的人之前途，奮勇地含有希望似的向前衝。

衝

衝——數百個人的是一樣的動作着。

然而看到那直線似的又像方檯似的熱氣澆成的方田，各個人的心是一樣地疲倦起來，脚步也隨之而慢起來。

「多熱，又餓，怎樣跑，三十里路程！」

「不跑，又怎樣熱死在中途！」

「跑，當然要跑，中暑呢？」

「不跑有什麼不跑的办法呢！」

「跑，除了跑，祇有死！」

「跑——跑——跑！」

粗暴的音是這樣繼續地響着，響得像銅鑼，含糊地聽，像是整齊的，然而走近地聽，好像是在這煩噪的人羣中吐出煩噪的幾行的鈴聲。那含有架了千斤担子的驢背的重量的震動地使人頭痛。誰聽了，誰的心便添了煩悶。誰也不會很正確地辨別出這些聲音是由「誰們」的嘴裏噴出來的。

軍隊似的重的草鞋的步履碰在乾硬的狹小的路上，發出像木棍敲着土牆，蔓延在一里路的面積上。

一羣人是這樣的走着。

走了半小時了，乾硬的小路還沒有給他們走完，一個黑煙籠罩着似的山谷現在他們眼前了。枯萎的黃草斜輪在他們走過了的山澗邊，回頭看，澗裏沒有一點水。澗裏的罅隙大得可以插進中等的蘆葦，澗邊的塵灰一粒一粒的像黑珠似的立着。

「怎樣好呢？天旱得像今天，這是我出世以來第一次看到的，世界上真像沒有河似的？」

「是的，誰說不是俺們真是註定磨苦了的！」

「如果再是這樣的，天不下雨，我們前進的希望也是徒然的。」

「管他媽，前進是總需前進的，雖則前進不一定就是什麼希望。」

「是——前進——前進！」

話是斷續地在不同的嘴裏發出，看過去，嘴是有五張前後地動着。聲音是從熱氣裏透了出來，然而誰都不會辨別出某句話是某個人嘴邊滑出的。

刮過一陣風，灰塵就硬僵地飛了起來，撲到前衝的幾個人的臉上，和臉上的汗珠貼了一下，很快地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受劫者們叫了一片聲「痛」！被太陽曬黑了的臉上像添了幾個黑斑。

他們一羣人在熱氣蓋滿的路上走。

天上沒有一片雲，天空紅得像火燒。平野上的不齊整的老松樹上的毛虫隨着熱的燻炙，無聲地墮下，灰暗

地。

城的老影漸漸地消失了，沉重地映在他們眼前的是破了的饅頭似的荒墳。在上面，栽了的矮樹折枝地躺着，無光。祇有帶着臭味的黑氣衝過來。

「呀——是什麼臭味！」

「是死人骨子裏發出來的，多麼臭！」

「呀——臭死了！」前衝隊裏倒了一個。

「快——不好了！」行軍散？（註一）

「是！」中隊裏有一個人拿了一個手指大小的瓦瓶走前一步，急忙地開了瓶，依到倒在地上的人之鼻尖上去。

「唔，真難過，好香，好味道！」人站了起來，半睡眠地。

「唔，聖藥，好藥，好了，謝謝你，先生！」站得更直些說着。

「不要謝，都是落難人！」藥瓶的主人退了三步，排到中隊裏去。

一羣人繼續地走前去。

前面臥着一條乾着向天的「河」，二隻黑狗捲起了尾把在隊邊衝到走過了荒墳上去。

### 逃荒老來了

「不好了，逃荒老來了，（註二）爸爸！」一個翹起二枝短辮子的小孩驚慌着。

「什麼，乖，有逃荒的？」八字鬚子的矮的中年人問。

「什麼，逃荒老來了？」伙計模樣的小後生問。

亭子間大小的店門開着，買油的老農夫把油潑在青布短褂上，嚇了一跳。

「逃荒的！」它把布袖揩那落在身上的油漬。

「唔，阿明說的。」矮個子答，指着那小孩。

「衝——衝——丟你娘！」聲音在店門的東邊雜亂起來，亂如麻。向西丟。粗暴的咆哮的帶哭的像一堆鐵片落在地上的震耳，人和足是跟着來了。男的，有鬚的，短鬚的，虎鬚的，無鬚的，瘦黃的，短褂同樣的披在各人的汗的背上。黃的，白的，藍色的，藍色的，藍色的都馱着包……女的，也是短褂裹着的，比較的長些。胖的，瘦的，憔悴的，煩悶的，沒有風騷，沒有溫柔，都馱着包。都有共有力的煥發的姿態……先後地像一陣風很快地現在面前了。

『丟他媽，老子們是××城來的。俺們縣裏是荒年，要請你們發些米，曉得？』一羣人齊聲地說，像天空起了一個雷，五、六百隻眼睛釘在矮商人的臉上，如怒，如勸，如哭，如恨，矮商人臉上的橫肉在顫抖着。

一切的情緒在緊張着。

『你們的意思是很正確的，然而我們也是受了旱災，收成是一二分罷。一個月以前想來，現在是絕望。你看附近的河裏有一些水麼？』矮商人憤慨地說。

『不要過分講客氣！天下人是有耳朵的。在今年咱們縣裏的全荒是大家知道的。河向天，粥也吃不成。你們總要比較的好些，是不是？』羣衆的口氣。

『實在沒辦法，先生們！你看天下都是旱荒，經濟窘得異常。小號自早晨開門到現在，已經七個鐘點了。簡直沒有人來請教，除了這一個老農人來買了四兩油。照此，怎樣來維持？還不是關門大吉！吃粥的希望也許要落空。何況是……』

『不要多說話，到底肯不肯？』一堆的聲音先後地發出，像炸了的千萬個大爆竹。

『……』

『管它媽，讓俺們來搜一搜！』

『那不行！』

『放屁，搜阿三，張六，老二，中國人，中國人真不行！』

『那不行，白天搶劫！』

手要去攔當，可是二隻手實在敵不過二百多隻手。然而心是不甘的，二隻手下意識地去攔。

一個拳在二百多隻裏飛起，飛到矮人的左手上，『碰』的一聲響，矮人的身子與手掌同時墮地。

『你們搶，好好，好好！』躺在地上還要叫。

二擔白糯米由六隻手的運力自內室裏托到店門口。

大笑的聲音鐵鈴樣震一下。

『對不起，我們實在太餓了。靠你先生的福！』鐵絲變成了銅絲聲音突然的輟了下去。

一陣熱風吹到店門的半新的白布簾上，人影隨着聲音漸漸消失了。

## 公安局裏的悲劇

一所六間門面開闊的平屋。門前左右二邊的牆壁上塗滿了藍灰粉，門是木板的。新的黑油漆剛才塗上，層層的均勻地堆着，反映出舊銅片的顏色。

門上繡着「天下爲公」四字，右邊的靠着門的牆上掛着一塊二尺長的棟木牌，牌上是「趙體」寫的「××縣公安局第一分局」十個行書字。

二扇門是端莊地開着，二個站警持着槍佛像似的站着，看着來往的行人。

門前的二株蒼老的松樹在熱風裏搖着葉子。

時候是下午五點二十分，門前忽地熱鬧起來了。

人聲，人聲，行人的脚，行人的脚，一隻，二隻……

十隻……五十，一切都雜亂着，如熱湯上沸騰着的水。

『看啊——搶米的！』小孩子的聲音。

『唔——搶米的被捉住了！』老年人的聲音。

『啊，這些人被打死了！』中年女人的聲音。

一切都雜亂着，喧鬧着，緊張着。

人是三個——阿三、張六、老二——被小孩子足指

樣粗的麻繩捆着；拖着走的是穿着藍布軍服的六個高大個子的人。這三個搶劫者像是鳥之獲劫物似的被拖着，足不點地地帶着走，像能飛的蛇飛也似的架了進去，看熱鬧的行人也跟着走進去。

足步像小石子打在地上般響，犯人、軍警，看熱鬧的直線似的擠進第二重門。

坐在圓椅上的的是局長王××。穿着嶄新的中山裝，權威似的凝視着，半尺長的短鬚，在鼻下翹着。站在旁面的一位中年書記也莊嚴地站着，像在期待什麼似的。

掛在壁上的鐘敲着六下。

犯人們是被牽到前面，伏在地下。

『你叫什麼名字？』局長問，手指着犯人中的一個。

『我叫張六，局長！』

『你叫什麼名字？』局長指着另一個問。

『我叫阿三！』

『唔，姓什麼？』

『姓田』

「你叫什麼？」

「我叫黃老二。」

「唔……」

局長的眼角向書記身上一飄，書記遂即拿筆記在紙上。

「那末——唔，是你們搶吳家的米？」

「是！」三人齊聲地答。

「爲什麼搶？」

「因爲沒有飯吃。」

「怎樣搶的？」

「局長，我們因爲××縣是天旱，粒子一粒不會有收。聽說你們鎮上是有錢的多，便想來借一點米，挨了幾天，恰切走到了鎮前，耳朵聽到那商店是富饒的，順便走過去！」

「向那店主問一聲，數目是很少，不過想借二斗，他不肯，還嘲笑我們。一時興起，便走進去搶了二擔！」

「唔，怎樣能夠搶？難道沒有別的辦法麼？何況這店主給你們打傷了，是不是？」

「辦法是沒有的。我們天天勞苦地工作着，結果是挨着餓。人是勢利的，要向他們借，簡直是不肯！」

「那——你們倒底打傷了他沒有？他來告訴過！」

「那沒有，天曉得，他想打我們，然而又攔不住我們，

跌一交是有的。」

「唔……」

「……」

「你們知道犯法麼？」

「犯法是知道的，然而不搶就祇有死。」

「你們知道我們政府是不允許你們犯法麼？」

「知道的，然而他們希望我們這些勤苦的農民餓死麼？」

「法。」

「當然不希望，他們當然能夠想出救濟你們的辦法。」

「唔……」

「唔……」

局長的眼角又飄向書記一眼，書記更快地記下去。

「你們做的事情，要知道是犯法的事情，然而你們

的苦況是值得相當憐惜；然而「法令」是最要知道——」

「唉，姑念你們是無知的農民，這是第一次——軍禁們拿木棍來，每個打五十棍，就算了事！」

「是……」二個短衣的掛着銅牌的人應了一聲走進來，手提着白楊做成的木棍。

犯人們無力地伏低下去，像羔羊似的想鑽進地裏去，然而地是沒有洞。

木棍是沉重地，連續地，按次地在各個人的臀部上擊着，聲音像稻桿擊在稻牀上，約有十分鐘。

### 逃到何處去

帶了傷痛的六條腿子在小市鎮上劃着，小石子碰到草鞋底異樣地加了苦痛。在雜亂的人羣之嘲笑聲裏，走到郊外，尋到了躲在牆邊的患難中的一羣伴侶。

喜悅突然地在一羣黧黑的臉上發出光，伴侶們都站了起來問：

「怎樣？」

「沒有什麼，不過每個人的臀部上加上五十木棍的烙印。」

「腿子痛麼？」

「有些兒。」

「那沒有什麼，我們走罷！」前隊裏的人發出號令。「是的，向前走。我們總得走到可以吃飯的地方！」

伴侶們附和着。

人羣是興奮地向着西面走。

夜是朦朧着，在依稀的路旁的農家的菜油燈反射下，看到躺着的枯渴的戽水器，和小販藍子裏的隔天賣不掉的便宜的茶食。

人羣是流汗地向前走。

「唉，腿痛，走不動了！」張六狂叫着。

「那沒關，小狗子（註三）背了他走！」前隊發出聲音，叫着中隊裏的一個人名。

「是！」汗的膀子在破褂露了出來，走前一步，像提嬰兒似的，把張六馱在他背上，人羣是繼續地向前進。

步子是激昂地在硬的泥土上踏着，汗水是在各個人的背心上流下，沒有狂呼，祇有沉默。沉默地在不知名的路上走着，在一小時內，竟走了十里路。

一陣夏夜的風吹過去，幾點疏星像突然地發出淡的光亮。照出這一羣患難人的步履，像蛇走路一樣的向前走；同時照耀出前一二十里路之內，除了熱氣在籠罩着，村莊和煙是同樣看不見。希望的路仍是遼遠的。

一九三五，四，五〇。

註一——藥名，夏天行旅人都帶着，約二毛錢一瓶。

註二——即逃死者。

註三——與不要緊同義。

## 終於這樣別了

朝義

元宵節的晚上，月亮高掛在天空。晶瑩的光照澈大地，山田圍好像繫上了一重微霜。村舍中突出的樹梢和溪畔的垂楊，正顯示着牠妖冶迷人的景色。一灣眉黛似的青山，像橫躺在美人的臉上一樣，更添了幾分矚目。星光倏着，倏着，這境界越覺幽清。

春寒料峭，在這樣幽清的夜裏，誰也會生起茫茫之感。這時，我站在門檻，望着星月。靜薇坐在粧台旁，悶悶地沉思，一聲不響。我只望着青天，望着大地，望着四處的薄霧清烟。

房裏寂靜了許久之後，靜薇抬起頭來，悠然地問我：

「真的不能再多候幾天嗎？」

「……」我依舊也是一聲不響，只轉過兩眼悄然地看着她。

「你真的不能再多候幾天嗎？」又重複一句，聲音却有些顫抖了。

我心裏忽然感到酸痛，難過。我悄悄地走近她的身旁，但剛要說的話，忽地又不知說些什麼，終於咽住了。

「你真的不能再多候幾天才跑嗎？」真的帶着悽楚的哭聲。

「何必多候幾天呢，多候幾天不是一樣嗎？橫豎是



要別離的。』我從壓迫着的心坎中流露出這幾句話來。她更加酸楚了，伏在案上嗚嗚咽咽地哭。

壁上的時鐘已敲着十一下了。四處的人聲在這淒清的寒夜中消沉下去。窗外的月光，却被一片烏雲遮蓋着，不似先前的皓潔晶瑩。

我們默默地坐在黯淡欲滅的燈前，悠悠啜泣。回想着過去，悵望着將來。心頭像鉛一般重的東西壓着，吸呼短促，一切都不比平時。

『你這一去，究竟要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的呢？』她又抬起頭來，很誠熱的問着我。

『這個倒不一定，一個人飄泊在外鄉，誰能預料到他將來的命運呢？不過有時我可以回來看看你的。』

『爲什麼不一定呢？暑假不可以回來嗎？』她好像不滿意我的話似的。

『暑假恐怕不能回來的。總之，今年一定再回來一次啦！』

『……』眼淚汪汪的像小孩哭時一般的可憐了。『也沒有辦法呵！你該爲我的前途着想——我們

又不致不能相會的。』

『我……我……』

一種悠長的啜泣的聲音，在小小的臥室內斷斷續續的蕩漾。夜已深，我看她的臉上浮着一種疲倦不似疲倦，哭泣不似哭泣的狀態，於是我吹滅了燈，把她抱上牀睡了。

因爲晚上睡得太遲，哭得太疲倦，而且今天又要別離的緣故，所以不大願意一早就起身。

待到母親來敲門的時候，才懶洋洋地起來。修洗完畢，走出房門不幾步就遇着母親。母親笑着對我說：

『要出門的人，怎麼起得這樣遲，你看太陽不是起來了嗎？』

『我們因爲晚上睡得遲些了。媽媽，船預備好了沒有？』

『已經預備好了。你快的吃飯，我叫人把你的行李搬下去。』

我離了母親去吃飯。我們同桌吃飯的人有四個：——

「父親，哥哥，弟弟和我吃的時候，我們一句話都沒有說，然而這不能說是悲哀，也不能說是快樂，不過實際上，我們中間，各有各的意思，各有各的情緒罷了。末後，父親最後一盤飯吃完了，他就開始問我：

「誠，你要去上海，那麼，那需要多少錢？」父親說着，張大了眼，緊緊的向着我。我這時捧着飯盤吃飯，一時答應不出來。

「這次先拿一百五十塊，以後差欠，再寫信給爸爸知。」我有點吞吞吐吐說不下去的樣子。

「一百五十塊，以後還要差欠？」父親這樣反問着，態度變得很凜然可怕。

「大學該是這麼多的。膳費，學費，宿費和這次的路費是不一定會夠用的。」

「那麼，你見得澄波拿了六十元就可以讀書嗎？就可以夠用了嗎？」

「那是不同的……」

「有什麼不同，你應該比他闊綽些嗎？」

「不是這麼說。爸爸，澄波是預備入什麼短期學校

的。這種學校只消讀他三四個月就畢業了。學費也免，膳費也免，宿費也免，不但一切都免了，聽說還有津貼哩。可是大學就不是這樣了。」

「那你不可以進這樣的學校嗎？」

「這種學校是沒有什麼實際的。畢業後，又不一定有事情做。」

「大學就有事嗎？現在許多畢了業的大學生，都是坐在家裏閒着沒事做！」

這時我們都離飯桌了。然而父親的話，却像長江的水滔滔不絕，恰巧母親也來了。母親因為把我的行為搬落船後，意思是來催我下船去的，可是她看着父親那種

可怕的形容，她終於咽住了。一會兒父親說：

「像你這樣只會拿錢化，除非我們有銀山才有法子。一百五十塊，還不夠用，這麼許多，你試想跟什麼地方

找得來呢？」

「我以前就叫你不要讀書，你偏要讀，讀後又沒有本事掙半文錢給我看看。古人說「有錢落草草會青，」

但是我丟掉許多錢，從不見長出一條青草來！」

「你聽我的話，你就打消了去讀書的念頭，來給我幫助一幫助，你是讀過書的人，你總曉得什麼是孝……」  
「哼，我老了，我是這麼多病的，但你會替我嘗一嘗湯藥嗎？不會呀！」

「你說你只要多讀一兩年就停下了，這種騙人的話，只好騙自己，你能騙得我嗎？從前在中學，你不就是一年騙過一年嗎？你現在又要騙我了，是不是？」

「……」  
父親把教訓兒子的話說完了，他的眼睛即時移向母親身上去。母親一句話都不會說出，而我却觸了電似的。

「好，不要緊，爸爸……」我說到這裏，心一酸，說不下去了，然而我要說什麼呢？我還有什麼說呀！還是怨自己的不長進吧。

我馬上離開了他們，一直跑進女人的房裏，她依然坐在那兒默想，形容憔悴極了。她見我進來，便抬起頭，驚奇極了。

「呵，怎麼你又哭了嗎？」說着站起來，「是不是發用，你就通通拿去吧。」

生了什麼事？」

我一句都應答不出，畢竟又是哭着。她好像知道我們的事似的，憤憤地說：

「不要去了，讀書這麼樣悽慘……」

同我一樣可憐的她，到了這關頭，不能不悲傷，不能不跟着哭起來了。

這時母親又來了，嫂嫂，幾個隣居的同靜薇要好的姊妹也來了，她們勸慰我們之後，又說了父親一方不是的話。然而我們不因她們的安慰而減去悲哀，更不因此而忘掉早間的悽楚。

她們跑了，靜薇拭乾眼淚，慇懃而悲切的向我說：

「那你還想去不去呢？」

「……」

「……」

「爲什麼……」我幾乎又哭了起來，然而她接着

「我這裏還有幾十塊大洋，橫豎放着也沒有什麼

她說着就從抽屜裏取出一個紙匣來，打開了匣蓋，拿出了幾十塊雪白的大洋遞給我。可是，我怎麼忍心接受呢？我活到這麼大的歲數，還不能養活她，倒要把她的私蓄拿來用，雖然她不會有絲毫的怨恨。

我感到悲慘而傷心了。我兩手垂着，眼光釘着她。

她彷彿有些急迫了，悲抑的問我：

『怎麼，你不願意受嗎？』

『不是，然而靜薇，我怎好用到你的私蓄上去呢？你看你的衣服不是很破舊了嗎？你……你把銀子留下裁新衣穿吧！』

『現在還想穿新衣嗎？你拿去吧，你不拿去我倒難過了！』

慚愧得很，我接過先塞進衣袋後，和她接了一個吻，我們就此離別了！

我從家裏出來，垂頭喪氣地踱至溪邊。這時紅日高昇，溪畔的紅光非常秀麗，隔岸的山上還籠罩着薄薄的寒烟，村舍是若隱若現的。

母親來送行，同時說了許多勸慰我的話。

『誠，到上海就要寫信回安我的心。知嗎？銀項事，待他性落了，就會寄去的。』

『在外面最切要的是保重身體，你要知你是多病的呵！』

『暑假你一定要回來呵！』

船開了，駛行差不多一里，隱約中我還看見母親在探首望着。然而一會兒，母親的影子和故鄉的明媚的風光，却被一些樹木遮閉着了。

『故鄉呵，親愛的故鄉呵！我們別了！父親呵，母親呵，我的女人呵，我們也別了！』

我站在船頭對着故鄉作這樣的深思。

船行一日，好容易到了全城，我因明天要趁早輪，所以就這城外停泊了，江水起了漣漪，洶洶的把停泊着的小船蕩動；本來清碧的山色湖光，因為映着了落日的紅暉和天上的晚霞的反映，變成了橙黃色。幾個歸林的鴉雀吱吱的掠江飛過，我不免又湧起了異鄉飄泊的愁懷。

吃了晚飯後，月亮從奇山昇起來，城外江頭的景緻，

頓成了清淡的，潔白的。我獨坐船頭靜悄悄的望着晶瑩的皓月，前晚的情景又在眼前了。

## 梅姑娘

麗青

一個深秋時候的黃昏。

街市依舊是熱鬧的，天已經漸漸黑暗了，到處是燈光，店舖裏就像白天一樣的光亮；男的如潮水一般，在那裏面進出，笑聲從酒樓裏散出來，還有一些女孩子，的歌聲跟着大鼓胡琴的調子在顫動，一輛一輛的汽車在東安市場的門前停住了。

許多年輕人的心，被這熱鬧的聲音引誘着，他們挨進了夜市的門，衣香鬢影，到處是紅的唇，長的眉，會說話的眼睛，笑，樂，今宵好像在開夜歡會，幾家咖啡館，幾乎沒有了立腳的空隙地。

當發現自家兩隻腳被擠進一間彈子房的時候，白衣的侍者殷勤地送上了一條熱烘烘的白毛巾，美麗的女招待遞過球桿，深綠呢長方形的檯子上，滾着四個紅色和白色的球，圓圓的發着光，周圍的女招待個個用俏

皮的目光瞟着每個客人的臉上。

這時，沉默充滿了空氣溫柔的球房，祇聽到一些輕微的笑聲和球與球相撞的聲音的合奏。

在另一角裏突然飛來一個嬌憨的臉向我微笑，長長的睫毛，圓圓的眼睛，兩片薄薄的櫻唇，還是那麼含情地，是一個十分熟悉的臉，記憶的火焰漸漸地上升，使我直撲到那張臉的輪廓，想在那上面去找尋自己過去的淒迷事跡似的，我對着她發了一聲殘餘的笑，可是立刻不能想起這模糊的名字——她是誰？

「張先生，您什麼時候來北平的，近來還作畫嗎？」

是這麼清脆地柔婉地聲音在我耳朵的裏顫蕩。

「我我也忘記了，大約是一星期前來北平的。」

這並不是我故意的一句誑話，實在是那時候被這個熟悉的臉迷住了自己的腦子。

她的身子慢慢挨近了我這邊來，於是我的視線也漸漸地移到別處。

一對明亮的黑眼珠閃爍地又緊緊逼着我。

★ ★ ★

她是我好些年以前在××胡同住時，同院的一個人家的女兒，那時她不過十四五歲的光景，兩條小辮子上一邊繫了個大紅的綢結，每天當我狼狽地在油蹟和顏色堆中疲倦地挾了畫具歸來，她總是笑嘻嘻地瞅着我，彼此間相互望一望，從沒有談過一句話，她的手上老是抱着一隻小白貓，每天在院子裏做事也是那個小白貓陪着，一天的事總是不斷的，是個很能操作的小姑娘。常常從她屋子裏面走出個濃裝艷抹的女人，雖然是徐娘半老，但舉動和笑渦依然留着些動人的風韻，她和這小姑娘是一對相依爲命的母女。

後來，終於給了我一個和她談話的機會。

一天的傍晚，乘她不在院子的時候，我捉住了那隻小白貓，她就爲着她的小伴侶跑到了我的屋子裏，不斷地和我談着。因此我才知道她是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

就是她爸爸姓什麼，她也不清楚，她媽每天打扮得那麼好看出去，她也不知道爲什麼，祇知道她媽是出去掙錢回來吃飯。

她的名字叫梅姑娘。

從這一天以後，她媽出去了，她就到我屋子裏來，讓我替她畫像，她也能認識不少的字，能唱幾支好聽的歌和時曲，但總是那麼嬌憨，天真，一雙烏黑的眼珠裏射出兩道聖潔的光來，一塊未經磨琢的無瑕的白玉，的確，這個聰明可愛的小姑娘，佔住過我那時靈魂的一角。

「張先生，這間屋子也不知租過了多少人，總是不到一個月就搬走，還算您住得久哩。」

「像北屋的那家人，大約又要搬了，他們說這院子裏不大干淨，什麼有暗娼，我真不懂。」

「張先生，我碰到的一些人，除了媽，只真有您對我好。」

「您不會再回上海去吧？我是不願意您離開我們這個院子的。」

「我媽說您是個沒有錢的年輕油漆匠，不讓我常

到您屋子裏來，我真不懂得您畫了這玩意兒幹什麼用？張先生，這個是不是也能賣錢哩？」

她向我說過許多許多使我興奮和頹喪的天真話。記得，在每個淡黃色的燈光下，殷勤嬌柔的她，時常把小鳥依人的身子挨緊了我的肩膀，我可以看她那雙充滿着無限熱情的眼睛。

再當她姍姍地離開我的屋子以後，立刻我的四週就會沉寂得可怕起來，茫茫的白壁和窗子上都留下有她窈窕的身影。

初戀的火交織了我那時年青的心，我整個的一切好像爲了她而存在，沒有再想到別的一切，被這天真少女紛擾得不能安靜，如果有一天不看到她那嬌憨的臉，失神似的，就像一張晴天的野外寫生未畫成功，怕黑雲來一樣，說不出那種無聊掃興的惆悵。

在溫柔氣息裏住了半年的光景，一種意料間的事實，讓我逃避了她。

某一個夜裏，我從夢裏醒來，院子外面的風呼呼颯颯得直響，樹葉子沙沙地，隔壁送過來一些狂歡的笑聲，男

的女的夾雜得格外零亂，聲音很細微地聽不出來，我被這異樣的情形從牀上趕了起來，好奇地偷偷走到梅姑娘她們屋子的附近處，燈光依然很亮的，映現出窗的裏面幢幢黑影，悲劇的主角，就是梅姑娘。

從這一夜以後，我像負了一件莫可言喻的罪惡似的，病了幾天，精神上無聊的單戀，是何等的傻。

當時爲什麼不跑到她屋子裏去緊緊摟住她，凡是向她欺侮的人，怎不一個個拿手鎗打死？

嘿！一個賣淫婦的女兒，能懂得什麼是叫愛情哩。

陽光漸漸地向西沉，胡同裏靜寂得像古井一般，枯黃的葉子一片片散落在人的身上和臉上，這麼個黃昏，便是我提着我的行囊向這院子告別的時候。

大門口停住了一輛新式的汽車，從車裏下來一位漂亮的麗人，後面跟着下來一個紳士模樣的中年男子，頭上刷得特別亮，口裏啣着一支雪茄烟，兩隻色情狂的眼睛，像鼠子似的在我的破皮鞋和污濁的畫服上溜了幾轉。

「梅姑娘！」這三個字很迅速地從我口邊流了出

來。

她依然用了那麼美麗的眼睛死勁瞟了我一下，沒有了天真，裏面只含蓄了無限隱哀的淚水在發光。

她媽堆了滿臉的笑，也朝着我瞪了一個白眼。

那男人露了一副驕傲的臉色，目光炯炯地落在我和她的身上。

她漸漸把頭低了下去，漲紅了臉，姍姍地進去了。

大門口汽車的喇叭烏烏在響，那狂吼的聲音，似乎在向我示威。

我沉痛的心靈裏暗暗地說：

『姑娘，珍重吧！你的前途我是決不會驚擾你的。』

★

★

★

生活的鞭撻，又把我趕到煙霧迷疑的上海住了幾年，在人海中增加過更深的創痛，額上也印刻了不少的

縐紋，梅姑娘的印象也從此而模糊了。

在沉寂的沙漠般的舊地又與梅姑娘意外地相遇了，一種可怕的意念佈在我的周圍，她憔悴了啊！在我的記憶裏和畫筆下，她依然是那麼天真，那麼美麗的。我不敢問她別後的情形，我更怕再有她那張不自然的微笑的臉。

於是，我掏出一些錢放在桌子上。

像逃犯似的我從人叢中悄悄地逃出了球房。

夜的柏油路上發着光，天上僅有幾顆星星在閃動，獨個兒用着間適的脚步在走着自己走不完的路——

『梅姑娘！別了！珍重吧！你的前途！』

我這樣喃喃地默默念着，聲音消失於無盡的夜色

中。

一九三五春，在北平。

## 八個被殺者

(續)

殷作楨



## 五 審問

監獄裏的一間廳堂。

堂桌上坐着軍法處長，大約有四十多歲，頭戴尖頂的瓜皮小帽，身穿團花鉄機緞的藍袍，袍外加上一件官僚們流行的青緞馬甲。他的臉兒菜黃色，黑邊玳瑁眼鏡裏的雙眼老是在打瞌睡似的，唇兒上留着兩匹八字鬚，鼻孔裏不時滴下稀淡的涕水。這一切都說明了他烟還沒抽足，烟癮又來啦。

這位軍法處長的左旁是一位勤勞的書記官，怪端正地坐着，握着筆儘管往紙上寫，夠有精神。他的服裝跟他的上司不相上下，是從上司那兒學來的。

兩旁排列着兵——肩膀上揹着鎗桿子——胸前圍着子彈。

軍法處長的跟前站着一對青年男女，頭是垂着的，可沒點兒害怕。

「你姓什末？叫什末名字？」軍法處長捋一捋八字鬚，開始審問那個男的。

「我叫王叔平！」淡定。

軍法處長再問了他的籍貫年齡等等以後，便轉入下面的審問：

「你爲什末要加入革命黨？」

「因爲牠爲人民謀利益！」

「牠不是反對我們嗎？」

「是的。不革你們的命，還革誰的命？」

「呸！」

軍法處長氣極啦！門腦上漲起了青筋，鼻涕水經過八字鬚滴在堂桌上。可是他怪聰明，馬上用袖子一揩，便又問下去：

「這兒還有些誰？那兒還有你們的機關？」

「這可不能告訴你！」

「好好的供出來，我可免了你的死罪，不然的話，你的苦頭真是受不了。」

「我寧可死！我可不能賣同志賣黨！」

書記官一向是執着筆在記錄口供，因爲王叔平死也不肯供出來，這才使他有暫時停筆的機會，他便趕

忙趁着這個機會吐了一口痰，接着擠了一下鼻涕，兩個指兒往桌上一抹，於是睜開眼睛張大嘴吧催王叔平：

「快說呀！」

軍法處長接下去：

「不說就用刑！」

「我可不是三歲小孩子，你嚇不了我！」

「好大胆的東西！」拍下桌子，向左旁的書記官望了一眼，馬上轉到右邊去，嚷着：「來動手！」

王叔平的視線跟着軍法處長的向右邊移動，及到落在兩個兵的身上，他完全怔住啦，差點兒沒舉手大嚷。他從前鎮定，現在可恐怖極啦。

鐵針放在火爐裏燒得通紅，右邊那兩個兵把牠取出兇兇的走到王叔平的身旁。

「供不供？」

軍法處長再試探一次，同樣的得不到結果，他使命令那個兵用刑。

兩個兵一把抓住王叔平，用那燒得通紅的鐵針打進他的指尖。

「啊喇……你這些殘酷的劊子手……」

王叔平猛的嚷了一大聲，閉着眼直淌着淚，跳着，掙扎着，終於暈倒。

在王叔平的身旁，早已暈倒着他的女同志。女同志的臉色慘白得可怕，奶兒凸起的胸膛只微微的在一上一下，差點兒沒呼吸啦。

「把他兩個送回牢裏去，救他們醒轉來，下次再拷問。」

軍法處連忙搖拂着長袖子，三腳兩步跳上等候在門口的自備汽車，飛也似的趕回家去。

「回家啦，癮來了吧？快上床，烟燒好啦。」

兩位姨太太躺在床上燒烟，睜見軍法處長回來，趕忙從床上跳下來，擁上軍法處長的跟前，一個拿玳瑁眼鏡，一個脫青緞馬甲。

忙得要命的軍法處長，早就忘了剛才的殘酷的用刑，一個勁兒攢進床裏去吞雲吐霧。

……  
從隔壁第三號輕輕的傳過來慘痛的呻吟聲。

「那兒來的哭聲？」

王彪豎起耳朵細聽，那聲音就像死人最後一刻的呼吸，那末微弱沈重悲酸，斷斷續續的從壁縫裏攢過來，他知道那哭聲的主人準是隔壁的囚犯。

「雨卿！隔壁有人在哭，你聽，真夠難受！」走近雨卿的床邊，雨卿躺在床上想睡，給王彪推了三十才懶懶的爬出床來，把耳朵貼住板壁。

「啊！哭的可不是叔平？」受了刺激似的興奮着，不想睡啦。

「叔平是誰？你認識他？」懷着問。

「他是我的老同學，跟我一起進來的。」儘往壁縫裏瞧，像要瞧出他的老友是怎末痛苦的在床上輾轉呻吟。隨後篤篤的把板壁敲了兩下，嘴裏輕輕的喊着：「叔平！叔平！」

「……………」

「叔平！叔平！叔平！」

還是沒答，可聽到他在床上轉動的聲音，呻吟暫時停止。

「叔平幹嗎的你哭？」

「你可是雨卿？」

「唔，是的。你的身體不舒服嗎？」

「比死還要難受吶！」

「怎末的？」

「我剛才給拷問過啦！」

「啊！拷問？」

雨卿和王彪光着眼互相望了一望，急急的要明白拷問的情形，雨卿便接着問：

「你可有供出？」

「假使我供出，我現在可不會痛不會哭啦！」

「怎末用刑了嗎？不，上帝不會這末幹！」

「可不是的！一把鐵針，燒得紅紅的，打進我着指尖，我暈倒，什末都不知道，待我醒來，我已經躺在床上了。唉……痛得要死馬湓同志是要跟我一樣的……」

「啊……」雨卿驚叫了一聲，雙手捧着頭倒在床上。

「唔，什末事？」老頭兒正福給雨卿的驚叫攪醒，可

是轉了一個身便又呼呼的睡着。

王彪握緊拳兒在空中揮舞。

叔平的呻吟聲仍在沉寂的空氣中搖蕩着。

……

「馬滄！馬滄！你怎末不答應？你怎會暈過去的？」

蕙芬——雨卿的妻仆在馬滄的身上，手兒搖着馬

滄的微微吸動的胸部，帶哭的聲音有些顫動。

軟軟的身體稍爲動了一下，深深的鬆了一口氣，馬

滄慢慢的張開她的眼睛了。兩只眼睛滿是淚珠兒，向蕙

芬望了望，隨即又閉上，於是眼淚從眼角兒滾下，在黑暗

的牢房裏發光。跟叔平一個樣兒的呻吟着：

「啊……叔平死啦，我的叔平死啦……啊……」

哭，頭在枕上打滾。

馬滄是H省人，至多不過才二十多歲。身體很強壯，

肥胖的肉體現出美的曲線，頂美的要算她胸前掛着的

那末一大對奶兒——走路走得快的時候，就會上下左

右的這末搖來擺去。

她家裏有父親，有兒嫂，有弟妹。她是居中的一個。當

她在女子中學快要畢業的那年她隨着他的哥哥秘密地到廣東幹革命去。

她跟叔平的認識，是在她參加革命工作的兩個月

後。她倆怎末會認識的？當然是由於他倆時常開會來的。

認識以後不久，她便跟叔平一塊兒工作，過後她倆才被

派到W城去。

不知怎末的，在不知不覺的當中，有一種偉大的力

把她倆緊緊的吸住，叫她倆加緊工作。她倆越加緊工作，

也就使得那偉大的力發出驚人的作用。

她倆是滾進戀愛的懷抱中啦。

當工作幹完，回到而所休息的時候，叔平的唇兒抖

着，心兒跳着，臉兒儘管在發着高度的熱。

「滄——」下面沒啦。

「什麼事？」

「我……我……要求……」情形更嚴重啦。

「要求什末？是不是對我有什麼要求？」很自然的

反問着，這使得叔平的臉發紅，只得咬緊唇兒回聲：

「是！」

「那你幹嗎的不說，儘是「淦呀淦呀」的？我對你可也有同的要求呀！這有什末了不得？不是爲肉體，還談什末撈什末的戀愛？什末精神戀愛，什末……都是騙人的！」發了二大篇的戀愛觀，更使得叔平感到極度的慚愧，覺着自家兒的思想還不如她那末澈底。

「好一個新時代的女性呀！」笑着摟住她了。

她倆因爲主義相同成爲同志，更由同志變爲情人。這對情人並不妨礙那對同志。

「啊！淦姊！別胡說，你的叔平不是好好的嗎？」

蕙芬捧着她的頭，不給他在枕上打滾，自己的臉兒貼在她的臉兒上面。馬淦告訴她叔平受刑的慘狀，蕙芬聽了猛的抬起頭來，兩手掩住臉兒，仰翻在床上。

「啊……老天爺呀……保佑我的雨卿不會受同樣的刑法……」

## 六 逃走

「喂！滾起來！死的日子到啦，送你們到閻王那兒去！別再在這兒怨天怨地的！」

獄卒開了第四號的門，幾個兵擁進去拉着判定死刑的囚犯出來，打第五號門前經過，向監獄的大門外去了。

瞧了這情形，第五號裏的老頭兒正福的嘆聲「啊呀……」便暈過去。在中學裏給同學們稱爲才子的雨卿，忙走近鐵窗口招呼獄卒：

「喂！快給我取筆，硯，墨，跟紙來，快！」

獄卒瞧他那末又驚慌又迫切的樣兒，真有些討厭，但是只得給他拿去，雖然嘴裏咕嚕着：「真麻煩！」

鐵窗下只有一張小桌子，（吃飯洗臉，什末都在上面，高興起來也就爬上去坐着。）雨卿就在那張小桌子上面開始動筆了。

「幹嗎的，你寫信給誰？」王彪本是在嘆氣，在捶胸，瞧着雨卿在寫字就奇怪。

「給鬼！」

「家信嗎？」

「家裏的人死完啦！」

「那你幹什末？」

「做文章呀！」

「做文章可會緩刑？」

「鬼才想緩刑！」

「啊！雨卿，你發瘋啦！」

「你才發瘋呢！」

「雨卿！你到底幹什末！告訴我呀！」

「請你別攪亂我的文思，我在寫自傳呢！」

王彪不禁苦笑了一下。

「生命也難保啦，還有閒功夫寫自傳！」

「這才要寫自傳呢！剛才可不是看見第四號的囚犯解到刑場去？咱們都是冤枉的，就這末無聲無臭的死了，太不值得，得寫些自傳留下來給世人曉得曉得才是。」

「唔……」

王彪坐在自家兒的床上，不去妨礙才子寫自傳。這時候在他的腦袋裏起了一種思想，這種思想跟才子寫自傳是完全不同的。

——真奇怪，雨卿到寫起自傳來，預備自家兒死啦，

笑話！幹嗎的要死？我得再活下去。真的除了死就沒一條生路嗎？沒有希望，我是打死了人得抵命的。難道不可以設法營救？是的，叫老婆去想法子，是的。可是沒有金錢，沒有勢力，還說什末營救？至多也不過免了死刑，給你一個無期徒刑，即使是五年十年的有期徒刑，那也不如鎗斃了來得乾脆。在這個地獄裏面過個五年十年，不就是斷送了一生嗎？除了設法營救以外，就沒有別的法子嗎？我不能逃走嗎？

想到這兒，在他的眼前閃出了一幅圖畫——夜深，人靜，什末都像死的，只有月兒照着，星兒閃着。他塞了一大束的鈔票在獄卒的手裏，同時靠近他的耳朵輕輕的說了些什末，獄卒張開嘴笑啦，把眼睛笑成了一條縫。於是，門輕輕的打開，他跟着獄卒靜悄悄的用脚尖走路，經過左邊的走廊，走進廚房後面的廁所裏，打開廁所的邊門逃出去。一口氣逃回家裏，攢進老婆的被窩，老婆嚇了一大跳，他喘着氣告訴老婆逃走的情形，於是兩個撲着快樂得流淚……

圖畫消滅啦，他微笑，隨後可又哭喪着臉兒。

——那兒來那一大束的鈔票？就算給你辦到，可能丟下老伯跟雨卿不顧？死一塊兒死，活也得一塊兒活，私自利不行！我得想別的法子，帶他兩個一起逃。

他又興奮啦，一個拳兒打着另一隻手兒的手心，夠有勁兒。

「幹嗎的？」

「你的自傳可寫成功啦？」

「才寫了兩千字，打算今天把牠寫完，不夠，明天趕湊。」忘記了自家兒是監獄裏的囚犯，像煞書房裏的作家。

老頭兒正福暈過去才微微的醒轉來。

.....

王彪的大肚子的老婆第二次來探牢，又送了許多小菜跟點心來。

「啊！你怎會這末瘦的？」

「我沒有一天不流淚，飯也吃不下去，心兒都要碎

啦！」

「別傷心吧！」

他靠近老婆的耳朵輕輕的說了些什末，於是接着：「切切辦到！」

老婆點點頭去啦。

第二天老婆送來一雙布鞋給他。

夜靜寂的空氣中滿是打睡的鼾聲——呼呼呼。他

從布鞋的底裏抽出一打鋼鉄的小鋸子。（這種鋼

鉄的小鋸子在藥房裏可以買到，有些裝在小玻璃管裏的注射用的西藥都附有這種小鋸子，硬度很強，可以鋸斷玻璃。）他開始用這種鋼鉄的小鋸子鋸他的腳鐐，小心地，輕輕地。

「哦！你幹嗎！這東西那兒來的？」

「別聲張！你們也快來動手，把這撈什子去掉，咱們

就好逃啦。」送兩把鋸子給他兩個。

「往那兒逃出去？」

「我自然有辦法，快動手吧！」

每夜每夜他們都這末工作着，結果脫去了腳鐐。

最後的一夜，預備逃走的一夜到啦。

王彪費了很多的氣力，從自家兒的床位這一邊爬

上牆去，把接着屋簷的牆的一角拆了一個洞，剛剛好出入一個人的身體。他脫下身上的衣服，撕成一條一條，結起來成一條繩，放下去把兩腳拉上來。正在拉正福的時候，猛的繩斷啦，拍的一聲，正福掉在床上，王彪忙從洞口逃下外面的草地上，兩腳嚇得蹲在牆角裏發抖，不敢逃下去。

鳴鳴鳴……

獄卒趕忙吹着叫子，許多兵立刻圍住監獄的四周。王彪仍舊逃不走，給抓回牢裏來。他們三個給毒打了一頓。

他們給分開關在三個牢房裏，加上更重的腳鍊。

## 柏林市中心將建「生死計數鐘」

每五分鐘報告一次 德國人口逐年增加

柏林 柏林市中心將建造「生死計數鐘」，藉以表示德國人口生殖及死亡之情形，此鐘每隔五分鐘報告一次，其間指生殖之針報告人口出生九人，指死亡之針報告人口死亡七人，生殖相抵，則德國人口每五分鐘增加二人，每年約增加二十一萬人有奇。

(三日哈瓦斯電) (見六月四日上海申報)



# 希特拉的第一次宣言

(三月十六日)

道存譯

——宣告廢棄凡爾塞條約——

世界大戰的結果，德國政府完全被解除了武裝。德國是忠實地履行了條約的義務。當歐戰剛告結束，德國政府便陸續破壞了許多艦艇及軍用材料。但是戰勝諸國政府却完全不履行凡爾塞條約的規定，而汲汲於軍備的擴張。德國政府遂被高度的軍備諸國所包圍，而陷於完全無防備的狀態了。德國政府期望着軍備縮小的實現，向一般國際軍縮會議提出種種的具體方案，並提議重訂彼此互不侵犯的條約，事實上和東方的鄰國早締結了這種條約。但以英法兩國為領袖以及其他各國政府却不能盡其本身的任務，對於德國所提出能打開困難的歐洲局面的提議，並不加以贊助。結果，德國政府不得已脫離了國際聯盟。徵之於其他各國完全不容納德國政府提案的事實，德國政府遂達到了一個結論——其他締約國政府實在是完全無履行凡爾塞條約諸條項的誠意。各締約國政府既無履行此項條約的意思，則凡爾塞條約在事實上早既不存在了。故德國政府本身的責任是在挽救本國之無國防狀態，而講求必要的手段。德國政府和波蘭政府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已經可以證明德國政府在東方國境上並無何等的野心。但是蘇聯政府仍然整備了九十六萬的大軍。又薩爾區域決定了歸屬德國之後，德國政府也再三申明對於法國絕無領土的野心。但法國政府仍然汲汲於軍備之擴張，法國的下議院遂通過了延長兵役的法令，放棄了短期兵役制度而確立了長期兵役制度。對於上述種種實在的情勢，德國為保持其本國的國防安全計，自不能不採取必要的手段，並且深覺其對於世界不宜有所隱蔽。英國樞密院大臣鮑爾溫於去年（一九三四）十月在英國下議院述及德國政府的軍備，要求德國明示

軍備狀況。我們此次的處置正是應英國政府的要求，同時是使德國國民深知保持德國國家名譽和安全的大任，再回復到德國國民的雙肩上來了，並欲向其他各國國民有所申明。我們常聽見外間流布着一種無責任的謠言，謂德國政府正努力於造成在歐洲軍事上的最優越的地位。但根據這回的國軍組織，整備國軍的限度是有所確定。然則上述的疑念，我相信，可以一掃而空了。總之，德國政府除保全本國的名譽和自由以外，絕無他意；而此次的行動也不外是在國防上的不得已的手段。歸根一句話是：期望國際和平的確立而已！

## 希特拉第二次宣言

(五月廿一日在國會)

——為打開外交出路而宣言——

外間都在誤解德國政府是蔑視民衆政治的原則。其實完全是一種謬見。國社黨的政權完全是以輿論的擁護為基礎。關於施政全般，也完全和各國政府沒有兩樣。對於德國國民完全負責，是無待贅言的。至關於外交政策，德國也是始終一貫，希望和平。這並不是因為怯懦，而是因為在國家主義達到了最高潮，歐洲各國正在欲剝奪其國民性的今日，恐怕會引起重大的紛爭的原故。在今日，欲藉戰爭以使外國國民屈服的企圖，可說是其愚不可及了。英國代表艾登國璽長官在以前不久雖然宣言僅是確言有和平的志向，是無何等意義的。欲證實其誠意，除簽字於集團的安全保障協約之上，別無他法。但是這種簽字也不能比「僅是確言和平」有更可靠的意義。若在肚子裏面，仍保留着遇萬一的事變即可以豹變的態度；那末，簽字於國際條約，亦是極容易的事。德國政府已經嚴格地履行了凡爾塞所課賦的一切義務。但是戰勝國不單不履行會與德國相約的必跟着德國縮小其一般軍備的公約，並且在事實上，增加了戰鬥員，達成了裝備的機械化，而增大其國軍的勢力。像這種事

實，即是明顯的國際條約之被侵犯了。縱令作種種的遁詞，亦不能自爲辯護了。我們常聽見要求德國政府提出建設的具體方案之呼聲。但是，各國若承認了以國軍三十萬爲基礎的建設軍備的提案，那末，歐洲的時局一定大可以和緩起來吧。德國政府在薩爾人民投票決定後，已經嚴肅地承認了德法兩國間的現存國境。但是，試看那個東歐洛加諾條約案所載相互援助的條項，必然地會引起我們所難預想的結果。故我們對於該協約案是到底不能同意的。

### 十三條的綱領

(一) 德國政府反對聯盟理事會三月十七日的決議。他們好像在說：德國是一方的破毀了凡爾塞條約。其厚誣事實，莫此爲甚。德國政府早撤棄了軍備。但各國政府却不跟着縮小軍備，這已經可以充分地證明這些國家的政府早既一方的撕毀了凡爾塞條約。由今回的決議，德國政府又新受了不平等的待遇。但在德國政府對於一切聯盟國，若不能確保其均等的地位，決不能復歸至國際聯盟的。

(二) 德國政府鑑於締約各國政府不履行其軍備縮小的義務，故決意毀棄凡爾塞條約中的一部份以片方的負擔課加於德國的條項。但僅限於對德國國民爲構成精神的及物質的不平等待遇之諸條項。我們敢在這裏嚴肅宣言。

(三) 德國政府對於一切無履行可能的國際條約，決取不參加的方針。但由德國政府自發的所訂條約，縱令是屬國社黨政權以前的條約，我們亦願嚴格地遵守。就中，德國政府是願意履行洛加諾條約所規定的一切義務。萊茵蘭地方非武裝地帶之設定，對於歐洲局勢之和緩，裨助甚少。由此見地，最近在國境線的那一邊，看見有不斷的兵力的增加。我們以爲這種現象決不是有助於國際和平的。

(四)德國政府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準備着參加歐洲的保障和平的集團的協力制度。但因為考慮到不斷的進化，欲保留其根據締約國政府間的同意而修正該條約的權利。

(五)德國政府以為僅以片方所指令的條件為基調，欲再建歐洲各國政府的協調，實無可能。

(六)德國政府在原則上常準備和相隣的國家訂立互不侵犯的條約，並願意訂立能使交戰國陷于孤立並限制交戰區域的條項，以補充上述互相不侵犯條約之不備。

(七)德國政府亦有加入補充洛加諾條約的空軍協約的意思。

(八)德國政府已經闡明了新國軍的勢力限度，無論在任何情勢之下，決不變更上舉的規定。關於海、陸、空三軍，德國政府須達成其既定計畫。但決不威脅其他的國家。他國政府若縮小其軍備，則德國政府無論任何時候，都準備着與各國相呼應，縮小軍備至於同一限度為止。德國海軍限定為英國海軍力之三五%。較之法國海軍總量，亦甘受一五%的劣勢。有人對德國政府加以臆測，謂德國政府這回的要求實為今後提出龐大的要求之端緒。其實這次的要求正是最後的要求。欲重新出來參加建艦競爭，在德國政府並無此必要，亦無此可能。英國政府為防備其遍全世界的版圖，實有整備其龐大的海軍力的必要，這是我們所十分諒解的。德國政府將盡力所能及，確立和英國政府間的親善關係，為絕對防阻兩國間的將來的戰爭，將盡其至善的努力。

(九)德國政府極願與各國協力盡其一切的努力。在實質上制限現在各國的過度的軍備。但為達到這項目的之唯一手段，唯有回復至萬國紅十字條約的觀念。與其限制戰鬥員，用擊對於能威脅非戰鬥員的婦人兒童等的特定範圍及數量亦須適用此等的限制。

(十)德國政府亦贊同限制重炮，戰車等强有力的攻擊的武器。現在法國國境地帶的武備真是堅牢無比。若能

### 奇怪的數字配列

$$1 \times 9 + 2 = 11$$

$$12 \times 9 + 3 = 111$$

$$123 \times 9 + 4 = 1111$$

$$1234 \times 9 + 5 = 11111$$

$$12345 \times 9 + 6 = 111111$$

$$123456 \times 9 + 7 = 1111111$$

$$1234567 \times 9 + 8 = 11111111$$

$$12345678 \times 9 + 9 = 111111111$$

$$123456789 \times 9 + 10 = 1111111111$$

(抄自日本竹內端三博士原書)

根據國際條約，廢棄了強有力的攻擊的武器，則法國國民可以確保其百分之一百的安全吧。

(十二) 德國政府亦願意根據國際的條約以限制主力艦，巡洋艦，水雷艇的隻數及備炮口徑，亦同意於主力艦，潛水艦之噸數的限制，更進一步對於潛水艇之全廢亦不吝贊同。

(十三) 為和緩國際關係之緊迫，固須締結國際條約，但須講求可以統制無責任分子的言論，思想，更進而在效果上，藉電影，演劇等以統制輿論的手段，此實為締結上述國際條約的前提。(此暗指蘇聯之反德宣傳)

(十四) 德國政府極願遵守禁止從外部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條約，不過所謂「干涉」必須加以精確的國際的定義。

## 獄中給女兒的書信

印度迦華哈拉爾，奈羅 原著  
Jawaharlal Nehru  
繆廷輔 譯

給印蒂拉潑立耶達希尼在她十三歲的生辰我親愛的：

在你的生辰你常是接到許多的禮物和賀意。這次你依然可以得到十二分的賀意，但從奈尼監獄我能給你些甚麼呢？我的禮物決不是物質的，祇是一些心靈上和精神上的東西，那牢獄的高牆所不能阻隔的。

親愛的，你知道我是怎樣的不歡喜教誨人和給人忠告。那末我將做些甚麼呢？一封信決不能代替一次談話，至多這不過是一方面的事。所以假如我所說的話含有忠告的意思，不要以為這好像是一粒難吞的苦藥。你要知道我祇給你一個暗示，讓你自己去想，彷彿我們在一塊兒談話一樣。

你出世的那年——一九一七年——是歷史上重大的一年。當時一個偉大的領袖，心裏對於貧窮和受苦

者充滿着仁愛和同情，使他的人民寫下一章光榮和永矢不忘的歷史。在你出世的那月，列寧開始他偉大的革命，這個革命已改變了俄國和西伯利亞的面目。印度現在也有一個領袖，對於受苦者也抱着十分的愛心，並且很熱心地想去拯救他們。他已激勵我們的國民去求更大的努力和光榮的犧牲，使他們再能得到自由，並使貧苦者和被壓迫者脫離他們的桎梏。鮑普傑（即甘地）雖然臥在獄中，但他的使命的魔力却已深入數百萬民衆的心坎裏。所以男的女的以及小孩子都離開他們的小屋子，去當印度自由的軍人！

在這個大運動中，我們將怎樣為人將做那一部份的工作呢？我不能斷定那一部份是我們所應當做的，但無論如何，我們要記得我們決不可幹一些對於我們的主義和我們的國民有所玷辱敗譽的事。假如我們要做

印度的軍人，我們應該保持印度的光榮，而且這個光榮，親愛的：

乃是一種神聖的託付。有時我們也許會懷疑我們所要做的，是甚麼。決定是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要你於無論何時，遇到了懷疑，能採用一個小的試驗——這就是切莫在暗中幹事，或是把所做的事隱匿起來，因為隱秘便是害怕，而害怕是一種劣點，並且於你是不屑有的。你已知道我們在鮑普傑領補下的大運動中，是絕對不容秘密的。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幹事。所以親愛的啊，你如果也能這樣去做，那便可長成一個光明磊落的孩子，將來無論遇到何種事情，總能處置泰然，毫無恐懼。

我所要告訴你的真是很多，但一封信能包含多少呢？我已說過你很有幸能目覩這個謀自由的偉大奮鬥，正在國內進行，再會罷！親愛的，願你長成一個為印度服務的忠勇軍人！

我很誠意的祝頌你。

你親愛的爸爸

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三〇年，於聯合省奈尼

中央監獄

親愛的：

你還記得兩年前，你在墨蘇烈我在亞拉哈巴特的時候，我所給你的信麼？我時常想不再繼續寫信來告訴你一些關於我們的世界，但我却又躊躇。回顧世界過去的歷史是很有興味的。讀歷史是很好的一回事，但更有興趣和更為壯麗的是幫助締造歷史。印度的過去很長，久遠，牠的古代已屬渺茫；在這個長時間中，有許多悲鬱和不快樂的時期，使我覺得慚愧和懊傷；但大體是一個光明燦爛的時期，是我們所可以誇豪的。我們現在沒有空閒可以回想過去。我在奈尼監獄有充份的時間得如願讀書和寫作，但我的心却四處飄泊。我想到外邊正在進行的偉大奮鬥，和別人所正在做的是甚麼，並且假如和他們在一塊兒，我將做些什麼？我的胸中是這樣的滿懷着現在和將來，以致我不能回憶過去。但是我何以展延寫信的真原因——我將低聲和你講麼——是另外的一個。我正開始懷疑我有無充份的知識來教導你！

我不知道我的信能否給你興趣，你是否都能收到。很奇怪的，我們相距咫尺如隔天涯！我們在吉姆那河的

兩岸——相距不遠，但奈尼監獄的高牆，却使我們判然地隔絕。每兩星期我得有一次的收發信件，和二十分鐘的談話。但這些限制是好的，因為凡是賤得的東西，我們往往並不珍視。我竟開始相信一度的鐵窗生涯，是一個人教育中很值得的一部份。千千萬萬的人在我們國內，目下正走上這條途徑！

我常常記起你，但今天你真是時時在我心中。今天是元旦。我躺在牀上，在晨光微曦的時候，望着滿天的繁星，便想起這偉大的一年和一切的希望，苦楚，快樂，以及大事業又過去了。我想到鮑普傑，他用不可思議的力量，使我們的古國復興，現在他坐在拉伐達的獄中。我又想起達杜（奈羅的父親）和其他別人，我尤其惦念你和麥美。今天早晨傳來一個消息說麥美又被捕入獄了。這是一件對於我極好的新年禮物！這事我們久已料到，所以我絕無疑惑的想，麥美一定非常快樂和滿意。

但你一定很寂寞。每兩星期你可以看見麥美和我，你可以在我倆之間互通信息。我坐下拿起紙筆便想起你，但不久你可以靜悄悄地到我這裏來談許多的事情。

我們可以夢想過去，和找尋出方法來使我們的將來更比過去偉大。

你親愛的爸爸

一月一日，一九三一年。

親愛的，我將寫給你些甚麼呢？我將從何說起呢？當我回想到過去的時候，許多的影像湧現在我的心頭。我差不多不知不覺地把過去的事情和現在比較，並且想找到一個教訓來做我的指導。但一個人的心裏，充滿着許多散漫的思想和紛雜的影像——好像美術院裏沒有排列的圖畫一般——是何等的紊亂。

研究歷史，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世界，怎樣已經慢慢地但是確實的進步了。人類從野蠻進入文化，大約是歷史的中心要旨。在有幾封信裏我已經想法告訴你，合作或共同工作的觀念是怎樣發展的，並且我們的理想為什麼應當去共同工作，以謀大眾的利益。但有時我們看到過去極長的歷史，覺得這個觀念是否已有許多的進步，或是我們是否很是文明，却並不十分清楚。假如再過數百萬年的進步以後，我們依然這般的落伍和不完全，



那末要隔多少時候，才能使我們做得像有感覺和有理解的人呢？我們自己的歷史，當然有許多光明的時期，在各方面着實要勝過現在。

我們古代的一本佛典中有一句詩，大致可以譯成這樣的一句：「爲了家庭要犧牲個人，爲了社會要犧牲家庭，爲了國家要犧牲社會，爲了靈魂要犧牲全世界。」靈魂是什麼，我們很少人能夠知道或斷定，並且各人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這句佛典所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合作和犧牲以求更大的利益。我們在印度久已忘却這條達到真正偉大的康莊大道，但現在似乎又見到一些曙光，並且全國都在躍動。這是何等偉大，我們看見男男女女和小孩子，都爲了印度的緣故，含笑前進，而絕不介意微小的痛苦！他們能這樣的含笑和愉快，因爲爲着一個偉大目的而服務的快樂是他們的，並且對於有幸運的幾個人，還有犧牲的快樂。現在我們想解放印度，這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但更偉大的是人道的本體。因爲我們覺得我們的奮鬥是爲人類滅除呻吟和痛苦的偉大奮鬥的一部份，所以我們若能盡一些兒的責任去幫助世界

進步，便可以覺得愉快。

同時你坐在亞南特巴皇，麥美坐在摩拉加監獄，我在奈尼監獄——有時我們彼此都十分記望，可不是麼？但你可以想像我們三個人得能再見的一天！我真是盼望着，一想到這點便使我胸襟寬慰和歡愉。

從你的爸爸

一月五日，一九三一年

潑立耶達希尼

看見是親愛的，但不能見時更覺親愛。今天坐在這裏寫信給你的時候，低弱的呼聲，彷彿遠處的雷鳴，傳到我的耳鼓。起初我不能辨明牠是什麼，但覺得有熟悉的聲浪，並且好像漸漸地近我，聲量也慢慢的宏大。直到後來我毫無疑惑的斷定牠是什麼。「革命萬歲！革命萬歲！」監獄裏充滿着這種富有精神的呼聲！是我們的心所喜聽的。我不知道誰在監獄的附近嚷着這種戰時的口號，是不是城裏來的男女，或是鄉村的農民。但不管他們是誰，他們喚起我們的精神，於是我們用着一種靜默的答覆，隨着我們的心願，去接應他們的吶喊。

我們爲什麼要喊『革命萬歲』呢？我們爲什麼要革命和改變呢？印度現在當然要一個極大的改變。但即使我們所要的改變實現以後，而印度已經自治了，我們還不能安然靜止。世界上凡是活的東西沒有不改變的。大自然每天每分鐘在改變着。祇有死的東西是休止的。但有許多人却不承認世界是改變的。他們緊鎖着他們的心，拒絕任何新思想的侵入。結果怎樣呢？世界便不管他們的頑固，依然前進，並且因爲他們和像他們的人不能適應改變的環境，所以時常有極大的騷動。大革命便因此爆發，一百四十年前的法國革命，和十三年前的俄國革命。即以我國而論，我們目下正在一個革命的漩渦中。我們自然要自治，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停止。我們要澄清一切停滯的池沼，在各處引人碧波的清流。我們要掃除國內一切的汗穢、貧窮和苦痛。我們更要盡力肅清縛住我們心境的珠網。

我們是在革命開始的時期，將來怎樣我們還不能預料。但現在我們的工作，已給我們許多豐富的酬報。且看印度的婦女，她們在這個奮鬥中鼓勇前進是何等英

豪！女子所呪恨的面紗，一向隱蔽着她們的勇敢和美貌。現在却那裏去了？豈不是已經很快的變成過去的遺物麼？再看我們的男童和女孩，他們的父母或許在過去已彷彿成了懦夫和奴隸一般，但誰敢懷疑這個時代的小孩子會容忍蓄奴和怯懦？

所以『時代之輪』是常此前進的，我們已把牠這樣的推動以致沒有人能停止牠。革命萬歲！

你親愛的爸爸

一月七日，一九三一年

親愛的印蒂：

萬物都在繼續不息的改變，我在前信中已經說起。歷史原來祇是一個改變的記載。

現在歐洲是強盛了，牠的人民自以爲是地球上最文明的民族。他們輕視亞洲和亞洲的人民，並且從亞洲的國家攫取一切他們所能得到的東西。時代是怎樣的已經改變了！我們現在且把歐洲和亞洲好好地研究一下。

打開地圖，便可以看見歐洲是附着於亞洲的大陸，

好像祇是一個小小延長的半島。你讀歷史的時候，可以知道亞洲在往昔是很久握有霸權的。牠的人民到歐洲去真像前掀後起的浪波；並且又把牠征服。亞利安人，賽息安人，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都來自亞洲的某部，而逐漸散佈於歐亞兩洲。亞洲產生這些移民真像蝗蟥一般的繁多的確，歐洲很久彷彿是亞洲的殖民地，而現代歐洲的人民很多是亞洲侵略者的後裔。

亞洲橫舖在地圖上好像一個睡着的巨人。歐洲是小的。但當然這並不是說亞洲是偉大的，因為它的面積廣袤，或是歐洲是不很值得注意的。對於一個人或一個國家的強弱，大小是最不可靠的測驗。我們也知道許多歐洲的國家，歷史上已有不少光明燦爛的時期。這些國家已產生了許多科學界的偉人，他們的發見和發明已使文化有驚人的進步，並使人類的的生活更為便利。他們也有許多的著作家，思想家，藝術家，音樂家，和實行家，所以不承認歐洲的偉大是傻的。

但忘却了亞洲的偉大是同樣的傻。我們往往被歐洲的光芒所籠罩，因而忘記自己的過去。我們要記得

亞洲所產生的大思想家——就是主要宗教的創造者——他們對於世界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目下存在的大宗教中最古的印度教，當然是印度的產物。還有同宗的佛教，現在已傳播到中國，日本，緬甸，西藏，和錫蘭。猶太教和耶穌教也是亞洲的宗教。祇教是起源於波斯的；並且你已知知道回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是誕生於阿拉伯的麥加。迦膩色，迦釋迦，瑣羅斯德，耶穌，穆罕默德，老子，孔子——你可以把亞洲思想家的名字，寫滿許多的頁數。至於亞洲偉大的實行家，也是不可勝數，真是可以連篇累牘的記載下來。我可以在許多方面，證明給你看我們這個很古的大陸在往昔是如何的偉大和重要。

時代是怎樣的已經改變了！就是目前也是如此。現在亞洲正從一個長久的熟睡中醒來。世界的目光都集中於亞洲，因為人人知道亞洲將來一定佔有極大的重要。

你親愛的爸爸

一月八日，一九三一年

我親愛的：

昨天我從巴拉德報——一張印度的報紙，每兩星期帶給我們關於外面世界的消息——得悉麥美在摩拉加監獄受到不良的待遇，並且她就將移到羅克諾監獄。或許那報紙所載的謠傳是並非真實的，但祇是懷疑已足夠使你覺得不安。忍受沮喪和苦痛是很容易的，不然我們便將過於嬌養。但想起我們所親愛的人正在受苦，却很不安，尤其是我們對於他們不能有所幫助的時候。因此巴拉德報所引起的疑心使我對於麥美十分憂念。她是勇敢的，並且有巾幗英雄的肝膽，但她的身體是羸弱的，我不願她從此更壞。我們如果沒有健全的體魄，那末我們雖然抱着雄心，能做些什麼呢？假如我們要工作做得好，我們必須有健康，氣力，和完全的體格。麥美將移至羅克諾，恐怕也是差不多的。她在那裏或許可以舒服和愉快一些，但想到她離開我們的監獄尚不遠，祇有五、六英里，這是欣慰的。不過這都是無聊的幻想。五英里和一百五十英里是沒有區別的，假如中間隔有牢獄的高牆。

我非常快樂知道達杜已回到亞拉哈巴特，並且聽

說他身體也比以前好些。若是有幸運的話，我明天都可以看見你們。因為明天是我見客的日子，而在監獄裏這是重大的一天。我沒有看見達杜將近兩月了。明天我希望能見他，並且若是他身體真的比以前好，我更覺得滿意。我和你相見又要隔兩星期之久，但那時你可以帶給我麥美和你的消息。

我本意要寫給你關於過去的歷史，但仍寫了許多無聊的話。所以我們暫且丟開了現在而去回憶到二、三千年以前的時候罷。

你親愛的爸爸

一月九日，一九三一年

親愛的：

今天你們沒有一個來和我談話，所以我整天覺得悵惘和失望。但更難忍受的是展緩探望的原因。我聽說達杜身體有些不適，此外我却無從知悉。啊！我知道了今天不能會見你們，我便拿着搖車去紡織。我覺紡織是很欣快和安慰的，所以在疑慮的時候，就去紡織！

你親愛的爸爸，一月十日，一九三一年。（未完）

# 人生之謎

(續完)

俄國託爾斯泰著  
吳廣略譯

## 六

光陰荏苒，轉瞬之間，米散和西門一塊工作又已一年了。米散的聲譽日隆，人們都誇耀他，說沒有誰縫的鞋能縫得像他的那麼精緻，堅牢。因此四隣的居民均來光顧西門家的鞋子，於是西門的經濟亦漸臻佳境了。

某冬日，西門和米散正在工作着，一輛裝有雪車的滑板，裝有銅鈴的三馬馬車馳至西門的茅舍了。他們從窗口看去，那輛馬車是停在他們的門旁，一個華麗的僕役從車上跳下，開了車箱門，穿着皮衣的紳士下車後，即行向西門的家去。瑪泰科娜跳將起來，連忙去打開大門。

那紳士俯着身走入了西門的家，當他恢復常態的站立着時，他的頭顱幾乎碰到天花板。

西門起立，鞠躬，駭怪地瞧着那紳士。他從來未見過任何一個像他這樣的人。西門他自己已瘦瘠，米散是苗條，而瑪泰科娜又是皮枯骨瘦，但是此人呢，他好似從別

一個世界來的：紅臉，肥碩，有着公牛一般粗大的頸，整個的看來他全身好像鐵鑄的一樣。

那紳士呼一口氣，解開皮大衣，坐在長櫈上，說道：「你們那一個是師傅？」

「我是老爺。」西門說，即行前來。

紳士對他的僕人說：「喂，斐荷，拿那塊柔皮來！」

僕人入，帶着一小包。紳士接過那包東西並放在桌上。

「解開它，」他說。僕人遵命解開那包東西。

紳士指着那塊皮。

「瞧這兒，鞋匠，」他說，「你看見這皮了嗎？」

「看見了，老爺。」

「但是你知道這皮是什麼貨色？」

西門摸摸那塊皮，便說：「這是好皮。」

「好，那自然啦！你這笨伯，你一生中並沒有見過這

種皮。這是德國貨，價值二十個魯布呢。」

西門愕然了，他說：「那裏我從沒有見過這種皮呢？」

「對啦！現在你能將這皮給我做靴子嗎？」

「自然可以，老爺。」

那紳士高聲向他說：「你可以，你真的可以？好吧，你記着你爲誰做的，又所做的是什麼皮料。你給我做的靴必須保穿一年，在一年內不能走樣或脫線。倘若你可以做，便拿這塊皮去做吧；不能做，就早點說。現在我預先警告你，倘使你做的靴在一年之內脫線或走樣，我將把你關在牢裏。又假如一年之內靴既不走樣，也不破裂，我將給你十個魯布作爲工作的酬報。」

西門驚駭了，他不曉怎麼說好。他注視米散，並以肘微觸他，低聲道：「這件工作我們做否？」

米散點點頭，好像說：「好，做吧。」

西門照米散之示意而承做了。他答應紳士的條件，靴子在一年內不能脫線，破裂和走樣。

紳士把左足伸出，叫他的僕人前來，取去他左足上的靴子。

「量我的尺度！」他說。

西門縫備一塊長約十七寸的紙張，把它弄平，他跪下膝，繼而用他的蔽膝布揩乾淨他的手，以免弄污紳士的短襪，於是他開始度量了。他量腳底的長度，圈腳背的寬度，並且去量小腿的肚腿，但是那紙張太短。那腿肚厚實得像木樑呢。

「注意，你小腿不要做得太緊！」

西門只得另外又縫上一條紙。那紳士的腳趾在襪裏伸縮一陣，向茅屋裏的人們環顧，這麼一顧之後，他瞧見米散了。

「那是誰呢？」他問。

「那是我的幫手。他將縫你的靴。」

「留心！」紳士向米散說，「記着要使它耐我穿一年。」

西門同時也瞧着米散，他看見米散並不留意那紳士，但却注視紳士背後的角隅，好似他看見某人在那兒。米散再三的瞧去，終於他忽然笑了，而且他的臉孔也光亮了。

「你笑什麼，笨伯？」紳士怒喝道。「你還是留心靴子爲佳，不要誤時。」

「靴子一定按時做好。」米散說。

「這話你記住。」紳士說。他穿起靴，穿起皮衣，即行向門外去。但他忘記俯下身，他的頭觸着門楣。

他詛咒，同時並摸擦着他的頭皮。後來他坐上馬車，便驅車他去了。

他去了之後，西門說：「他幾乎碰掉那門楣呢，但是——一點小災難有時也可以使他致命。」

瑪泰科娜說：「像他那樣生活，他怎麼不長得強健呢？死神對他這樣磐石似的人是不敢接近的。」

## 七

後來西門向米散說：「好，那工作我們已經承做，我們必須設法不爲那工作而吃苦受虧。那皮革是昂貴的，而那位紳士的脾氣又壞，我們必須做得一點無誤。來，你的眼力較我的銳利，你的手也比我的靈巧了，你就照那靴的尺寸把皮剪開吧。我呢，我將幫你縫靴面。」

米散照他所說的辦理。他把那塊皮展開在桌上，把皮摺合爲二頁，於是拿起鞋刀開始割皮了。

瑪泰科娜來看他割皮，她看他那樣的割皮她不禁愕然。瑪泰科娜她是熟悉如何做靴的，但她看到米散割皮却不是做靴的割法，而是割成圓形的。

她想說些什麼，但她獨自想道：「或者我不知道紳士的靴如何的做法。或許米散比我知道的多些——我不要干涉。」

當米散把皮割好，他即拿線去縫合，不是像縫靴那麼的用雙線，而是用單線，像縫拖鞋一般。

瑪泰科娜更爲吃驚，但她同樣的也沒有加以干涉。米散縫線一直縫到中午。西門起床用中餐，當時他看見米散已經將紳士的皮料做成拖鞋。

「呀！」西門愴歎，並私自付想：「米散這樣是爲什麼？他曾經和我住了一整年，從來沒有做錯過事，現在竟做出這樣錯得可怕的事來？那紳士定做的是長統靴子，鑲邊，前面是整幅的，而米散却做成輕便的拖鞋，我將怎樣對付那紳士呢！我是永遠不能償還那塊皮的呀！」

於是他對米散說：「你做了什麼，朋友？你已經累死我！你知道那紳士定做長統靴的，但你看你做了什麼！」

他剛剛向米散叱罵，掛在門上的鐵鈴即叮叮作響。有人正在敲門。他們從窗口望出去，一個人騎着馬走來到門首，來了他的馬也已繫住了。他們開了門，那個跟紳士來過的僕人走進來了。

「日安，」他說。

「日安，」西門答，「有何貴幹？」

「我的老闆娘爲了那靴遣我來的。」

「爲了靴什麼事？」

「我的老闆已不需要它們了，他已經死了。」

「真的嗎？」

「他別了你們後沒有到家便死了，他死在車上。當他回到家，僕人想扶他下車，他却蜷成一團了。他已經死去，他僵硬的屍體幾乎無法從車上搬下來。我的老闆娘遣我來，說：『告訴鞋匠，那位紳士定做的長統靴，他現在是不需要了，但請他火速給屍體做一雙拖鞋吧。你在那邊等他做，做好了即帶回來。』這便是我來的原因。」

米散收集剩餘的碎皮，捲住它；拿起他做就的拖鞋，將它打齊整，用他的蔽膝布擦擦，便把它和那卷皮一同交給那僕人，僕人接過了便說：「再會，老闆。祝你日安！」

## 八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現在米散住在西門家裏又是第六年了。他和從前一般的生活着。他不到任何地方去，沉默寡言，而他在這六年中只笑過兩次——一次在瑪泰科娜給他食物時，一次是當那紳士進他們的茅舍之際。西門很喜歡他。西門現在永不追問他的來處了，他只怕米散會離開他。

一天，他們均在家。瑪泰科娜在安置鐵鍋於火爐上；孩子們行走於長凳之間，偶爾看看窗外；西門在一個窗前縫鞋，米散則在別一個窗前敲打鞋跟。

一個孩子沿長凳走至米散跟前，倚靠他的肩頭，並朝窗外望去。

「瞧，米散叔叔！這處有一個太太及女孩子們，她似乎想來這兒，有個女孩子是跛的呢。」



孩子這麼說，米散即將工作丟開，朝向窗口，向街心望去。

西門很奇怪。米散從來不向街心望去，但現在他倚靠窗口，凝視着什麼。西門也去看看，他看見一個衣冠楚楚的太太，引着兩個穿毛衫，披毛織圍巾的女孩，向他行的茅屋來。那兩個女孩很難分辨，她倆是一模一樣的，只是一個左腿已跛，跛行着而已。

那太太慢步行進巷道，再行進廊道。她掀起了門門，門即被她打開了。她讓孩子們走前面，她們進西門的茅屋了。

「日安！」

「請入來。」西門說。「有何貴幹？」

太太坐在檯旁。那兩個女孩彎緊她的膝頭，怕懼茅屋裏的人似的。

「我要替孩子們做春季的皮鞋。」

「我們可以做。我們從未做過這麼小的鞋，但我們仍然可以承做，不管鑲邊的，半圓形的，用亞麻線縫的，都行。我的幫子米散最長於此道。」

西門一顧米散，發現他已丟開工作，凝視着那些小

姑娘。西門不禁大怪。自然這些姑娘是很漂亮，黑眼珠子，肥滿，紅紅的頰，加之飾着美麗的手巾，穿着毛外套，怎不令人愛悅？但西門仍不明白爲何米散這樣凝視她們。——正像從前他曾與她們相識似的。西門百思不解。但他仍得和那婦人敷衍，講論價錢。價目決定後，他即預備量尺寸。那婦人抱起跛脚的姑娘，坐在她的膝前，說：「給這小姑娘量兩種尺寸。一隻鞋照『跛脚』的尺寸做，其餘三隻鞋照『好脚』的尺寸做。兩她的脚是同大的，她們是孿生。」

西門量尺寸，一面又談及那跛脚姑娘，他問：「她怎麼跛的呢？她是如此可憐的女孩。她生來是如此的？」

「不，她母親壓壞的。」

瑪泰科娜進來。她想知道那婦人與孩子們是什麼人物，於是她說：「你是不是她們的媽媽？」

「不是，老闆娘，我不是她們的媽媽，也不是她們的親戚。她們與我完全是陌生，不過我螟蛉給她們。」

「她們不是你的孩子，你仍如此溺愛她們？」

「我怎麼不溺愛她們？我給她倆吃我的奶，我養育她倆。我自己本有一個兒子，但上帝奪了他。我對他不能溺愛，正如現在我溺愛她們是一樣。」

「那末她們是誰的孩子？」

## 九

那婦人告訴他們這個故事。

「自從她們的雙親逝世後，至今約有六年。她們的雙親在一星期內死掉，她們的父親剛在星期二埋葬，她們的母親在星期五又死了。她倆是在父親逝世後三日誕生，但剛剛出生，母親即不能多活一日。我的丈夫和我住在鄉下，與他們是鄰舍；我的庭園正在他們的隣近。她們的父親是個孤獨的人，是個森林中的樵夫。一日正當伐木之際，他們誤把一根木跌在他身上。那根木衝觸他，壓得他肚破腸流。他們連忙在他的靈魂沒有升天之前拾他返家；於是同一個星期他的太太又生這兩個女孩。她是貧苦和孤單；她沒有一個人，老的或少的伴她。她孤另另的生產，她孤另另死去。」

「翌晨我去看她，當我行進她的茅屋，她可憐的東西，已完全僵硬。臨死時她抱住她的孩子，致她的小腿被壓跛了。鄉下的居民到此茅屋來，洗滌屍體，抬她出屋，弄到一副棺材來埋葬她。他們都是好人。孩子們是孤單了，怎樣處置她們呢？這時候鄉下只有我一個人是乳母。我正養育着我的頭胎的——八週的嬰兒。所以我暫時抱過她們。鄉民集議，一再思量究竟如何處置她們；最後他們向我說：「現在，瑪利，你暫時養育她們吧，過日我們當想法子處置她們。」我即授乳那位健全者；起初我不給乳那殘廢者，我不敢設想她會生長的。但往後我私自付乳，為什麼使那無辜者受苦？我可憐她，遂即授乳她。因此我喂乳自己的孩子及這兩個——他們一共三個——我是年輕而壯健，營養優良，而上帝又給我多量的奶汁，它是時常漲溢而出。我常常是同時喂着兩個小孩，第三個小孩在旁等着。一個吃飽了才又喂第三個。上帝明令她們生長，而我自己的兒子兩歲便死了。我們沒有孩子，雖然我們境况日佳。現在我的丈夫在廠裏為穀商做工，收入甚豐，我們是小康之家了。但我沒有親生的兒女，如

果我沒有這兩位小姑娘我是多麼寂寞呀！我愛護她們！她們是我的生之喜悅呀！」

她一手摟抱住跛脚的姑娘，一手抹拭她頰上滴下的淚珠。

瑪泰科娜歎息，說道：「俗語說得真不錯？『一個人沒有雙親可以生存，但沒有上帝他却不可以生活。』」

大家聚談着。陡然間整個茅屋光亮起來，彷彿夏日的光輝從米散坐着的角落照射出來似的。他們齊着他，看他坐的形狀，他的手擁着他的膝，他朝天凝視及微笑。

一〇

那婦人帶着孩子們回去了。米散從凳上起立，放下工作，解開他的蔽膝布。於是深深的向西門夫婦鞠躬。他說：「再會，老闆。上帝已原諒我。同時我也請你們饒恕我，饒恕我過去的錯誤。」

他們看到一道白光從米散身上發出。西門起立，向米散鞠躬，說道：「我看，米散，你不是平常的人，我不能留

你或質問你。只希望你告訴我這些：爲什麼我發現你時，把你帶歸家時，你是苦臉愁容？又當我的妻給你食物時，你向她微笑，你的面孔非常光亮奪目；後來那紳士來定做靴子時，你又微笑和臉孔發光？現在那婦人帶兩個小姑娘來，你又作第三次的微笑，而且和白天那麼的閃光？告訴我，米散，你的面孔爲什麼如此閃光？又爲什麼你笑那三次？」

米散回答道：「我會被懲罰，但現在上帝已饒恕我，所以我發光。我笑那三次，是因爲上帝叫我學習的三件事我均學會了。第一件是在你的太太可憐我之時，這便是我第一次笑的原因。第二件在那紳士來定靴時，所以我又笑。現在我見了那些小姑娘，第三件事我又學會了，我因此乃作第三次的微笑。」

西門問：「告訴我，米散，上帝如何懲罰你那三件事？又是什麼？那些我也知道嗎？」

米散回答道：「我不服從上帝，所以我被懲罰。我本是天堂裏的天使，我不服從上帝。上帝叫我去鉤銷一個婦人的靈魂。我飛落大地，看見一個病的婦人孤獨地臥

着她曾產了兩個嬰兒。她們軟弱地在母親身邊移動，但她不能扶她們到她胸部。她一看見我，知道是上帝叫

來取她的靈魂了，她便泣訴道：「天使呀！我的丈夫剛埋葬，他是被墜木壓死的。我沒有姊妹，沒有姑母，沒有媽媽；沒有人照顧我的孤兒，不要奪取我的靈魂！讓我照料我的孩子，養育她們，使她們在我未死前成人。孩子們沒有雙親是不能生存的呀。」聽她如此說，我遂飛上天向上帝說：「我不能奪取那婦人的靈魂。她的丈夫是被墜木壓死，她又產雙胎，她懇求她的靈魂不被鉤銷。她說：『讓我照料和養育我的孩子，使她們成人長大，孩子是不能沒有父親或母親而生存的。』所以我沒有取她的靈魂。」

上帝便說：「去奪取那母親的靈魂，並且學得三個真理：人類注意的是什麼？沒有給予人類的是什麼？人類賴什麼以生存？當你已學得此三件事後，你可以重歸天堂。」於是我再飛落大地，奪取那母親的靈魂。孩子們從她的胸前跌下。她的身體蜷伏在床上，她壓着一個小孩，弄跛了他的右腿。我從那鄉村飛向天空，以為帶着她的靈魂交給上帝；然而一陣狂風吹我，我的翼被吹斷了，我遂墜

落人間。當我墜地逗留在路旁之際，她的靈魂獨自飛至上帝跟前了。」

一

西門和瑪素科娜現在知道和他們住的，他們曾給以衣食的人是什麼人物了。他們爲着恐懼和喜悅而哭泣。米散又說道：「我是孤獨的，赤裸的坐在大地上。我不知道人們的需要，寒冷和飢餓，直至我變了人之後。我當時是飢餓，寒凍，不知道做點什麼。我抬頭一看，看見一座神殿，我想走入去求一寄身之所，但是那神殿是鎖住的，我不得其門而入。我遂在神殿背後坐下，以冀擋避冷風。黑夜降臨了，我很餓，很冷，而且很苦楚。忽然我聽聞有人行向這條路。他攜着一雙靴，自言自語不休，我甦生爲人後，第一次我看見這一張人的死臉，他的面孔對我似乎很兇，於是我朝向他方。我聽到那人自言自語，說他如何的購置衣服保護他自己的身體，以及怎樣的養活妻兒。我便想道：『我將爲寒凍和飢餓而死，這兒却有一個人只顧他和家人的衣食。他不能幫助我。』那人看見我他

便皺眉，面孔更爲兇殘，他終於行向他方去了。我失望；但忽然間我又聽見他行回來。我瞧瞧，認不出是先前那一位；先前我曾見死形浮現他的面上；但此刻他是生龍活虎了，我發現他是上帝派遣來的。他行近我了，給我衣服穿，帶我同行，帶我到他的家。我入了他的家，一個婦人遇見我們，並且開始向我們說話。那婦人比先前那男人更爲兇殘，死的氣息從她的嘴裏溢出；我不能在她吐出的臭氣當中呼吸。她希望把我驅出門外受冷，我知道她如果這麼做她一定驟死。陡然她的丈夫向她說及上帝，那婦人立刻改換原來面目。當她拿食物給我，注視我之後，我向她一顧，看見她的臉上已沒有死形；她已改換活生生之形態，在她身上我同樣的發見了上帝。

「我記起上帝給我的第一件事了：『學習人類注意的是什麼。』我明白人類注意的是愛！我很喜悅上帝已答應我，所以我作第一次的微笑。但我並沒有將全部事情學知。我仍不知道沒有給予人類的是什麼，以及人類賴什麼以生存？」

「我和你們同居，又過了一年。一個人來定做靴子，

要在一年內靴子既不走樣，也不脫線破裂。我看他，在他背後忽然發現我的朋友——死亡天使。只有我一個人看見他。我知道黃昏前他一定要奪取那富人的靈魂。我心裏暗想：『這人正在爲他一年內的事情打算着，而不知道自已將在黃昏前逝世。』於是我憶起上帝的第二句話：什麼沒有給予人類呢？」

「人類注意的是什麼我完全知道。現在我要知道沒有給予人類的是什麼。這便是沒有給人類知道他自己的需要。因此我作第二次之微笑。我很高興得遇見我的同伴天使——同樣的高興上帝給我啓示了第二句話的意義。」

「但我仍然不完全知悉。我不知道人類賴什麼以生存。我和你們住下去，等待上帝給我啓示最後的事件。在第六年那婦人和孿生姊妹來了，我認識了她們，聽到她們如何的長大成人。聽到這故事後，我想：『那母親爲着孩子設想而祈求我饒她，我相信她的話，孩子們沒有母親或父親是不能生存；但是一個陌生者會照顧她們，使她們長大成人。』當那婦人表示孩子不是她親生的，

而仍然愛護她們，且當她們面前哭泣，我便看見她有如活的上帝。我懂得人類賴什麼以生存了。我知道上帝已啓示我這最後的事件之意義而且也寬恕我的罪過了。因此我又作第三次的微笑。」

## 一一

天使的身體赤裸了，他身上披着光閃，這樣肉眼便看不見他；他的聲音愈說愈宏亮，宛如那聲音不是他說的，而是天際間發出的。天使說：

「我已知道全人類不是爲自己打算而生活。是爲了愛而生活。」

「這不是給那母親知道她底孩子需要什麼去生活。也不是給那富人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也不是給無論何人知道黃昏後，他需要靴子，還是需要拖鞋給他的屍體穿着。」

「當我還是人的時候，我繼續生活着爲的不是注意自己，但因爲愛已充滿一路人的心中，且因爲他們倆夫妻憐愛我。那兩個孤兒繼續生存，不是因爲她們底母

親的注意，但因爲一個她們的陌生的婦人心中懷有愛，她憐憫和愛護她們。一切人類並不是存着自私自利之念而生活，而是因爲愛是永存於人間之故。

「我知道上帝給予人類生命，並希望他們能夠生活；現在我除知道這些外更明白多些了。」

「上帝不是希望人類各自謀生，所以他不啓迪人類各人的需要；但他希望人類共同生活，所以他啓迪他們每人須顧及大眾的需要。」

「現在我知道人類自利自私的生活，老實說他們的生活已沒有愛。某人心裏存有愛，他即念及上帝，上帝也念及他，因爲愛即是上帝。」

接着天使向上帝謳歌頌讚，他的聲音震動了茅屋。屋頂裂開洞孔，一柱烈火從地上升至天堂。西門和他的妻，他的孩子們均跌於地上。羽翼飛到了天使的肩上，天使遂即飛升天堂。

當西門甦醒之後，那間茅舍仍豎立如故，但西門的家裏除了他一家人外，沒有別一個人了。（完）

——一八八一年——

# 讀廬隱集感題四絕

沙漠中人

五老匡山夢未成，偏勞行李雪中行。民十四年冬，余與層冰由粵至滬，相約入匡廬，層冰攜余之行李先發，余則薄遊白下，忽因事

須折回，乃備丁雨亭君往取行李，時正大雪滿山也。臥遊賴有新詩在，雲海蒼茫一劍橫。集中有秋曉觀雲海詩。

磨刀霍霍想當年，解甲還山欲問天。「一二八」淞滬之役，輝浦率大刀隊殺敵，不幸被擄，然卒能以智脫險，入廬山休養，英雄無用

武之地，可傷也。回首吳淞清淺水，幾人嗚咽墓碑前。「一二八」之役後，江灣廟行鎮，建有死難者之墓碑。

筆欲凌雲氣似虹，廬山真面與君同。君詩有出我真面目于細認廬山句。避秦忍向桃源去，極目瀏河夕照紅。

君在瀏河被擄。

殺敵橫刀驚歎浦，憂時揮涕哭蒼生，可憐城下訂盟日，漫道天河洗甲兵。

# 印度洋中

李寶泉

從上海開船，過香港，西貢，新嘉坡，到了印度洋上的哥倫坡了。天天我的胃口都很好，這次同艙的國人，除了二等艙的金君以外，我們三等艙裏，連我共七個人，都在一飯桌上進餐。除了我和一位王君以外，其餘的五位，食

量都大減。每餐他們必另點中國的飯菜。所有的麵包，牛肉，牛奶，他們都說吃不來。有一位小姐，她說不但不能吃，而且一聞牛奶味兒就要嘔的。開始我也擔心她，到了法國後不知如何才好。後來到也放心了。因為她到現在，還

像初上船時那樣，胖胖的。

哥倫坡是英屬的錫蘭島埠頭。我們是坐的法國船，以前凡遇英屬碼頭的時候，船都只靠碼頭的海邊處停八個鐘頭，八個鐘頭以後，就立刻開船。以前所經過的像香港、新嘉坡，都是這樣的。西貢因為是法屬的安南碼頭，所以停了有四天之久。這次在哥倫坡，也是靠近碼頭的海邊停着，再由擺渡的小汽船，將我們送到對面岸上。到了岸上，叫駕汽車八個人都進去坐着，向那哥倫坡避暑處的海灘游泳場、大花園、動物園、博物館等都參觀了一次。那動物園裏有許多的蛇，又粗又長，色彩又非常斑斕刺目，這樣大的蛇，在我生平從未見到過，除非在畫上。

在博物館裏有許多印度古畫，雖然也像中國畫那樣用綾來表的，但畫面很大，色彩也比中國畫來得鮮明強烈得多。有一家廟宇，在進去時大家都得脫去皮鞋。路上許多小孩都赤了膊，那些房屋也多數是用草搭成的。但那些小孩或青年與少女，雖然可由那些臉上看出生活是不很好，以至有營養不足的樣子，可是那些臉上，多

數是帶着笑容，很天真，很快愉地向着我們，這的確是很足以引起異地人親密之感的。

回到船上不多久，就要拔錨離哥倫坡了。那些由擺渡船上到郵船裏來賣寶石、香蕉和甘蔗的印度人，一面向擺渡船上由吊梯處走下，一面還在向郵船上的乘客們講價兜生意。但不一會，所有的送行者和小販，都已由大郵船走到了擺渡的小汽船上去了。由郵船上放垂在海邊水裏的鐵錨，也由機器的轉動，提起來了。船身跟着軋軋地響着的機聲，由緩慢的擺動，變成了縱綫向前進了。哥倫坡和那裏特產的烏鴉，便和我們脫離了。

我由甲板上返進艙裏的時候，身上覺得很熱，就除了上裝，放在牀舖的單被上。我們同一號客艙的，在上海出發時，本來四個都是中國人。後來到香港，有兩個上岸離開了去，就乘了兩個人，一個是王君，一個是我自己，我們都是到法國的。還有五個也都是到法國的中國學生，在另外的房間住着。他們四個人同艙，一位小姐，就單獨住在一間裏。當船到西貢的時候，我們房間裏又來了兩個安南學生。在西貢上岸的安南學生很多，他們常到我



們艙裏來走動着。他們那羣人的舉動很浮滑，他們在西貢上船的那天，王君就囑我須小心銀錢，我當時點頭道：「是。現在船已開出哥倫坡，我因為身上很熱，同時有些便急，於是就將身上的上裝，除在單被上去就廁。等到回艙，想拿衣服掛在鈎子上，一提起來，覺得輕了許多，向上下兩邊的袋裏一摸，却不見了我的那隻錢夾。我知道，這一定是給人偷去的。因為我方纔脫下衣服的時候，雖沒有摸過錢夾，但衣服的重量，我是記得的。後來一想，假使失了，也只好由它去。現在只有死馬當活馬醫地，四週尋一尋。於是，由甲板、走廊、飯廳、浴室、牀上、牀下，都找遍了，只是沒有找到。在找的以前，就明知找不着的，於是就吐了口氣，向牀上一躺，閉起眼睛來養神。後來王君進房，他看見我閉了眼，以為我睡着了，就沒有招呼我。一直到吃晚飯的時候，我還是胃口很好，還是吃得那麼多，只是沒有開口說話。吃好了就向上面甲板走去，心裏感到了有些不舒服，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爲了錢夾失去的關係呢，還是印度洋裏的風浪，使我感到如此的。」

在甲板上前後來回地走了幾次，胸口更覺塞得悶

悶地，有些想嘔的樣子。這是我上船後半個月來可說是第一次感到的。以前風浪比今天大的時候，我總是那麼若無其事的樣子，食量亦都是有增無減的。現在食量雖還保持着原狀，但在身體上，却引起了不安。又因生理的方面，更影響到了心理的方面，好像有些害起思鄉病來。這種心理，使我在煩悶的情緒之下，那理智方面，同時也起了強烈的反應：對自己覺得有些滑稽感。我當時自問：您以前不是暗笑過，同船者爲了和妻子、愛人、父母、兄弟，作泣別而忍不住覺得好笑的麼？我在上海下船的時候，曾有祖母和二弟來和我送別。還沒有到船身拔錨以前的一個鐘點，祖母就和二弟退出碼頭了。這是我同她講好的，在幾天以前。我說這次到歐洲去是要努力幹一下，雖然很辛苦，我同時也認爲是很快樂的。假使有人，因爲到碼頭來向我淌眼淚，因此使我認爲快樂的事要變了悽慘的了。

後來我的祖母，在開船以前一點鐘，就離開了碼頭，而且沒有哭。這真使我感激之至。因爲我的祖母，知道我的個性非常清楚。也因爲這樣，常在家裏引起了許了向

我個人所生的反感。有一次談到我的婚姻問題，家裏有人主張我和某小姐訂婚爲最適宜。我立刻提出抗議。家人問我是否不滿意某小姐？我就說：『那到並不。』家人又問我那理由究竟是什麼？我說：『現在並不覺得須要有老婆。』家人的答覆倒也非常有趣：『你結婚以後，就會知道須要老婆的。』我當時倒也呆了呆，後來看見他們那般得意的樣子，就更使我生氣起來。後來又有一個來進忠告，我就連着說：『討厭，討厭。』那例外的，就是我的祖母。她並不在事先問我，也不在事後勸我，她是的確最能瞭解我個性的了。她像這次到碼頭上來，既沒有淌眼淚，又在一個鐘點以前，也的確就走了。當然我很知道，她一背了我的臉，就一定要哭的；那一步挨一步的向後走去，還有頻頻向我返顧的頭部，也表示她，何嘗願意在當時就同我分手，而且願意我到那麼遠的法國去的呢！但她是忍住了分離的悲哀，她而且鼓勵着我，說：『你到法國，就是生活再苦些，也得緊緊地，咬住牙齒，不可在人前流出你的眼淚！你能尊貴自己的眼淚，就是尊貴了你自己的身份！』

她當時的喉音却不由的變啞了，但又立刻轉身避開了我。

我的父母早就棄養，自己既未結婚，又未訂婚，更無所謂愛人。所以當時並無精神上的掛慮，身外不但無長物，也更無其他責任上必盡的義務。因此到法國去的念頭一打定，就立刻籌備路費；路費一有着落，就立刻買船票；到了身子一走進郵船，就又立刻想像着，到了法國以後應該如何樣的生活。關於什麼當時所謂生離死別的痛苦，當然不會去重視的了。可是看到了祖母退出碼頭時龍鍾的背影，就不由的使我在心頭蒙起了一層灰暗的感傷情緒。祖母不但是最能瞭解我的人物，而且當我父母在我九歲就都過世以後，撫養我長大的，是我這位祖母。籌備這次赴法的旅費，也就是我這位祖母，她現在是默默地退出了這碼頭，和我分別了，到我再由法國回來時，我的祖母是否還能健在呢？想到這裏，我望着她的背影，覺得眼眶有些酸酸地發生了一種反應。我知道，自己的感情使我要流淚了，我也頗想拿眼淚，等它很自然地排洩出來，可以減去我胸口已在塞得悶悶的那種不

舒服。可是後來忽然想起了祖母前兩天向我說的：『你能尊貴自己的眼淚，就是尊貴了你自己的身份！』於是，我立刻咬緊了牙，挺起了胸，向了我祖母已不能望見的身形的消滅處，雖然我不曾立正，不曾有其他的任何動作，但在我的心裏，我是向她行了平生唯一的最敬禮。由東面又在括起一陣陣的風，我就轉身迎風而立，在心裏好像又在那裏立誓了：『我敬愛的祖母，我永久不負的偉大的囑咐。』

現在已離開了哥倫坡，胸口是悶悶地只想吐的樣子。這的確是開船後第一次發生的生理現象。自從那次和祖母分別後到今天為止，在新嘉坡到哥倫坡的中途，雖然風浪很大，我坐海船也屬第一次，但並沒有感到什麼不舒服，食量也是有增無減的。至於對家鄉故國戀念的情緒，總是淡淡的，所以看見人家每談必家鄉，每寫必家鄉的時候，心裏常在暗暗地覺得好笑。因為他們不論是在講，或在寫，眼淚都像要淌出來了似的。當然，像那麼麼終日在船快樂嬉笑，尤其能那麼大量的吃東西，這使他們是感到了一種妒嫉，常會在進餐的時候向我問着：

『今天我們又嘔了，你吃牛排，還是胃口不錯？』那牛排是他們最怕的，因為每次又進盆子，用刀來切的時候，總是那麼鮮紅的血在淋着。我當時就笑着說：『今天吃牛奶餅乾，也沒有覺得想吐呢。』要是沒有和我們同過郵船的，誰能猜想得到，竟有人會聞到餅乾裏那極淡的牛奶成份，就立刻說要發吐那件事的？

可是現在我自己了胸口悶悶地在想吐了，這使我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因為，說不定他們知道以後，也會說我是吃牛奶的反應了。當時又想起了，失去錢還可說小事，但這是祖母很辛苦地替我籌來的，我雖不會在各碼頭浪費過，那不知小心防護的罪名，我對於祖母個人，當然要覺得抱疚的。這時頭部也在這種心身不安之下，有些漲痛的感覺。於是就在甲板的帆布椅上躺了下去，閉起眼睛，用兩隻手在額部左右角揉擦起來。

『怎樣，你有些什麼不舒服麼？』我聽見有人問我，心裏想這可糟了，我的病態給他們看了出來，半月英名，只有從此葬送！

後來睜開眼睛一看，心裏就鬆了許多，原來在問我

的乃是我同房間的那位王君。王君對我胃口好，能多吃東西的一點，並沒有發生些什麼妒嫉過，因為他的胃口也同樣那麼好，雖然每次進餐時吃東西的量，並沒有我那麼多，但他也並不曾嘔過。

『略有一些不舒服，頭像有點痛，我想過一會就可好的。這次你對於哥倫坡的印象如何？』

『我看印度人還好，沒有辦法的，還要算是安南人了。你看在西貢，那般安南人可不是誰都貪吃懶做的，遇了法國人或白色人種，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奴性，以及鬼鬼祟祟的行動，真使人一見了就會生氣起來。雖然安南也出了許多向法國人革命的烈士，但全國民氣如此，他們那革命成功的日子，真不知要在何年月日呢！』王君談到了安南人，總是那表示着感慨忿歎的。

『有件事我正想和你談談，只是請你別同他人講起才好。』

『什麼事？』王君一面點頭，一面問我，『我向誰都不提起就是了。』

『我在船已開動離去哥倫坡的時候，那錢包却不

見了！』

『什麼？你的錢包失去了麼？』王君替我急得幾乎從帆布椅上跳了下去，『你有沒有報告三等艙的主管者，請他拿這件事調查出來才行。你對於什麼人，覺得有嫌疑的沒有？』

『我想可以不必報告了。因為在這樣浩大的海洋裏，假使偷東西的人東西到手以後，所有的錢包裏的果西，以及錢包本身，只要拿錢收了起來，其他的都向大海裏一丟，那錢鈔上又無記號，要調查又何從去調查呢？』

我這次出國，是完全抱的破釜沈舟之計。以前我也曾和王君談起過，他雖因此和我表示過同情，以至說了許多欽佩的說話，但他總叫我須得想另外的善後辦法才行，否則不免太痛苦了。我一方面很感激他，但也並不因為他那深刻的世故，拿我勇氣消滅了去，想去和家庭表示妥協的想頭。因為我在出國以前，就遭了家庭激烈的反對，我也表示決不屈服。就請祖母替我籌了一千元國幣，除了船費以外，我就將餘錢都購了金鎊和法郎，在這餘錢到法國用完以後，就預備在法半工半讀不要家

裏再寄一個寄小錢我了。假使能做工而不能有多餘時間來讀書，我就只一心做幾年工，以後拿餘蓄再去讀書。假使根本無書可讀，無工可做，我就預備餓死國外，聲明決無怨言。本來我只想預備了船費和由馬賽到巴黎的火車費外，不願再預備旁的費用了。還是我祖母不放心我，於是又替我多預備了一些，籌足一千元給我。我就將那船票以外的餘錢，都自己帶在身上的了，一算到了法國以後，用得省些，大概有半年可用，於是在這半年裏，用心補習法文，至少要做工作的時候，那言語文字總夠應付了。我這種行動，當然贊美的也有，同情的也有，懷疑的也有，嘲笑的也有，勸阻的也有，這對於我，是什麼都不加理會的。同船的本國學生，都知道我這破釜沈舟底計劃的，他們起初聽了，都對我顯出吃驚或懷疑的樣子，那王君則最同情我，因此我有許多事都同他商量着。現在他聽了我失去錢夾的消息，也不由的驚呆了。於是就勸我以後，須得對家庭轉變方針才好。這時恰巧一位姓柳的同艙者，也走來在甲板上的帆布椅上躺着，這時也立起來靠近了我問着：

「你方才說失去了錢夾的話，我真聽了大吃一驚。我想你假使拿預備的錢都丟了，說不定會……」柳君說到這裏，向我望着笑了笑，停了聲音像說不下去的樣子。

「你想像我，說不定會自殺的麼？」我也笑着說，「假使真完全失去了，我也決不自殺的。我可以到了馬賽，不論是在中國飯店裏做跑堂的，或打雜的，以至沿路拉着中國二胡，向巴黎討飯那麼的，一路討過去，不是什麼都可解決的麼？」

「聽說在歐美各國，討飯都要有討飯人口證的。假使你既領不到討飯證，在中國飯店又無位置可以安身，那可怎樣辦法？」

「當然有辦法的，」我這時頭痛似乎好了些，胸口也給印度洋的海風吹得舒暢了許多，於是就更快樂地笑了起來。

「你們不是會有七八個人，替我想法籌錢到法國去用的麼？」於是在我講完以後，不知是柳君或王君，還是我自己，先開始而大家接上哄然大笑起來：「哈哈，哈哈」

『我們在這印度洋的狂濤中』是柳君上前來拉了我的手叫起來，『恭祝你老兄，日後勇氣日增，爲祖國爭光！』

『恭祝你的食量，還是那麼宏大！』是王君的高呼。  
『恭祝我們的同艙，』我也拉長了頸子，『在印度洋的狂濤中，要征服牛肉，牛奶，麵包！』

## 哭妹

蕭善君

六七年前，五哥喪了，老年父母的哀哭，鄰近的人且爲之酸鼻。那年我在新會縣担任小學，想到五哥方能自立便溘然長逝，三月個內想到便哭。其時我寫了篇悲辭，載在汕報，寄託這哀思。

我在家中的第一年，我便結婚。母親想到這個兒子結婚，那個兒子夫亡，便又哀動了幾天。我也暗地裏哭了幾次。第二年，我生了個小孩，爲了仰體親心，便把這孩子立於五哥份下。

明年秋間，我回到家裏，歡愉地和家人相見。母親想到五哥的遠死異地，便悽楚起來，我感動了，眼淚奪眶而出。後來母親忍不住哭了，父親坐在一邊，眼眶也濕了，我爲了安慰親心，首先忍住了淚，大家才不哭了。

這以後，我一連三年在鄉裏做事，住在家中，常常談到五哥，家人都相對而哭。每逢五哥忌辰，母親必哭，父親也哭，我也哭。最先止哭的，仍然是我，爲了安慰親心。

你生下來不幾月，爲了家貧，便嫁給人做童養媳了。我長你十歲，五哥長你七歲。記得你出閣那天，母親很過意不去，哭了又哭。我和五哥在母親膝前，也陪着哭。看見你給人抱走了，我們一直跟到門口。那時你被抱在不相識的人手裏，你也在哭，好像一方面哭你自己的命運似的。等到看不見你了，我們才回轉身來。此後每隔十日半月，母親便要去看你一次。那時五哥年紀小，不懂人情，我

却每次都要跟母親去看你。造成我們長大以後特別要好的根源。

你嫁了一兩年，母親至少一個月要看你一次，送些糖食給你。你這時已曉得些事了，當母親偷偷地回來以後，你找不到母親，必大哭一場而後止。母親在路上，有時也落淚。有時你很依戀母親，使到她不能抽空回來，便索性帶你來家，住了幾天才送你回去。

你嫁後第三年，七妹生了。那時家境仍然一樣貧窮。她的命運也和你一樣，不上二個月也嫁了。母親也常常去看她，常常接她來家裏住幾天。可是她的家境比你的還壞，可憐的小妹妹，又那裏知道呢！

「家累總難堪，」這是父親追悼五哥的輓句。的確，從我有記憶起，家裏從沒有從容過。父親靠着舌耕得來的微薄的薪水，支持家用。母親又特別多產，以致我們兄弟姊妹自小離散。大哥二哥五哥都是十二三歲便出南洋謀生；你和七妹，都生不上幾個月便嫁了，家裏所常住的，祇是三姊和我。可是三姊到十七歲時也嫁了，我却住到十八歲，爲了升學才離開家庭。我怎樣對得起兄弟姊

妹們呵！

祖父常說：「廉吏有可爲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孩子被褐而負薪。」妹妹，你曉得吧？我們的先人，是個廉吏，所以父親也是寒士。大哥二哥五哥都是十二三歲丟了書本謀生，三姊才讀到師範。我得到人幫助，才得受高等教育。雖然，我又怎樣對得起兄弟姊妹們呢！

我在家裏的三年，你的外舅死了，家境一年不如一年。那時我在小學担課，曾幾次對母親說，把你接回來讀書。你外姑却以爲你年已長，正可以幫助家務了，不肯贊同。隨後人事變遷，我又重作了他鄉遊子，未克於成。

我在家裏時，見得家境比較好了，我們兄弟都有出息，都養妻育子了。三姊家裏也好，你和七妹的丈夫都夠謀生，父母總算眉顰漸舒了。膝前幾個孫兒孫女，足娛老年。你和七妹來到家裏，都很能幫助各個嫂子的家務；你的四嫂，特別喜歡你。這樣家裏便有朝氣了，那知道尙有你的天亡，而使家人哀痛呢！

你死，我沒有在家裏，父母親的哀痛，想來不減五哥當年。他老人家兩年事更高了，那能經得起這種哀痛呢！

我奔走衣食，遠客漢口，方冀異日歸來，家人團聚，豈料第二年便傳來了你的噩耗！

先兩星期，接到父親的信，說你病重，我以為感冒所致，不致不起。其次，記得祖父常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已未驗於五哥，豈又不驗於你耶？及後噩耗傳來，竟出意外，司天道者，何竟瞶瞶也！

妹妹，是誰殺了你呢？不是這發端較微的病，是金錢的罪惡，是社會的不良！你的家境清寒，請不起名醫，父親家裏哥哥們又無力負擔你的醫藥，竟致斷送了你的生命，萬惡的金錢呵！可惱的世界啊！

## 巧官

(隨筆)

竟不像春天的天氣，無論從那兒聞不到一點春的氣息，誰說春來了！西北風帶來的是一陣寒，雪花朵朵的落下地，屋上樹上標滿了「冬」的旗幟，要不是迎着日曆，我幾乎疑心是臘歲年尾！我只覺得自己快變，一個年輕人的靈魂為什麼消沉起來！一個年輕人的內心為什麼

妹妹，假如你生於富家，小時便不會做可憐的童養媳；長大了，也不會胼手胝足於田畝之間，可度其華貴的小姐生活。現在或者讀大學了，更何致為了些微病症，為庸醫所誤呢！

我接到你的噩耗，是在朋友家裏。那天，朋友正為他母親做壽，大開筵宴，使得我欲哭無地，人間的哀樂，是這樣不公平呵！

妹妹，我怎樣對得起你呢？你病我沒有看你，殮不憑你棺，窆不臨你穴，何時才得回到家裏憑弔你的荒邱呵！

路爾鈺

空虛起來！我一定要抓住什麼才痛快！我抓住什麼呢？麻將牌，小說書，吃的玩的都不是，我得抓住一樣，像烈火，像浮雲，像春意，像炊烟那樣不着邊際的東西！

天天走向城外，隨手拈來幾株纖草，緩緩地踏着碎石，有時村姑不經意的憨笑，撩撥起我愛哭的心情，有時



魚船上撒破網，我找到了什麼安慰似的，長嘯一下！

現在，我盤踞在一所小茶館裏，這茶館，亂嘈嘈的舖排上幾張桌子，一羣下流人佔據了，紙煙灰，瓜子殼，觸目皆是煙蒂兒的地上，我知道這裏有所謂清唱，歌女獨手包辦的拿手好戲，這裏彷彿北京的落子館，小檯前是「卡阿鳳」「卡阿秀」「王巧官」的金字招牌，小檯旁是京胡，二胡以及紫砂茶壺一把。

我問自己，你內心的空虛，你靈魂的消沉，你要到這裏來找滿足嗎？

鼓掌，喝采，是王巧官玉堂春的頭段。

一個二十歲模樣的人，玲瓏極了的一位姑娘，她沒有尋常歌女的浪漫，眉宇間儘有無盡的哀怨，似乎遭盡了人間的磨折，來借清歌一吐抑鬱。

我厭惡歌女，我以為歌女是缺少感情的石像。我憎惡歌女，我以為歌女是沒靈魂的模特兒。此番，我要重重懺悔，至少，我要巧官許我自新，此番，我要重重懺悔，至少，我要巧官重重的鞭撻。

只有重重的鞭撻，只有許我自新，才能滌除我良心

上的污點，只有大家摟在一塊痛哭一場，才能消除我們風塵的潦倒。

想着，胡琴梆的一聲斷了絃，巧姑被一羣人簇擁下台來了。

這一羣人離我不遠，這一羣下流人在侮辱她，我辨不清嗑着的瓜子，轉上什麼味兒，我要把茶壺擲過去，我要……我要追問，呵！我明白了！巧官！我原諒你！你不這麼着，你要挨老闆一頓痛打！呵！巧官！你原諒我！我沒有這麼多的錢去解你圍！然而，巧官！你受人輕薄，無異是別人揀我自己，我難道看你——我居然有這大膽招你來，你來了！你接近我的身旁，一羣人的目光集中我，我幾乎迸出眼淚，我怕別人瞧出我的身份，我怕別人無謂的議論，我招你來了！我也怕你挨在我的身邊，我想叫你走！然而我招你來了！我見你只有悲傷的份兒，你叫我說些什麼？我有告訴你的，也不是這短時間所能說盡，然而我招你來了。我要告訴你！巧官！你忍心甩下你的聰明不讀書！你忍心跳在男人掌上玩！你忍心在胡琴聲裏挨歲月！跑出去吧！誰欺侮你，我打倒他！誰攔阻你，我搥除他！有一日，

有我一日，我是不放你羣流合污。逃出去吧！這陷阱！默默的，巧官飄來一雙哀怨的眸子，我知道，要是她明白我的目語，巧官要比我悲傷一萬倍。

從此，我發誓不進茶館，發誓不聽京劇，當然，發誓不見巧官那樣人了。

## 父親帶來的話

郭慰永

從故鄉C城來讀書，已經整整四年了。因為路途太遠，假期中也莫有回去。就是初中畢業時也莫有回去一下，就繼續住在高中了。在這樣久別故鄉的我，今天得到了父親要來看我的息消，真是喜歡得手舞足跳起來。我本來是寄宿在一家寄宿舍中，立刻就將床鋪打掃個乾淨，好像父親已經來了一樣。

在一禮拜后的下午，父親果然來了。風塵僕僕的，我握着他的手，看到他的額上一摺一摺的皺紋也更多了，人也更瘦了一些，平時想對他說的話，現在都一齊擠在喉嚨上，不知道從那句話起，只是東問西問的就把下午消磨過去了。

夜間我買點酒菜陪着父親坐在桌子上，談起家中

的一切：母親，哥哥……

「鴻基！每期我看了你的學校的成績通知書，很喜歡地，你一年比一年的成績好了，媽媽看了還更喜歡，哥哥也說：你知道家庭的金錢艱難，能自用功，很好的。」父親喊着我在家里時的名字，臉上浮着一個微微的笑容。我不知道拿什麼話來更增他的喜歡，只好沉默着。

「我沒有看見你已經四個春夏秋冬了，你長高得多了，也胖了些。」

「爹爹現在還吐血嗎？近來怎麼這樣瘦？」我在家中時，父親常常吐血，很關心的問他。

「瘦了嗎？去年幾乎就要看不倒你了！」父親收了笑紋，好像很愁悶似的說：

「這幾年因爲年歲不好，不是天乾，就是水災；去年險些一家人葬在水中；這些都是媽媽喊我不對你說，免你東問西問的；況且我又時常焦急憂愁，身子也一年不如一年了！」

我想到母親的愛我，真是無微不至啊！但是，這些事我也從報上曉得啊！她的心是白費了。

「可是我還有兩件大事沒有做，怎能安心呢？」父親繼續的說。

「爹爹現在已經老了，還要做什麼呢？平時多將養些好，不要多操心。」我用溫和的話語，安慰着父親。

「你哥哥也這樣說，可是我怎樣攔得下沒有爲你團圓，是第一件；這件不做，我就放棄我老子的職責了。第二件雖說你有點學問，可是年紀太小，也沒有替你找到一個託身的地方，所以這兩件都是我放棄不下的擔子。」

「爹爹！我高中雖還有半年了，但是即使不留學的話，大學也還有四年，爹爹怎麼就要給我找託身的地方呢？難道要爹爹找嗎？至於結婚嗎？那爹爹更可不要操

心。」

「唉！」父親長歎了一聲，臉上表現着一種莫可名狀的悲苦的顏色。我驚奇了！父親爲什麼要長歎呢？未必家裏有什麼事嗎？我怎麼不知道？又是媽媽喊不要對我說嗎？未必罷！

我只好不管，把話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爹爹那回說我能讀大學，如今我只有半年就畢業了，我想爹爹早點爲我籌劃籌劃，免得到那時又要東挪西借，媽媽也要操心。」

「唉！唉！」父親又長歎着，好像我才將的話，更增加了他的歎息似的。

這我真不懂了，難道他心中感傷着什麼嗎？我可忍不住了，只將問着：「爹爹嘆子事這樣的長歎呢？」

「鴻基……」父親喊了我一聲，聲音又被什麼梗住了，停着不說，一會才又繼續的說着：「唉！你也知道，這幾年我們田中收成的東西，真抵不住上稅，原先我本想：每年你哥哥賺的錢拿來做家繳，田中一年收成的和我往年存下的幾個，還能使你讀一下大學，那曉得：這幾年

不說賺錢，就是儲下的幾個血和汗換來的錢，也漸漸地要貼補完了，所以你現在讀大學的用費，恐怕……恐怕……不能再……再設法担付了。」

我呆了，好像受了電似的。

「我不能讀大學了嗎？我讀了中學就算了嗎？就失學嗎？」我驚奇地又像忿怒的，不了解父親的意思似的說。

父親在家中雖稱為嚴父，可是，平時卻難得容易地生氣，今天是悲哀佔據了他全部的心靈罷！聽着我說，卻怒氣的，大聲的罵我：「哼！我費盡心血，好容易才把你養大，你就一點也不能原諒我，這也是命運啊！是我把錢藏着不給你讀書嗎？哼……」

「爹爹！家中總還有點，在親戚那裏去借點，我只要能夠出去，我或者可以另想辦法，把大學讀下去。」我像得着一條好計似的，喜歡的說。

「家中雖還有點，恐怕還不夠上稅罷！在親戚那裏去借嗎？這個年辰，那個有借給你的？那個又願意借給你？鴻基！不能讀大學的人，豈止你一個嗎？總之，你二天畢了

業，我就磕頭，我也得給你找到一個託身的地方啊！」父親怕我太失意了似的，忍住悲哀，憤怒，安慰着我。

我看着我爹爹的樣子，又想到爹爹才來，能使他過分悲哀嗎？況且爹爹還止住悲哀，在安慰我，只好說別的話。

「爹爹！再吃一杯，好睡了。」

「不吃了！不吃了！」一個字一個字沉重的，夾着忿怒，從爹爹口中吐出來。

我把桌子上的東西，一樣一樣地撤開，給爹爹到了一杯茶，燃支捲煙，請他在床上休息。

父親也沒有說什麼，躺在床上，噴出一口一口的煙子，時時夾着一兩聲歎息。

我坐在牕子下面的椅子上，看着父親，腦海中的思潮，真如銀幕上的藝術一般：「讀大學……前途……光明……爲國家……失學……無錢……農村……破產……父親……前途……掙扎……」

這時外面的雨，淅淅索索地，牕子上糊的紙，被風吹得呼呼地，全室的空氣，都沉默着，都沉默着……

## 謎 (第一名)

河北省立正定師範初三 齊筱嵐

(一)

常明之從他舅父（車站執旗者）的家裏出來，心裏充滿了高興，他簡直像個瘋子，走到這裏，走到那裏，到底爲什麼這樣，他摸不清，心裏只覺得有那麼一股勁催着他。他想盡量的笑一場，不然就是找到一個人談一談這件事。一個沒有職業的人，忽然找到了事做，這不值得快樂嗎？可是在快樂裏有個問號？那就是他不知道舅父給找的是什麼事？他的舅父只做着站長的口吻說：「常明之已經有了位置！」自然他的舅父不敢問站長，他也不敢再問舅父。

他不知不覺的走進樹林子裏來，把手裏將盡的烟捲頭扔在地上，心裏打算着將來的生活，回味着過去的一切。什麼東西都是這麼適意，小鳥也不再唱那些愁悶之歌，草兒也受風姨的指使，向他致賀！他想起在他飄泊生活中唯一的解語花——筱平，這個聰明

的小孩子。這樹林的每塊石頭上，都有他用石筆寫的字。他從那些字裏，會聯想起那裏是筱平歪着頭寫的，那是他笑着寫的，那裏是常明之極煩悶時寫的。從這裏邊他是如何接受了這小天使的天真的洗禮……猛一擡頭，筱平正立在那裏發呆，眼裏含着淚花，小嘴撇着，臉上充滿了不快活的神色。

「筱平，怎麼沒有上學去？」明之問。

「媽不讓去！」

「怎麼？」

「今天早晨我起床的時候，媽媽正在收拾東西。我問她收拾東西作甚麼？她說：『我們要走了！』媽媽幾乎要哭起來。我問：『爲什麼要搬走？搬到那兒去？』她只說：『我們沒有好的親戚，不會給站長拍馬屁！誰知道搬到那兒去啊？孩子！不要到學校裏去了，學校也不讓你去了！』常先生你知道爸爸爲什麼要搬走嗎？」

爲什麼員工子弟學校不讓我去誰不讓我去常先生  
你知道他嗎……」

「……」暫時的沉默，明之漸漸明白了這件事，  
他知道了舅父給他找的是什麼事！

「……常先生，爸爸爲什麼不好好的在這裏作  
工要搬走呢？搬走了我在那兒去念書？常先生是誰讓  
爸爸搬走……」明之心亂了，不忍再聽那樣的話！他  
想起筱平家裏整個的負擔全放在筱平的爸爸一人  
的身上，假如若得了這個位置，這不是他自己使着筱  
平失去了求學的機會，使着一家人滅亡嗎？他心裏有  
一種說不出的苦悶，他決定爲着良心的責備，爲着筱  
平的家，筱平的前途，他寧願去重過漂流的生涯！

「筱平！他的妹妹叫他。」媽媽叫你呢！」筱

## 新客 (第二名)

星期日的下午，空氣很沉靜。

同學們差不多快走完了，整個的校舍，沉在死樣

平看着沉入深思的明之兩眼，戀戀的走去，明之看着  
他的背影，直到他消失！

### (二)

第二天下午，筱平一蹶一跳的到樹林裏去找常  
先生，他要告訴他一件好消息，便是「他們又不搬走  
了！」可是當他走進樹林裏，一個人也沒有，只有一羣  
麻雀在那裏開會議！他獨自走出林子，遇見那個打旗  
的伯伯。他問：「伯伯！常先生上那兒去了？你知道嗎？」  
「那個混東西嗎？哼！他走了！」說完吐了一口唾  
沫，搖着頭走了，似乎他有無限恨意！

「常先生爲什麼走？」他不明白！呆呆的站在那  
裏望着天邊出神。

安慶初中三年級 陳先繼

的寂靜裏。書攤開了擺在桌上，却懶得去讀，默默地在  
走廊上徘徊了一會，便無聊地踱入寢室。紗窗外桐葉

在飄搖，太陽射在沙土上，發出萬道光茫，耀得人眼花。心，一顆活躍的心，被千萬個愁怨絞死了。

突然，傳達老柳衝了進來。

「外面有位同志要會你！」他說：

「同志！」心頭飛來了個疑問，想：「既沒有親戚在軍隊裏混事，又沒有和軍界裏的人交過朋友，那裏會有什麼同志來要會我呢？」

「有沒有名片？」我問：「是個什麼樣人？」

「他說姓馬！是警察模樣兒。」

「姓馬？」把好好的往事都從心坎的深處兜了轉來，却終沒有想到這位馬警察同志是誰。

「好歹你出外看看就會知道的！」老柳見我呆呆的在想，心中好像有點不耐煩似的催我出去。真的！這要呆想做什麼呢？出去見面不就會知道了嗎？

到了會客室，一位三十多歲的中年人，穿着套半新的警衣，見了我就恭敬的來了個立正，好像跟我很熟的樣兒，但是我總想不起他是誰，然而又有點很面善，好像是曾在那裏會過的。

「不認識啦！毛少爺！」他笑着說。

我看他那種口吻到不像是生人，不然我小時人們常叫我的名子，他怎麼會知道呢？我對他的臉部仔細的看了一會，忽然給我想到了。

「你是馬三吧？」我問。

「是的！有點不像三年前的樣子了吧？」

我倆都笑着坐了下來。

「是有點不同了！」我笑着說：「臉上那弄許多麻子呀？」

「不能講了！」他嘆了口氣：「自從跟馬局長去後的年把都很好，不幸在第二年春天出了場天花，差一點就病回老家去了！」

「我說呢！有點不像你，要不是你對老柳說姓馬，就是現在恐怕也不會知道呢！」

「……」他笑了笑。

「這幾年來很得意吧！」

「哪裏有什麼好啊！馬局長所在的是個小鎮市，還不到三百家住民。」他說：「我底正薪每月只有八

元，除去三元伙食，還要剃頭，洗衣，洗浴……又花去了幾元，你想還能剩幾個錢呢？我又是個老實人，你是知道的，那些不義的外水從來就沒撈過……」

「正大光明的外水每月有好多呢？」我插斷了他底話。

「那少得很啊！」

他在我家過了七八年，爲人的忠厚，做事的勤勞……我都是知道的。在小時他常常帶我玩，記得在我八歲的時候，那一年夏天家鄉的個小鎮上唱大戲，我不知從什麼地方聽得的消息，跟母親吵着要去看，母親被纏得沒有法想，就叫他帶着我去了。母親爲什麼要叫他呢？大概總是爲了他做事要比別人小心些吧？天氣是非常的炎熱，因爲這戲不是常有的，所有人就特別的多，他抱着我擠在人堆中看，但是看不清楚，我吵了起來。在沒有法兒的當中，他慢慢地向前移了些路，又把我扶到肩上騎着，這樣才慢慢地可以看得清楚了。當時可實在把他累煞了！

記得又有一次是在除夕的晚上，他和幾個用人

們都穿得整整齊齊地來給父親辭歲，當他要磕頭的時候，我却調皮的說：

「馬三來！你恐怕不是真來辭歲，而是想來混二百錢的吧？」

頓時逗得別人都大笑起來。他羞得臉通紅，氣得跑到外面睡覺去了。後來還是父親出去跟他說：小孩子不知道什麼說玩的！他才起來。以後他也沒恨過我，還是笑嘻嘻地逗我玩。我知道他所以要跑到外面去的原因，不過是爲了一層「羞」罷了！

兩幕往事很快的打腦裏溜跑了！

「家還在省裏住？還是以前那地方嗎？」他問我。「唔！還在！不是老住址了！」於是我對他說了新的住址。

我倆又談了談各人的近況及家鄉受災的情形……說着，說着，忽然他微笑了一陣，好像要說什麼，但又沒說出來。

「我問你……」他又微笑了陣，總好像有點不



好意思似的。但終於說了出來：「你結婚了吧？」他說過就笑了起來。

真沒想到他會問這個，我很快的答道：「沒有！好好地問這個做什麼？」我也陪着他笑了起來。

「你欺我，這樣大了還沒有結婚！」他很驚異似的。

「實在沒有！我何時對你說過謊？」我爲了消除他的疑惑，態度變爲了極莊嚴。

「唔好！我走了。」他站了起來，「晚間回家吧？」

## 桂林 (第三名)

是一個靜的夜了。

桂林跟着自己瘦長的身影，緩緩地拖移着脚步，像醉乏了似的。風沒點兒涼意，他袒開胸，依舊是說不出的熱燥，煩悶……

一隻像披着破皮襖似的老黃狗，蹣跚着迎面走了。桂林一瞅着，毒氣橫生的使股勁兒，猛的就是一

去！」

「回去！你是不是住在馬家？倒忘了問你。」

「是！」

「來！」當他走了好幾步後，心中突然想起一件事，又把他叫了回來。「你那次走時不是跟我講：『我底年紀已快到卅歲了！到那裏過兩年，定要討個女人！』現在討了沒有？」

「那裏討了呢……」他發出了陣苦笑。

一九三五，初夏在安慶。

河南開封高中普通科 祁東海

脚。狗跳着，拖着尖嗓子的「嘎嘎……」聲，向黑暗的角落躡去。

靜寂間，「嘎嘎……」的號叫，悠悠的，淒涼的迴應着，使桂林感到一陣悽愴。他本想和狗一樣的，號叫幾聲，但四圍沈寂的空氣，彷彿啞住他的嗓子了。他，沒力的，緩緩地拖移着脚步，往前面躡去。

「做啥的現在才回來啦！」

一鑽進家門，妻就滿泛著笑臉問：「聲。她朦朧的眼窩裏，透露出希望的閃光。但看見丈夫的臉色，像昏暗的天空那麼慘澹，她趕緊又加上一句：

「怎麼啦，標爺沒給錢嗎？」

「唉，標爺呀……」

桂林坐在一張缺把的柳圈椅上，累了似的喘了一口氣。無數的愁紋鎖緊了他的額皮，他繼續的說：

「唉，窮人都是沒理的，還說什麼呀……標爺說我壞了他清白的人格啦，他……他明天還不知……」

要……怎樣我呢……唉……唉，總是咱不對呵……」

悔不該當初聽他說呀……唉，他變了……一塊錢也不給呀……」

「……老天爺也不下雨了……眼看著莊稼都要枯萎在田裏了……咱……咱這人家怎好過活呀……」

妻聽着，聽着，她那麻子的臉蛋上，閃爍着苦惱的亮光。桂林粗聲啞氣的說着，說着，有點昏迷的樣子。

「桂林，你到韭菜溝給楊香送個信吧，你就說兵要去打他們，怕……怕海的了，現在都屯駐在咱莊，教他們趕快想法逃走，免遭禍患。我知道你素來是很忠實的，這個忙你一定幫，別怕，將來事後，我總要送你幾塊白花花的洋錢。可是，你千萬記着，別走透了風聲，和咱的性命有關！」

二日前的一個有殘月的黃昏，村子裏駐滿了好些兵。桂林正坐在自家門口的石頭上，叭啞叭啞地吸着旱烟。標爺悄悄地走來了。他往桂林的身邊靠了靠，把脖頸一歪，將嘴擗着桂林的耳朵，小聲的說出那麼一大串的話。桂林聽了，覺得標爺既然託咱，就是跟咱厚，人家一個有名的大保長，配不着和咱拉攏嗎，咱怎好失掉人家的歡喜呀，桂林因嚙了口唾沫，細聲的答應：

「好呃，你說怎樣辦就怎樣辦。」

「那你就去吧！」

桂林歡笑着，忽忽的走去，走走，在夜色昏濛的山中，在崎嶇無路的山坡上……

近來老天爺不想落雨了。烈火似的太陽，把莊稼晒得都垂下頭，眼看就要枯萎了。桂林家的幾斗糧食，慢慢地吃完了。在無可奈何的當中，桂林祇好拿着臉皮去問標爺討錢。今晚，標爺一見他說要錢，便大怒了，搖着那尖錐子一般的腦袋，嚷道：

「桂林，你這小子，狗胆不小，竟敢來我家討錢，嚇嚇……還不給我滾開滾……」

「不給錢，我是不走的！」

「好利害呵，你還敢反嘴的……」

標爺的怒火熾燃着了。他嘟囔着，咋蟻似的跳起來，跳到桂林跟前，就是幾個耳光子。

桂林的臉蛋猛一熱，呀的喊了一聲「痛……」

「你啥的呀！」妻驚訝的問。

夜悄悄地移動着脚步，走過去了。

第二天的中午，桂林的家裏，突然來了幾個荷槍的兵，硬生生的把桂林捆縛走了。他們的口實是：「桂林不該說保長是老海廠的經理，壞人名譽，罪有應得……」

「唉……天是沒有眼睛的呵……」

桂林的妻，哭一陣，號一陣，眼淚鼻涕掛滿了臉，腦袋還不住的撞着地……

五月於開封高中

## 世風日下 (第四名)

常熟鄉師三年級 朱而翔

「他媽的，國立大學還要收費！」

「學費還要四十元！睡覺都要三十元！什麼雜費……」

「一學期繳一百多塊錢，還沒有飯吃！」

幾月來，張振久沒有得到他家庭的款子了；並且，他知道家款是永不會到的；學費和生活，早成了一個

難解決的問題。他讀了剛才校役送來的一封『限期繳清，否則停止聽講，刻日離校』的催繳學費的通知書後，便更增加了他底憂愁，以致於徬徨，終致於憤怒；他破口地就罵了出來。

然而，罵由他罵，不停留的光陰，轉瞬已將納費限期帶來了，并且如流水般地過去了。憂慮和憤怒的結果，是在限期滿後的第二日，在齋務主任帶來的校長嚴厲的命令與監督中，遷出校外來了。

他在一條污濁的馬路邊，租了一間小角樓住下。生活的唯一來源，就是他僅有的些許衣服和物件。他何嘗不會想找一個職業呢？但是他沒有位高名達的親戚和宗族，也沒有身踞要津的朋友。這是謀職業的唯一先決條件，并且已似乎成了金科玉律；這對於他，當然也不會有例外的。他經過幾次熱烈的希求與悲痛的絕望之後，那最可靠的，依然只是他僅有的衣物。然而，當他將所有的衣物都吃下肚子去了的最後一刻，他完全陷於倉皇與恐怖的狀況中了。這種倉皇和恐怖，決不是多情的少年，在失去了他的情婦時所能

感到，而且縱然以癡情的亞芒都華德失夫了他唯一的心靈——美麗而負心的茶花女——馬格麗特時的倉皇與恐怖，也決不能同牠比擬！

但是，我相信：無論怎樣不幸的遭遇和惡毒的環境，依然會同樣地如幸運與善良的週遭一般，給人以啓示：決不會使人完全陷于絕境。——兩樣的，只不過是道路的或左或右地不同罷了！

在他角樓前面的樓房裏，住有一位廿多歲的壯漢王鑫。他是這座房子的第二主人，二房東。張振同他起初是在出入相遇時，約略地點一點頭；後來，日子久了，也就漸漸地熟識起來。

王鑫似乎並沒有什麼職業，有時是澈夜不會歸來，有時又在家裏長睡半天，或是在馬路上閒逛，但是，他却無憂無慮地，非常逍遙。在他那發光的緞鞋絲襪，一身飄飄的印度綢長衫短衫上，以及捲着的兩袖間，都充分地表示出他的闊綽自在。他有一位豐滿而妖豔的夫人，時常同出同睡，在落魄的張振看來，似乎是夠幸福的了。

張振同王鑫熟識之後，閒談間，就探問起他的職業來，起初王鑫的答話很含糊，後來益漸相熟了，也就毫不秘密在地告訴張振，不曾想到過的一些他的生活來源，並且似乎很同情張振似地，當張振將自己的情形告訴他以後。

在這一次的熟識之後，張振竟慢慢地也成就了王鑫的朋輩了，而且以他的聰明和智慧，很快地在王鑫的指示中，學得了許多高妙的賭術，以及誘誑嚇詐的手腕，很容易地將富有的公子誘入他們的羅網，很容易地在他自己的一雙長袖的幫助中，將他所需要的牌竊到手中。這使得王鑫和朋輩等都贊賞他高妙的本領。於是張振的生活，在不久的日期中，也就豐富起來，而且在他捲起的雙袖間，也顯出了與王鑫同樣地優逸自在。

一般哲人修士所說的良知和德行，有時未嘗不會使張振的中心，發生墜落的懺悔；然而，畢竟只是一剎那——這與其說是他陷入罪惡的深淵不能自拔，無甯說他也是一種生物，賦着任何生物所同有的求

生存，求得生存之後，而又企圖舒適的本性。

日子久了，張振他們的智慧也愈漸聰明。在一個傍晚的黃昏時候，他同王鑫用飛馳電掣般的汽車夾帶了一位富家公子回到家裏來。然而，在一個睡夢朦朧的早上，他們被幾位破門而入的巡捕抓去了。這結果，當然是很平常，只兵士們的食指輕微地一動，就造成了他們不慮衣，不憂食地永遠的長睡。

這一切都平淡淡淡地，如往常一般過去了，沒有人提及，沒有人感歎；只是在那負有改良社會，糾正政治，教化民衆偉大使命的報紙上，驚奇地用頭號字刊出一個『大學生做綁票匪』的標題，並且再加上一排小註：『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 更正

本刊第二卷第三號『中學園地』欄寺莊村之夜作者係祁東海君，排印時失察，『祁』字誤植『楊』字，殊深抱憾，特此更正。  
國民文學月刊社

## 由自然主義至新浪漫主義之德國文學

張資平

在前世紀末期，理智的，啓蒙的自然主義在歐洲特別在德國因爲未能應付當時的社會與環境，故終於達到了窮途而不能再有所進展。在文壇方面也起了一種轉變，而傾向於非理智的，熱情的浪漫主義的文學。因爲當時的社會的病根並不是藉理智的科學的實驗的客觀的方法所能治療，而實在需要熱情的積極的理想的主觀的主觀方法才能抉剔這種社會的病癥了。說到這裏，略介紹一下在這轉換期以前的歐洲社會狀態諒非無益的參考吧。

在前世紀末期，歐洲的社會到處都是充滿着銷沉，倦怠，絕望等的暗影。特別在法國，由自然主義所遺留下來的所謂自由，平等，進化諸希望仍然是非常的渺茫。資本主義還是一樣的跋扈。表面上雖似很平靜，但究其裏面則充滿着悲觀，懷疑及凋落的成分。他們爲要排遣這種憂抱的哀愁，便傾向於輕佻和誇銜的風氣。這種種風

氣表現於文藝上的便是 Decadence 和 Dandyism 在北歐保守的官僚主義雖既沒落，但是代之而興的自派却又欺騙了民衆而行使其平民主義的專制。特別在俄國這種日趨於幻滅之色彩更爲濃厚。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雖算是一大變革，但其結果祇是愈陷細民於窮困，愈增厚了地主的財產，愈使工人的工銀日見低落。到了一八七〇——一八八〇之間因有工業都市之出現，遂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布爾階級。政府對於社會主義的運動更加以強大的壓迫，故終於造成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英國，帝國主義雖在這期間中抬頭起來，但究其裏面只見社會之日趨崩潰。國富日見增加，人口却日趨減少。由於都會集中主義的結果，增加了坐食的中產階級的數量。小資本家的生活益陷於困難。到處都充滿着不安和平平的呼聲。總而言之，在此時期只有悲觀，憂悒，輕佻浮薄的風氣完全支配着了全歐。但是他們

也未嘗完全絕望。他們都豫想着新時代之曙光必有照臨的一天。故在世紀末 (Fin de Siecle) 有兩種精神之對抗。其一是努力進取的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其二是厭世疲倦的頹廢傾向 (Decadence)。總之，此兩種傾向皆是反抗過去的自然主義而產生出來的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前者是我們所欲說的新浪漫主義，而後者是所謂象徵主義、唯美主義、神秘主義、頹廢主義等文藝傾向。一般常混視這兩種文藝的傾向，以為新浪漫主義即是純象徵主義。其實不然。為避免誤解起見，我們假定稱這種積極的文藝的傾向為新浪漫的理想主義吧。

新浪漫理想主義亦與上述消極的文藝傾向相同，是新主觀主義的文藝，即在主觀的、熱情的兩點雖相共通，但兩者之趣旨則完全不同。總而言之，這個積極的文藝思想是以改造人類生活使走上新生活的道路上之改造意志和理想的基礎的文藝。換句話說，上述象徵主義、唯美主義、神秘主義等之消極的文藝是與『為藝術而藝術』之主張相近。至於新理想主義的文藝完全是『為人生而藝術』。在這個意義上與自然主義又有

相通之處。但自然主義的背景是由機械的人生觀所作出的消極的悲觀主義。新浪漫派的理想主義始終是積極的，肯定人生，愛重生命，並欲由是努力以求達到更新理想的理想的人生的思想。更詳言之，自然主義是過於取純客觀的態度，即自然主義者好像是立於社會圈外，對於人生及社會僅取傍觀的態度，拋棄意志，拋棄感情，對於自己所不能滿意的現實，唯以悲觀的眼睛加以注視加以觀察，而束手無策。自然主義者好像在說：

『人生不過乃爾。人類之力是至為微小的。儘是在摩拳擦掌或掙扎，結果又有何用處？所謂理想亦成空泛。所謂進取亦是徒然。』

故知自然主義的人生觀是無理想，無解決的否定的人生觀。但是，人們是不能永久立於這樣的懷疑與否定之中的。若第一個否定，第二個否定……一直否定下去，那就要否定到生命本身了。但是，人類是不容易否定其本身之生命的。推而廣之，對於民族，國家亦可以應用這樣的理論。無論是個人，民族，或國家，都是強烈地要求其本身的生存與獨立。總而言之，有機體之圖生存與獨

立，實爲一種根本的，絕對的慾望。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加以否定的。當然，自然主義之否定的態度並不是『爲否定而否定』。它是爲圖獲得更真實更正確的肯定而否定一切之『不正確』及『不真實』。即是『爲肯定的否定』。但是自然主義者之純客觀的態度，純藝術的手法，純科學的分析，結果是無補於社會之改造，仍然不能抉剔社會的病根。在前世紀末期一般對於自然主義已經絕望了，故有新浪漫主義的理想主義的抬頭。『由自然主義至新浪漫主義』可以說是必然的過程。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我們所謂新浪漫派的理想主義和自然主義之一支派純理想主義完全不同。俄國的託爾斯泰，法國的羅曼羅，蘭即是這派純理想主義的代表。那是一種人道主義，仍未能完全脫離舊的自然主義的窠臼。歸納這派文人的意見是：

『若自己的生命與其他多數的生命有同一的本源時，則自己決不能離開他人而獨立存在。即自己的存在和他人的存在是根本相通的。故欲愛己必先愛人，欲利己，必先利人。』

託爾斯泰和羅曼羅曼即有此種思想。印度的泰戈兒亦有這種思想。這即是人道主義的根本思想，同時爲純理想主義藝術之內容的特徵。

至於新浪漫主義則不同。它的概念是完全與上述一切消極的耽美主義，享樂主義以至人道主義不同。新浪漫主義與其說是以自然主義爲發端，毋寧說是以自然主義爲經過的途徑。對於過去的自然主義之努力與成績是無所回顧的。以託爾斯泰爲代表之純理想主義不外是看見自然主義達到了幻滅期，因而勉強起來攝政，至其實質，仍然是沒有忘情於自然主義之過去。

由上述，吾人知在前世紀末期自然主義文藝達到了窮途之後，發生了數派的新的文藝傾向。例如德國的文學史家史丹姆拉氏（Stammeler）在他的『由自然主義至現代之德國文學』中設立物質（Materie）形式（Form）及精神（Geist）之三種基準。

（一）自然主義和印象主義（包括鄉土藝術）屬於物質的支配。

（二）頹廢文學和象徵文學是表示物質和形式的



鬥爭。

(三)新浪漫主義是表示形式的勝利。

下面所述，雖有點脫線，但為明瞭德國的文學發達情形起見，亦未嘗不可以之作參考。即新浪漫主義經過了『向着形式和精神努力』及『向着物質和精神努力』之後，便達到『精神之問題性』的表現主義，最後即作一個綜合——『實質和形態』(Gehalt u. Gestalt)的綜合——而向新實質主義(Neue Sachlichkeit)發展。若賦以赫格兒(Hegel)式的命名，亦未嘗不可以稱為『理想的寫實主義』(Idealrealismus)但是瑪霍爾慈(Mahrholy)在他的『現代德國文學史』中，則總括自然主義以後的文學傾向為『新浪漫主義』。又瓦澤爾(Waltzer)在他的『由哥德歿後至現代之德國文學』中，則合併自然主義和印象主義而稱之為『印象藝術』(Eindrucks Kunst)使與『表現主義』(Sussdrucks Kunst)相對立。在一九〇〇年前後對於『印象藝術』又起了一種反動，即是新古典主義和鄉土藝術的抬頭。又偉剛德(Wiegand)的『德國文學史』

則視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及鄉土藝術為三鼎足。

瑪霍爾慈的見解是一點不會錯的。在自然主義以後的文學可以統稱之為新浪漫主義文學，其中實包括新古典主義，表現主義，新實質主義等主要的文藝思潮。此等文藝思潮雖非完全相同，但其間亦有相通的一貫的暖流貫流着。這個暖流即是『德國民族的奮鬥』，『德國民族超越一切』等思想——亦即是德國哲學者所崇拜的 Deutscher Idealismus 等思想。

在上述諸主要的文藝思潮中，以表現主義反對戰爭為最烈。但在這派文人的思想中，仍然潛伏着有狂熱的感情。所以在大戰勃發之後，平日主張四海同胞主義，主張非戰主義的表現派文人反多拔劍而起，為祖國而在沙場殞命者，達十餘人之多。有名的劇曲家梭爾格僅二十四歲，亦在梭姆河畔為其祖國而捐軀。尚有史杜蘭姆亦為犧牲者之一人。關於表現主義與戰爭文藝之問題因非本篇之範圍，暫且從略。今當轉述德國文學直接由自然主義轉變至新浪漫主義的大概。

如前所述，在前世紀末期，德國的文壇，對於自然主

義感着倦怠了。故巴爾氏 (H. Bahr) 提出『自然主義之克服』 (Überwindung des Naturalismus) 的口號。其次則有德姆爾氏 (Dehmel) 之反對自然主義。他高呼『要脫去自然主義的桎梏！』他的論旨是：『自然主義對於人生之本質的或精神的部分實無何等的接觸。它的領域只是囿於以心境為主之環境描寫及綿密的敘述……自然主義者一開口便說實現。他們爲圖捕捉現實而忘卻捕捉真理。其實捕捉真理才是人們本來的欲求。』故德姆爾氏再諷刺着說：『舞台上演着的自然主義的悲劇其實並非自然主義的悲劇，實在是自然主義本身的悲劇。』他又反問他們：『……皮膚即是身體麼？身體即是人類麼？人類即是生命麼？又一人的生命即能代表其時代麼？』故德姆爾氏以爲自然主義僅以描寫人類——否，其實是人類的皮膚——爲滿足，而不深究人類之生命，靈魂及其所生存的時代之生命，實不足取！因爲它實在不能深究人生。總之，德姆爾氏是注重一切有機體——個人，國家，民族，社會等——之未來的有光輝的生命。他深信過去之自然主義——冷漠的，機

械的，純物質的，實驗的自然主義實在沒有能力解決此等重大的問題了。故他提倡在世紀末期的，像死一般的，沉寂的，疲倦的時代實在是需要一種刺激性的興奮劑。這即是在當時抬頭起來的狂熱的，活動的，精神的，理想的文藝思潮。這不僅是德姆爾一個人的呼聲，而是在當時德國全體的呼聲。但我們必須注意的，則那個新興的文藝思潮決不是對於唯物論的自然主義之一種反動的時代思潮，而實在是由自然主義本身中所孕育生長出來的自覺和要求。這一點即是新浪漫主義和舊浪漫主義之區別。在十九世紀初葉最盛行之舊浪漫主義是專迴避現實而逍遙於夢幻的世界。至於新浪漫主義是會經受過現實的自然主義的洗禮，故仍然能夠以實現爲立足點，但不像自然主義那樣地固守着現實，更進一步企圖超越現實，而從現實中捕捉理想的世界。又十九世紀初葉的德國浪漫主義是固守着德國民族的傳統，憧憬着潛伏有德國魂的中世時代而欲加以美化的運動。至於新浪漫主義之精神雖與前者相同，但在實質上能兼容化時代的精神與國際的長處，脫却了素朴的原

始的民族性，而構成一種現代型的國民文學。

但是德國之反自然主義運動決不是模倣外國文學，亦不假借外國文學。因為在德國國民本身中已經產出有一個偉大的導師，這是德國國民認為最可誇耀的一件事。對新浪漫主義的思潮給與最大刺戟的天才為誰？即是有名的尼采（F. Nietzsche）！

是的！我知道我自己的出所了。

像火焰般無休止的，

燃燒着，燃燒着，一直燒燬了我的全身。

我的手所捉住的一切皆化為光明，

脫離了我的手的一切悉化為黑炭，——

我本身才無疑地是燃燒着的烈焰！

由尼采的這段詩的表示，可以知道他本身的力的自覺為如何的了。在這時代的青年一觸着了他的魔手，無不立即化為火焰燃燒起來，一直燃燒至成為灰燼！

總之，在文學上說尼采實在是新浪漫主義的典型。的抒情詩人。在一八九〇年代的德國青年抱有熱烈的憧憬和渴望，但是在長期之間他們尚未獲得滿足和愉

快。自尼采出現後，他們才算發見了完全的憧憬與渴求的對象！

在尼采之前尚有里連克朗（D. Von Liliencron）亦是具有這種新的抒情傾向的詩人，同時是一位愛國詩人。他曾因參加戰爭而負傷。故他畢生皆未能忘情於戰爭。他之所以成爲一個詩人，就是完全由於他的戰爭詩得名。里連克朗又極愛他的故鄉，尤愛他故鄉的天然景色，故他的作品，多描寫山林，蒼海及草原而多具印象的特徵。這個性質本是新浪漫派的一要素。有新浪漫主義的正統派之稱的抒情詩人，不消說要推舉前述之德姆爾氏了。他和尼采保持着最密切的精神的交際，同時受尼采的影響亦最深。這兩位詩人同樣的自視甚高，常表示着類似瘋狂的誇耀。他說：

「你只要尊重你自己。你只要信賴你自己，服從你自己。你要傾耳以聽你的靈魂的要求。你切莫徘徊遲疑。你要快跟隨你的靈魂前進。你的靈魂一定能導你於善。……：只要是你的全部，——那時，你便成爲一切！因爲你是生存於萬物中的偉大的精神之分泌物。人類和世界

只是在你本身地面動躍。你爲你而工作時，卽是你爲一切的人類和事物而勞働；同時一切也在你本身裏面勞働着……我們都是永久的力之一片！

這是何等積極而狂熱的信念！由這種信念便產生出德姆爾的一切形而上學和藝術。由另一方面說來，德姆爾是一個充滿的矛盾的詩人。因爲他似一身而擁抱着神與惡魔——靈與肉——之衝突。但據他自己說：

「在哲學上說，我是實現主義者，同時是理想主義者。在心理學上說，我是肉感贊美者，同時是精神主義者。我是經驗論者，同時是形而上學者。在美學上說，我是自然主義者，同時是象徵主義者。——但是，這些對峙在我並不成爲互相排斥的矛盾，而却是互相補助，以作成完全的光明的調和！」

德姆爾的此種自辯，驟然聽來，似甚矛盾。但若注意於他的「我們是由一個偉大的精神流出來的」或「我們是永久的力之一片」等名言，自不難對他的矛盾調和說表示贊同了。其實有名的意大利愛國詩人鄧南遮也曾有過表現愛慾最高潮的「死的勝利」之著作。

又德國之浪漫派之鼻祖哥德也曾經過許多愛慾的經歷。這些正是新浪漫主義的精神之一面的表現。若以此種熱情應用到其他的有機體時，當更可以產生出種種美麗的文藝之花來。德姆爾對於女性有熱烈的愛，同樣對於其民族，對於其國家，以至對於全人類，亦抱有同程度的熱愛！故他的詩作多是靈的同時是肉的詩歌。

德姆爾之熱愛祖國如像熱愛他的情人，可以由次述事實爲證明。當世界大戰爆發那年，德姆爾已經超過了五十歲了，但他仍然很勇敢地挺劍從軍。他創作「人民之聲卽上帝之聲」的戰歌以鼓勵國民的精神。他又寫有「國民與人類之間」是他的戰爭日記，於一九一七年公發於世。一九一九年，卽在死前一年，德姆爾立於公衆之前，作公開的演說：「……卽在最夢幻的時間裏面，卽在戀愛的陶醉裏面，常常潛伏着有向上的意志，愛國的熱情，一有機會便狂流出來……」德姆爾的警句是由他多年的經驗產生出來的，一點不會欺騙我們。唯有汲汲於圖富貴，斤斤於計較現實的名利的人，才沒有這些幻夢與熱情。我們中國的國民性實在是太功利化

了，太現實化了，太銷沉了，太沒有熱力了。我們需要一種熱情的幻想的新浪漫主義成分來鼓勵吾人的情熱，促醒我們勿再多留戀於無甚價值的功利——官與俸，啓示我們要運用吾人有力的力與情，在瀕危的更偉大的有機體——國與民——上面，表現一番更理想的，更熱情的，超越現實的事業！

## 文藝的胚胎和感性化

張資平

——參考日本林久男的『文學之發生』——

在文化最進步，社會事象最複雜的現代，當然不能再否認有對象意識文藝的存在了。因為現社會對於文藝之要求，也像對於科學之要求一樣，漸漸增加了。文藝本來的任務雖只限於表現感情，最多也只是提出問題於社會而已。但到了現代的社會，文藝的負擔益發加重了，不能單以提出問題為滿足，而進至於具有一定之對象意識了。

我們一方面雖然承認有對象意識的文藝之存在，

關於德國新浪漫派的人物尚有數大作家，限於篇幅，恕我未能為之一一介紹了。唯關於尼采的思想——提高德意志民族的自信力及其地位——當於其他的機會作一篇詳細的介紹，以供有志復興民族者之參考。

但在另一方面亦未能完全蔑視文藝的本質。文藝的本質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曰：『文藝是情緒之客觀化』。縱令有如何高度的對象意識，但若蔑視了這個文藝的本質，仍然不能收文藝的效力。故以公式文藝為已盡對象意識文藝之能事者，反不能收其在文藝上的效力。例如認『大炮+飛機+毒瓦斯+力』為一種文藝的人，可以說是未免矯枉過正了。

當此強鄰緊迫的時期，吾人需要一種有對象意識

的文藝以推動吾人之『反帝』及『解放弱小民族』的情緒固無待言。唯因欲收此種文藝上之效能，故不能不略明瞭情緒與文藝的關係。

文藝 (Literatur) 若就其廣義為解釋，與藝術 (Kunst) 的範圍略相等。若就其狹義為解釋，則與詩 (Poesie) 的範圍略相同。文藝是指人類之個人的或社會的生活之自由的創造的表現全部。故藝術家或詩人與文學的創作家為同義語。因為由內的受胎而至於表現之過程，在文學以至詩歌，與在其他一切藝術，實於相通的性質。

一般人常說：『藝術即是表現』。此蓋指人類原有的表現本能裏面實有發生藝術的動因存在着。然則其所表現的內容及對象為如何呢？又所謂表現是如何的事象呢？關於這些問題不能不先加以說明。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裏面說：『所謂藝術的表現是在使預先把握着的概念(Begriff)實現(Realisieren)及感性化(Versinnlichen)。』此種論法似過於偏重理智主義。但吾人對於所謂概念所謂

感性化，尚有加以解釋的必要。

這裏所稱為概念的，決非單限於理智的產物。其實包含一切內的直觀，更進而可以擴張至浸透於感覺感情裏面的想像及空想。又所謂感性化則是對於既存之概念，視作構想力的表象，而附加以美的理想。真正的藝術家，當其為一個主題(Thema)或動機(Motive)而受胎的那瞬間，便對它們起一種感性的(Sinnlich)作用，即在感性上捕捉住了這些題材及動機。這作用決不單限於純理智的方面。這是吾人應當特別注意的。即主題這個概念在真正的藝術家常是浸滲於感情，感覺裏面的和感性的兩者在真正的藝術家是能夠極融合的。現代的作家似乎都是在智的方面太過發達了，特別是中國現代的一般作家。在一方面說，固然是理智的早熟(單就文藝上之應用說)但在另一方面說，即是無邪的熱情要素的偏枯。

在藝術上所表現的概念，與其說是經過了感性化，毋寧說是既經融化於感性裏面了的概念。

在哲學或科學上所論究之概念，大體是從思維而

來的，既形成了的概念。至於作藝術對象之概念，如上所述，並不是主智的，固定的，客觀的，實在是尚未形成的，由感覺而來的概念。最好是不要拘泥於概念這個名稱，而代之以『感情』比較妥當。

哲學和科學所要求的是真實 (Wahrheit) 本身。藝術所要求的却是通過了感情的真實之類似 (Wahr-scheinlichkeit)，亦即是從吾人的主觀，吾人感情流露出來的真實。與先驗的客觀的妥當性相對立，有人性的，主觀的妥當性之真實，它能夠使對象的本性和主體的本性互相嚴密地擁抱，而對藝術賦與創造力。有人以為藝術的內容是認識的要素 (A) 與情緒的要素 (B) 之總和。即謂  $A + B =$  藝術的內容。但嚴格說來，認識的要素必須通過情緒的要素才能成立為藝術的內容。即非  $A$  與  $B$  之和，而實是  $A$  與  $B$  相乘之積。即  $A \times B =$  藝術的內容。今日中國一般作家不單未完全達到  $A \times B$  的境地，大多數只是停滯於  $A + B$  裏面。其實尚有許多作家只是在表示他們的認識的要素，所以很難收文藝的功効。特別是詩，尤戒忌認識的表示，而應當是感情的歌唱。

藝術的情緒所發動的所在，便產生藝術。文藝之心理的發生也是在這一點。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這兩句詩即是觸發了感情 (Empfindung) 或情熱 (Pathos) 的表現。在這一點，我們可以看見藝術的萌芽。故雅各坡烏斯基 (Ludwig Jacobowsky) 在他的『詩之起源』(Die Anfänge Der Poesie) 裏面說：『唯有感情才是原始的人類之精神生活上之最强的決定的契機 (Moment) 亦唯有感情的表現才是第一的抒情詩——原始抒情詩 (Urlyrik) 同時是既經覺醒的主觀的胚胎』。

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這裏所謂促動感情，不單限於感覺，也不單限於知覺，而是情緒 (emotion) 或情熱的作用。由主觀體驗着這種感情，例如看見花，聽見鳥聲，若僅藉感覺或知覺，那就僅變為抽象的固定的概念了。在感覺知覺了花和鳥聲外，尚需要感着美或愉快，即將主觀的感情移入於對象之中，然後在主觀內有一種情緒的活動。這時候已經不是知覺的概念，而是對象所具有的意義在精神生活裏面的活躍！對象所具有的主義

和主觀的情緒之極度的融合——這便是藝術的胚胎。換句話說，主觀對於內的及外的之對象而發生一定的感情，這感情若觸發了種種的情緒及情熱，遂產出一種創造的幻想（Schaffens Phantasie），由是便造成了超脫實現的唯我的藝術心境。

認識的概念當其成立的瞬間，或弛緩，或轉化。至於由藝術的直觀而來的觀念，則從它的生成瞬間起即藉一定的感情而開始無形的活動。這即是它的特色。由對象的意義所觸發的主觀的情緒活動即是所謂藝術素（Das Künslrische）審美素（Das Aesthetische）。

它是藝術創作的動因（Anlass），同時亦是藝術創作的內容。它從主觀裏面觸發出來時便是藝術的胚胎。這個藝術的胚胎以某種形式在感覺上表現出，即或以聲，或以形，或以動作而具體化時，亦即是康德之所謂感性化時，即是藝術的表現。經過了表現的藝術素才能成爲藝術（Kunst）。藝術的內容是體，表現是用，兩者是不可分離的。猶之火必須經過燃燒始能成立其爲火。（現象）藝術的火（現象）——以我們的視覺聽覺所能感知的——是謂藝術品（Kunst Werk）。

轉載自『青年與戰爭』

## 羅曼羅蘭之放逐

羅曼羅蘭因爲寫了『貞安克里斯託夫』，法國的愛國者們便說他是破壞法德兩國國界的世界主義者。當歐戰勃發時，又因反對戰爭，故給法國的愛國者們放逐于瑞士了。但他的『貞安克里斯託夫』却是獲得諾貝爾獎金的傑作。



版權  
所有

# 國民文學

不許  
轉載

## 價目表

每月一冊 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零售	一冊	一角二分	國內及日本	二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澳門香港	八角
			國外	二元四角
用通足十價代票郵				

## 第二卷第四號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國民文學月刊社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

電話：九五九四二

發行者

汗血書店

特約發行所

南昌中山路三六八號  
武昌新武昌路八十八號

印刷者

華豐印刷鑄字所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面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優等	前後封面之內 面及對面	卅二元	二十元	十二元
上等	目錄前後及正 文首篇對面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普通	首篇以外之正 文前後對面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寄即索承例刊告廣細詳				

## 國民文學 投稿簡章

- 本刊地盤公開，凡屬(一)文學理論(二)翻譯介紹(三)創作小說(四)散文小品等之作品，無論其為文壇名宿或新進作家之作品，均所歡迎。每稿以五六千字為最適當之篇幅；但萬言之長篇，數百字之小品，亦所歡迎。
- 賜稿務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有插圖，請用墨色，以便製版。譯稿務請附寄原文，能將原著者略為介紹更佳。
- 來稿務懇于稿端註明：(一)字數(二)投稿者姓名及通信處。發表時如用筆名亦請預先聲明。
- 來稿本刊有略為刪改之權，惟預先聲明者不在此限。
- 來稿不論登載與否，以不退還為原則；如必欲退還者，附足郵票，當可照辦。
-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收二元至四元之酬金，于月底結算由本社直接寄奉。惟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恕不致酬。
- 凡經本刊發表之文字，其著作權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得擇尤收為叢書。
- 本刊特別徵文之條例另訂之。
- 來稿請逕寄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國民文學社收。

# 汗血書店

## 定期刊物

汗血月刊  
汗血週刊  
民文學

## 各種叢書

幹  
墨索里尼傳  
德意志的復興  
中國經濟

出



版

提倡實幹精神

介紹民族文化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  
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九三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

電話：九五九四

特約發行所 武昌新昌路八十八號